



中國文學史分論

第二冊

張振鏞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振鏞著

中國文學史分論 第二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初版

(89508·4B)

中國文學史分論四冊

第二冊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張振鏞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本書校對者殷師竹)

五四九三上

汪

中國文學史分論第二冊目錄

第二編 敘文

一	文之起原及功用	一
二	經傳之文	五
三	周秦諸子之文	二三
四	兩漢之文	四七
五	三國之文	八二
六	兩晉之文	九四
七	南北朝文	一一二
八	隋文	一四〇

九	唐文·····	一四四
十	兩宋之文·····	一七〇
十一	金元之文·····	一九六
十二	明文·····	二〇三
十三	清文·····	二二三
十四	當代文·····	二四九

中國文學史分論第二冊

第二編 敘文

一 文之起原及功用

文學之義界已於上册緒言中略述之矣。茲編之所謂文，乃專指文章而言。文章者，文學作品之一也。夷考厥初，生民文思未啓，文明未闢。尙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馬融注曰：經緯天地之謂文，道德純備之謂文，舜典濬哲文明，孔穎達正義曰：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表志之具，概用言語。迨八卦既畫，而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名以立。六書肇始，而象形指事會意諸聲轉注假借之例以興。近人章太炎謂造字之始，形先音後，遠古之初，人人皆聖，溼其地，形漆其壁，以爲畫圖，其圖則生人戰鬥與上古之異事，以敬鬼神，其于圖也，史視之，頃之以畫圖，過繁稍刻，省則馬牛犛鷄，多以尾足相別，而物有萬殊，名隨事立，文成萬變，而天地已及主形者，困窮乃假同音之字，以依託之，於是諧聲字

之奧窔闢矣。於是言語不足以盡參互錯綜明理昭實抒情達意之用。又不能垂久而行遠。乃資口耳以簡編。易言語以文字。蓋由簡而趨繁。由疏而趨密。由樸而趨華。自然之理也。然文字確定。而一字一言。則文字僅爲言語之符號。而未足以濟言語之窮也。必也聯字以成句。然後能盡文字之用。欲聯字以成句。必先對於字之形音義三者。能熟繹而深通之。故古者八歲入小學。保氏卽以此相教。韓昌黎所謂凡爲文詞必先識字。又曰。文從字順。各識職。若忽於訓詁。疏於形聲。但能習用混淪。固有之名詞。而不能以己意分合。渙然水釋。怡然理解。馴至讀則訛音。解則誤義。寫則謬形。欲求其文從字順也難矣。是故學文之道。以識字爲先。而文章之起原。卽根于文字焉。近人章炳麟曰。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凡文理文字文辭皆稱文。言其采色發揚。謂之彰。以作樂有闕。施之筆札。謂之章。說文云。文。錯畫也。象交文。彰。臙也。臙。彰彰也。或謂文章當作彰彰。則異議自此起。傳曰。博學於文。不可作彰。雅曰。出言有章。不可作彰。古之言文章者。不專在竹帛。諷誦之間。孔子稱堯舜煥乎其有文章。蓋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謂之文。八風從律。百度得數。謂之章。文章者。禮樂之殊稱矣。其後轉移施於篇什。太史公記博士平等議曰。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文章

爾雅。訓辭深厚。此寧可書作彰彰耶。獨以五采彰施五色。有言黻言黼言文。言章者。宜作彰彰。然古者或無其字。本以文章引伸。今欲改文章爲彰彰者。惡夫沖淡之辭。而好華葉之語。遠書契記事之本矣。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蓋謂不能舉典禮。非苟欲潤色也。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爲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非於其采飾也。夫命其形質曰文。狀其華美曰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絢曰彰。凡彰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彰。是故推論文學。以文字爲準。不以彰彰爲準。

章氏之論文章。蓋不以華美爲限。駢儷爲主。然文之爲訓。本於造。故有經緯之義焉。文之爲物。又涵華采。故有修飾之說焉。文固不限於華美駢儷而修飾潤色之功。實文之應有事也。昔孔門四科。言語與文學對立。東周之季。直言者謂之言。論難者謂之語。修詞者謂之文。不獨言與文分。亦且言與語別。言不忌質直。而文不可不修飾也。竊謂作文之要點有三。一曰印象。二曰選擇。三曰組織。印象者。卽自然界之事物所留之印象也。選擇者。卽所留之印象未必皆有文學上之價值。須加以揀汰提淨之功。如濾水然。清潔者存。穢濁者去也。組織者。卽各種印象在尋常人視之。則紛如亂絲。碎如屑玉。彼此自成一單元。莫不相關。而文學家每能尋出其間相連之關係。類聚羣分。而條貫之也。然則文者。宜

言。之。有。物。飾。之。以。辭。韓昌黎曰。沈潛乎義訓。反覆乎句讀。轉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曾國藩根据其說。而更立義理詞章考據三途。皆主立意與修詞並重者也。孔子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孟子曰。「不成章不達。」又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則文之功用。本以言志。志者。心之所之也。心之所之。恆發之於言辭。然方各異言。言各異聲。欲求統合。舍文曷取。文以載言。亦以繫事。此則文章記言記事之體之所由分也。而昔之言文章者。因襲孔子志於道一語。乃以文章爲明道之具。如韓昌黎題歐陽生哀辭後曰。「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兼欲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之道也。」柳子厚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曰。「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色采。夸聲音。而以爲能也。」歐陽永叔答吳充秀才書曰。「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王介甫答黎簡正書曰。「竊以爲士之所尙者。志之所貴者。道。苟道不合乎聖人。則皆不足以爲文。」周茂叔通書曰。「文所以載道也。」顧亭林日知錄曰。「文不可絕於天地之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諸家之論文章。由言志之具。進而爲明道之用。後之拘泥其說者。凡見文之非明義理言道德者。卽以爲無用。

而文章之真義。遂闕而不全。六朝論文之士。則主綜輯辭采。錯比文華。昭明太子文選序綺縠紛披。宮徵靡曼。梁元帝金樓子凡見文之說理。記事而無韻者。則概謂之筆。而文章之功用。乃偏而不周。竊謂文章之功用。言志說理。抒情記事。四者而已。言志宜顯不宜晦。說理宜透不宜奧。抒情宜達不宜澀。記事宜實不宜誣。此今昔人之所公言。非予一人之私言也。明乎文章之功用。斯可以述歷代之文章矣。

二 經傳之文

經傳者。古代文章之本也。章太炎曰。「古者書籍得名。由其所用之竹木而起。經蓋編絲綴屬之謂。是故六經而外。復有緯書。義亦同此。如佛經稱修多羅。修多羅者。直譯爲線。譯意爲經。蓋彼以貝葉成書。故不得不用線聯貫。此以竹簡成書。亦不得不編絲綴屬。其必舉此爲號者。異於百名以下。專用版牘者耳。蓋經本官書。故國語有挾經秉枹之說。字既繁多。故用策而不用版也。傳者。專之假借也。論語傳不習乎。魯作專不習乎。是其明證。說文訓專爲六寸簿。簿則手版。古謂之忽。今作笏書思對命以備忽忘。故引伸爲書籍記事之稱。書籍名簿。亦名爲專。專之得名。以其體短。有異於經。鄭康成論語序云。

春秋二尺四寸。孝經一尺二寸。論語八寸。則知專之簡冊。當更短於論語。所謂六寸者也。……要之經者繩線貫聯之稱。傳者簿書記事之稱。是則上古三代之書籍。惟有經傳最可參證。論文者但據經傳以爲斷。更不必支流旁出也。經之數見於莊子天運篇者凡六。而後世乃有十三經之稱。六經之次。今古文不同。今文之次。爲詩書禮樂易春秋。古文之次。則爲易書詩禮樂春秋。蓋今文家以六經爲孔子別作。其排列之次序。由淺及深。詩書禮樂。乃普通教育所資。而易與春秋則言性與天道。經世之志所寄。故其次序如此也。古文家以六經皆周公舊典。孔子特修而明之。故其排列之次序。以孔子定六經所據原書時代先後爲序。二說各有所據。不必爲之齟齬爭辯也。茲略述經傳之文如次。其於詩經之大義。已見前編。不再敘述焉。

易 周禮曰。大卜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歸藏。簡編並沒。杜子春以連山爲伏羲

成贊易則謂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並釋曰連山者。象山之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無不歸藏其中。近人或謂連山卽烈山。連烈一聲之轉。凡農耕必自燒山始。以火制勝也。其持說亦
有囊括萬象。惟有周易。周者周流六虛之義。而易則變動不居之名。繫辭傳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歷遷變動不居。周
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蓋天地開闢。陰陽運行。乎萌庶物。亭毒羣品。新新不停。生生
典要。惟變所適。卽周易之釋名也。

相續。莫匪資變易更化之力。而變易更化。則有藉六虛之周流。泰之受以否也。剝之復无妄也。損而不已必益。升而不已必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此變之所爲必資於周。而周之所由大造於變也。此周易之義也。近人或謂易函三義。一曰變易。卽萬象變易也。二曰不易。卽萬象不變也。三曰簡易。卽萬象變易不外始中終三相也。伏羲畫卦。見於繫辭。故無異說。至重卦則司馬遷以爲文王囚於羑里而演出之。重卦之演說者紛紛。王弼以爲伏羲自重鄭玄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卦辭爻辭鄭學之徒以爲文王作蓋因伏羲之八卦而重之爲六十四卦。立天之馬融陸績之徒以卦辭爲文王作爻辭爲周公作。蓋因伏羲之八卦而重之爲六十四卦。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增六爻而成章也。卦者掛也。言懸掛物象以示於人。故謂之卦。爻者言乎變者也。效天下之動者也。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爲十翼。十翼者上下彖上下象上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也。序者文王既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而先後之次。其理不見。故孔子序其相次之義。謂之序卦也。彖者斷也。或說卦德。或說卦義。或說卦名。斷定一卦之義。故曰彖也。萬物之體。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故言象曰以比擬之。象在彖後者。彖詳而象略也。繫者論字取繫屬之義。繫屬此

辭於爻卦之下。以發其指。而世所稱之繫辭傳者。則弟子傳孔子之所說。條貫義理。而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別自爲卷。而繫以傳。稱子曰也。說卦者。陳說八卦之德業變化及法象所爲。而乾坤者。易之門戶。其餘諸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義理深奧。故特係文言以開釋之。文謂文飾。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文言也。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謂上古伏羲中古孔子也劉勰文心雕龍則稱仲尼之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清人阮元書文選序後曰。「孔子文言。實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非振筆從書者比。非佶屈澀語者比。」又作文言說曰。「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說文曰詞意內

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詞立其誠說文曰修說也詞之飾者乃得爲文不得以詞卽文也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不但多用韻而且多用偶。……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卽象形也。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文

赤與白謂之章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其持論雖拘囿於六朝人文筆之說而

所見則亦有獨至者惟孔子贊易於文言以外如象象繫辭亦多用韻但不拘拘於一律耳繫辭自云其旨遠其詞文則文之與辭號稱雖異體格未殊昔人無韻非駢偶之文亦未嘗不稱之爲文如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數萬兼彼經傳總稱爲文而駢偶有韻之文亦未嘗不稱之爲辭如屈宋所作之稱楚辭是也觀此則文辭不別矣故文言稱文繫辭稱辭聖人豈有所用心哉此所謂無固無必者也然則孔子之言易所以爲文章之祖者不在駢偶有韻而在句句相銜宛轉相承辭無晦僻意無奧澀所以見聖人之妙思耳故顏之推曰「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劉勰曰「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蓋後世文章之體凡說與序莫不肇於十翼也且十翼者所以釋八卦之義理爲六爻之註疏而已而其摛辭之美妙如此若宋儒立義理之名以語錄爲文而詞多鄙陋清儒立考據之名以註疏爲文而文無性靈爲學日益則爲文日損以視聖人之文學兼優其相去爲何如乎至昔人治易舍其文辭之美妙而求其爻卦之精義者所著言易之書蓋不外義理象數兩派而已漢之今文家言理者也今文別派京氏及東漢傳古文諸家言數者也晉王弼之學亦出漢古文家然舍數而言理宋邵雍劉牧之徒則又舍理而求諸數惟程頤

言理不 此則關於學術史。而非文學史之所宜及也。故略而不陳。茲錄孔子乾文言一篇於下。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中正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在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名。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

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書。漢書藝文志曰。「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隋書經籍志曰。「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爲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尙書緯曰。「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而定近。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梅賾僞孔安國傳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尙書也。」子夏問書大義於孔子。孔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謨臯陶謨見禹稷臯陶之忠勤功勳焉。於雒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太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呂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所列典謨訓誥誓命六體。猶詩之有風雅頌賦比興六義也。典者。典冊尊嚴之義。託堯舜之德教。可爲後世常法也。故曰可以觀美。謨者。

嘉謀嘉猷之義。言禹臯陶益稷等獻替贊襄之道也。故曰可以觀政事。訓者誨導做迪之義。敷奏諫說之辭也。故曰可以觀度。誥者告也。曉諭臣下之辭也。故曰可以觀仁。誓者約也。約信於士民也。故曰可以觀義。命者令也。戒飭臣下之言也。是六體者。總不外詔令奏議二類而已。故劉彥和曰。「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顏之推曰。「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至論其文章。皆以典重莊嚴爲主。韓昌黎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揚子雲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蓋言其氣象森嚴。文辭鬱勃。每令人不易通曉也。惟如甘誓牧誓無逸秦誓諸篇。於莊嚴典重之中。具懇樸渾厚之致。而無逸一篇。用意剴切。辭句樸茂。文法完密。諄諄垂教。不愧古大臣之風度。後世惟諸葛出師表可與倫比。茲錄其文於下。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

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三四年。周公曰。嗚呼。厥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仄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葛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或乃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則信之。則若時。不允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於厥身。周公曰。嗚呼。嗣

王其監於茲。

禮。禮之爲言履也。正人心。輔國本。莫近於禮。禮也者。古時貴族階級一切生活之方式也。故治

國以禮。行軍以禮。保家守身安位亦莫不以禮。

左傳閔元年齊仲孫湫曰魯猶乘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僖二十七年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

是乎大萬以示之禮成十三年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

故有先事而豫求其禮者。有臨事不能以爲病而

講學之者。孔子之教弟子亦重在熟諳掌故。明習禮文。蓋治掌故以明禮。習禮文以致用也。今人

之治三禮。於儀禮可以考見古代民生日用之情形。於周禮可以觀察古代政治典制之措施。若

論文字之茂美。則惟禮記四十九篇。

戴德刪古禮二百十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其從兄子聖更刪爲四十九篇是謂小戴禮卽今所傳之禮記也

若文王世子文最流暢。禮運禮器文最古雅。學記樂記文最深純。祭義文最清麗。檀弓文最簡明。

是皆宜於誦讀者。至周禮中則惟考工記爲文家所習稱。然微病奧緝。不若禮記文字之暢達也。

劉彥和曰。「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顏之推曰。「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陳壽祺曰。「人徒

知左氏爲文章鼻祖。不知左氏文多敘事。大篇累幅不易讀。其詞多列國聘享會盟專對之所施。

否則戰陣禦侮取威定霸之謀。事關軍國。延及數年。斷章節取。始末不具。無以知端委。不如禮記

書各爲篇。篇各爲體。微之在仁義性命。質之在服食器用。擴之在天地民物。近之在倫紀綱常。博之在三代之典章。遠之在百世之治亂。其旨遠。其辭文。其聲和以平。其氣淳以固。其言禮樂喪祭也。使人孝弟之性油然而生。哀樂之感。淳然而不能自己。則文詞之精也。學者沈浸於是。苟得其一端。則抒而爲文。必無枝多游屈之弊。蓋禮記多孔子及七十子之遺言。故粹美如是也。近人康有爲廖平謂禮記實集諸經之傳及儒家諸子而成。則其文字之優美。宜特殊於羣經也。世稱蘇子瞻熟於檀弓。故其文俊而辨。王世貞謂檀弓文簡而明。檀姓弓名魯人也。以其善言禮故以名篇。觀其叙晉獻公殺世子申生一篇。婉轉曲折。包藏無限。左國公穀皆無此妙。有子問於曾子一篇。文如明珠走盤。不僅玲瓏圓逸。而且精光四射。謂其文美於古氏。非無見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音盍言之志於君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

是以爲恭世子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矣。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春秋三傳 尙書春秋同爲古史。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爲尙書。事爲春秋是也。春秋蓋史記舊名。韓起聘魯。見魯春秋。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春秋。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此則在孔子之前。舊有春秋之目矣。至孟子所稱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又曰。

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則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經孔子筆削之春秋也。至春秋之取義。或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一褒一貶。若春若秋。或謂春獲麟。秋成書。惟杜預則謂「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其說最爲正確。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得百二十國寶書。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托於魯而次春秋。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十二公。據魯親周故宋。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書見。口授弟子。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孔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作春秋左氏傳三十卷。主於記載事實。而齊人公羊高者。嘗受春秋於子夏。主傳義不傳事。作公羊傳十一卷。魯人穀梁赤後於公羊。亦云春秋之學。間接得於子夏。作穀梁傳十一卷。其傳指在解經。與公

羊同。其傳文每往復詰難。以盡其義。亦與公羊同。皆主於詁釋經文者也。世謂之春秋三傳。此外猶有鄒夾二氏之傳。惟鄒氏無師承。夾氏有錄無書。故不能與三傳並稱。昔人於三傳之中。以公羊穀梁爲今文。左氏爲古文。自崔適春秋復始出。乃考定穀梁亦爲古文焉。至論三傳文字。自左氏爲最美。而治春秋者。不可不兼習三傳。何則。蓋左氏以記事公穀以明義事也者。不過假之以明義。義之既明。兼識其事。可也。若徇其事而昧其義。則大不可也。而事之本末不明。亦無以見義之所在。是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晉范寧謂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婉而清。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韓昌黎稱左氏浮夸。近人章太炎謂穀梁質直。勝於公羊。習爲誇誕。春秋左傳讀敘則三傳之文字。亦各有其短長。三傳之外。又有國語者。分列周魯齊晉鄭楚吳越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太史公云。左丘失明。厥爲國語。則國語亦左氏之作也。故其文辭高妙精理。惟旨不存乎緯經。故謂之春秋外傳耳。茲並錄春秋三傳召陵之盟。以見記事釋經之各臻其妙。

春秋經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涇。

夏。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

左傳 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公羊傳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潰者何。下叛上。

也。國曰潰。邑曰叛。遂伐楚。次於涇。其言次於涇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夏。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屈完者。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於師。盟於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

穀梁傳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伐楚。次於涇。遂。繼事也。次。止也。夏。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於師。前定也。於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爲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

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世之尊經過甚者。多執經爲孔子手定。一字無譌。傳爲後學所記。不免有誤。故於經傳互異者。非執經以正傳。或棄傳而從經。幾視爲天經地義。甚謂經難私造。傳可妄爲。實則二者皆漢初先師所傳。經可信。傳亦可信。傳可僞。經亦可僞也。而治學者。恆各持一說。聚訟紛紜。竭畢生之力。參稽博考。講門徑。析毫芒。外似浩博。內欠切實。此則好學而不足以致用也。南豐謝程山曰。「學明理於經。而習事於史。史於學居十之六。而閱歷煅煉。又居其四。事變無窮。莫可究詰。然能舉古人之成案。精思而力辨之。置身當日。如親受其任。而激撓衝突於其間。如是者久之。則閱歷煅煉。已兼具於讀史之中。矧身世所遭。得之於動忍增益。其力又有大焉者乎。」曾國藩曰。「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迹鳥跡。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

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竊謂今日欲明聖人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而六經尤文字之至焉者。一觀二氏之持論。則治經者不僅視爲國故而專習之。於其文字之美。尤不可不領略也。茲略述經傳之文。以爲初學誦習之基。而溯文章之原云爾。非謂有當於讀經之大義也。

三 周秦諸子之文

文章之源。經傳以外。則在諸子。經與子本相同。自漢以後。特尊儒學。乃自諸子書中。提出儒家之書而尊之曰經。此等見解。在今日原不必存也。子書之作。起于春秋戰國。訖於嬴秦。蓋專家之學興而子書起。專家之學亡。而子書訖。春秋戰國專家之學興起之時也。前乎此則渾而未分。後乎此則又裂而將合。故前此無專家之學。後此亦無專家之學也。近人章太炎曰。「諸子學者。非專限於周秦。後代

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爲主。蓋中國學說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學說未興。漢武以後定一尊於孔子。雖欲放言高論。猶必以無礙孔氏爲宗。強相援引。妄爲皮傅。愈調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會者愈違其故解。故中國之學。其失不在支離。而在汗漫……惟周秦諸子。推迹古初。承受師法。各爲獨立。無援引攀附之事。雖同在一家者。猶且矜己自貴。不相通融。故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軻亦在其列。

：諸子之學。要在尋求義理。不在考跡異同。既立一宗。則必自堅其說。一切載籍。可以供我之用。非束書不觀也。雖異己者。亦必睹其籍。知其義趣。惟往復辯論。不稍假借而已。是故言諸子必以周秦爲主。」諸子學略說 近人柳詒徵曰。「諸子之學。出於古代聖哲者爲正因。而激發於當日之時勢者爲副因。」

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 近人陳鐘凡曰。「諸夏學術。至春秋以後而不變。古之學在官守。變而在於私門矣。古之學主致用。變而在於明理矣。古之學尊舊聞。變而貴自發舒矣。六經皆古之典禮。諸子學本六經。卽本於典禮。故曰諸子者。禮教之支與流裔也。」諸子通論 近人江山淵曰。「子者。男子之美稱也。古者門弟子之於師。亦稱之曰子。故周秦以前。儒者之撰述。未必盡出己手。往往由門弟子述其師說。綴輯而成。是以尊其師而稱之曰子。後世卽以其人之名名其書。此子部之書所由成也。」讀子臆言 凡此皆明諸子

之學之所自出。於漢志所稱其原皆出於王官。未嘗有異詞也。諸子之原既略明。茲且進而言讀子之法。昔之治子者。多注意於名物訓詁。典章制度。而於大義顧罕研求。此由當時偏重治經。取以與經相證。此仍讀經。非讀子也。經多陳事實。諸子多明義理。故於校勘訓詁而後。不得不各有所主。且子爲一家之學。與集爲一人之書者不同。周秦諸子。大抵不自著書。後人治其學者。雖爲之纂輯。而書之亡佚既多。輯其書者。又未必通其學。不過取此種學派之名。人題之曰某子云耳。然則某子之標題。本爲標明學派之詞。不謂書卽其所著。與集部書之標題爲某某集者。大不相同。然則諸子之學。多由口耳相傳。易致譌誤。故讀子者。不可不嚴別真僞。有後人僞造之品。竄入其中者。有異家之言。誤合爲一書者。夫真僞混淆。則學說湮晦。異家錯處。則流別不明。此誠足爲讀子之累。是則治子書者。宜注意兩點。一則就其學術觀之。一則就其文辭求之。則真僞自見。論諸子之學術。非本書範圍所能及。茲且約略討探諸子之文辭。掇拾儒、道、墨、名、法、縱橫、六家最有名之人之文。非謂周秦諸子盡此六家也。亦以見上承經傳而下啓集部。實以諸子爲之關鍵耳。大率諸子之文。亦各有其面貌性情。彼此不能相假。實爲中國文學立極於前。蓋中國文學根柢皆在經史子中。留心文學者。於此加以鑽研。固勝於徒讀集

部之書也。論諸子之文。儒家重實際。其文多平實。孟子最稱中和。近人康有爲謂孟子傳孔門大同之義。荀卿祇傳小康。蓋荀子雖稱爲儒。學近法家。文亦近法家也。道家主想像。老子文最古質。莊子文最詼詼。墨家文最顯淺。以其上說下教。多爲愚俗人說法也。名家中公孫龍之文。長於剖析辭義。雖辯義別豪芒。法家論事刻覈。其文多峭俊。韓非富有奇氣。縱橫家尙詞令。其文多敷衍宏放。蘇張最爲警快。而明於利害。大率孟文以閎肆勝。莊文以瓌奇勝。荀文以博麗勝。韓文以矯健勝。墨文以明快勝。此五子者。尤爲諸子中所特出者也。

儒家 周禮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稱久矣。儒之所至。孔子也。孔子曰。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君子儒有濡義。可以潤身而澤民。小人儒有懦義。懦迂不足以任事。而經師與儒家亦有別。章太炎曰。「有商訂歷史之孔子。則刪定六經是也。有從事教育之孔子。則論語孝經是也。由前之道。其流爲經師。由後之道。其流爲儒家。儒生以致用爲功。經師以求是爲職。」諸子學略說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儒分爲八。而最爲顯著者。莫如孟荀也。孟子名軻。鄒人也。歷游齊梁。所

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語約而意盡。不爲囁刻。斬絕之言。而其鋒有不可犯者焉。宋蘇明允最好孟子。爲之評解文法。頗見切要。近人桐城吳闈生更爲作孟子文法讀本。元虞集謂「孟子在戰國時。以浩然之氣。發仁義之言。無心於文。而開闢抑揚。曲盡其妙。」大抵孟子之文。才足以輔其氣。氣足以遣其理。故能滔滔汨汨。六通四關也。荀子之文。亦以理爲主。而才氣略不逮孟子。其通於五經。與孟子一也。荀子名況。趙人。時人相尊。亦稱荀卿。年五十。始游學於齊。齊人或譏之。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足以羽翼孔氏。至其文章之博達。實啓後人。詞尙雅麗之風。而推勸精微於法家。爲近其弟子李斯。緣儒入法。負其雄鷲之才。身爲秦相。論其政事。則刻薄寡恩。語其文章。則辭藻瑰麗。意思精覈。過於其師。且好爲對偶韻語。其氣魄之踔厲。爲漢人所不及。如諫逐客書。詞健格高。泰山刻石文。蒼勁峭質。皆富有文學之價值者也。茲錄孟子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李斯泰山刻石文。蓋一爲論辨所宗。一爲碑銘所祖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歟。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耜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

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烈山益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

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鴟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

國家。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頌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旣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

承重戒。泰山利石文

道家。道家者。上以接史官之傳。下以開百家之學者也。近人江山淵論道家爲百家所從出。其言曰。「道家之學。無所不賅。學之者不得其全。遂分爲數派。其得道家之玄虛一派者。爲名家。爲陰陽家。及後世之清談家。神仙符籙家。得道家之踐實一派者。爲儒家。得道家之刻忍一派者。爲法家。得道家之陰謀一派者。爲兵家。爲縱橫家。得道家之慈儉一派者。爲墨家。得道家之齊萬物平貴賤一派者。爲農家。得道家之寓言一派者。爲小說家。傳道家之學而不純。更雜以諸家之說者。爲雜家。春秋戰國之世。百家爭鳴。而其授受之淵源。實一一出於道家。「道家以老子爲宗。莊子爲輔。然莊與老有不同焉。老主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莊主。一切委心。任運。乘化。以待盡要。皆崇尚自然。然一因自然力之偉大。以爲人事。皆無可爲。遂一切放下一。則欲因任之。以致治。善用之。以求勝。其宗旨各別也。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爲周史官。知成敗禍福之事。悉在人謀。故能排斥鬼神。爲儒家之先導。所著道德經五千言。以自然爲第一義。蓋由其博覽史事。而知生存競爭。自然進化。其全書之旨。兩言以蔽之曰。治國主

於無爲。求勝敵。當以卑弱自處而已。此或南方學者柔弱之風。與北方學者所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致遠。浩然之氣。至大至剛。有不相同者也。其書本無道經德經之分。分章更係諸家隨意所爲。故姚鼐老子章義。頗以前人分章爲不然。其文理精而詞簡。整齊而有韻。蓋衝口而出。自有聲律。猶之六經之文。或奇。或偶。或有韻。或無韻。皆發之於天籟。本之於自然。決不以辭害意也。至其學說之玄妙。太史公以爲老子深遠。微妙難識。而後之解老者。率以爲玄學。爲神仙家所依託。全失其本真矣。近人徐棻謂「東周之季。世生三聖。孔子之學。顛撲不破。有人有我者也。釋迦之學。虛空粉碎。無人無我者也。而老子之學。則渾渾噩噩。熙熙壤壤。相忘於人我者也。」昔蘇子由作道德經解。子瞻曰。「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然則韓愈所謂「老子之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蓋不知儒道之形式。雖異而治世之用。則一耳。莊子晚出。其氣獨高。不憚抨彈前哲。其術似與老子相同。其說乃與老子相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爲蒙漆園吏。著書十餘萬言。今所存者。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共三十三篇。其旨主於委心任運。頗近頽廢自甘。然其說理實極精深。近

人章太炎於先秦諸子中。最服膺莊子。蓋善言名理。而沈洋自恣以適己者。莫莊子若也。焦詵莊子翼序曰。「夫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也。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又與孟子同時。孔孟未嘗攻老莊也。世之學者。顧杳杳然沸不少置。豈以孔孟之言詳於有。而老莊之言詳於無。疑其有不同者歟。嗟乎。孔孟非不言無也。無卽寓於有。而孔孟也者。姑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謂下學而上達者也。彼莊老生其時。見夫爲孔孟之學者。局於有。而達焉者之寡也。以爲必通乎無。而後可以用有。以庶幾乎助孔孟之所不及。」蓋莊子與孟子。俱染戰國之風。而英雋豪邁之氣。自有不可當者。故發露其激越之感情。不少顧惜。放言快語。不藏鋒銜。二人甚相似也。而莊子見事尤明。說理尤透。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溺。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明胡應麟曰。「莊周文章絕奇。而理致玄眇。讀之未有不手舞足蹈。心曠神怡者。故古今才士。亡弗沈冥其說。」楊士奇曰。「南

華經還是一等戰國文字。

唐天寶元年號莊子爲南華真人所著書曰真經見唐書爲氣習所使。縱橫跌宕。奇氣逼人。柳子

厚亦言參之老莊以肆其端。觀老子之書。猶覺神光內斂。未嘗放肆。惟莊子則恣態橫生。恆推勸至於極端。使詰難者不能置詞。較孟子尤駿快也。如逍遙游一篇。借物之大小不同。以明當境各足之義。蓋世間之境。貧富貴賤。一若相對。語其苦樂。實亦相同。而世多以彼羨此。故借大小一端以明各當其分。大者不必有餘。小者不必不足。然欲就眼前事物。說明高深之理。較爲困難。故特置談詭之辭。以引人入勝。使讀者自能心知其意。其實非有意好奇也。是故論莊子文辭。於諸子中亦爲首屈。惟老莊之學。至南北朝之際。既爲神仙方技之道教所祖。又爲清談誤國之名士所宗。錢師子泉曰。「予觀老莊之教。外形骸生死。寧靜自勝。何晏王衍之倫。溺心勢物。殆不啻與之背馳絕遠。而老莊不幸蒙其名。爲世詬病。惜哉。」

墨家

墨家者。古宗教家。與孔老絕殊者也。儒家公孟。言無鬼神。

見墨子公孟篇

道家老子。言以道蒞天

下。其鬼不神。是故儒道皆無宗教。惟墨家有明鬼三篇。而論道必歸於天志。此乃所謂宗教矣。且儒墨之異趣者。又不止此。儒言有命。墨言非命。儒言厚喪。墨言節葬。儒言尊親。墨言兼愛。儒近於

人情墨刻。苦自厲。近人情者人樂其道而從之者衆。雖不能似。可以僞爲。過刻苦者人不樂從。故其學不昌也。而世乃多僞儒。無僞墨。以此愈見墨學之卓矣。墨學以墨子爲著。淮南要略曰。「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糜財而貧民。服傷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者名翟。或曰翟其姓也。魯人。或曰宋人。有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其學雖多端。要以貴儉兼愛爲本。其貴儉近乎儒。兼愛近乎道。合南北兩思潮者也。曰節用。曰節葬。曰非樂。一本於貴儉者也。曰尙賢。曰尙同。曰尊天。曰非攻。一本於兼愛者也。而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爲名家言之宗。名學者。歐人所謂邏輯。卽論理學也。瑞安孫詒讓作墨子閒詁。自稱讀西書甚少。未敢皮傅。而梁啓超章士釗輩。乃以歐土名學。與墨子相印證。而墨子之書。益爲當代學人所重視焉。至其文辭。則反覆推勘。透闢無遺。戰國文辨之所以極盛者。由墨學之影響也。故韓非子顯學篇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孟子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可見墨學之盛行於戰國矣。茲錄墨子非攻一篇。其文辭之警切動宕。罕譬而喻。亦諸子之文所僅見者也。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辨義與不義之亂也。

名家 正名之學。淺言之。本爲人人所共知。深求之。則正有難言者。蓋名實必求相符。名實不符。事未有能善者。故正名者。非一家之術。儒道墨法必兼是學。然後能立說破。故儒有荀子正名。墨有經說上下。皆名家之真諦。散在餘子者也。荀子惟能制名。不及因名之術。要待墨子而後明之。何謂因明。謂以此因明彼宗旨也。法家言綜覈名實。儒家言必也正名。其與名家正名之旨。深相契合。然則名家之持論。實非詭辯之辭也。名家之著述。見於漢書藝文志者。有鄧析子二篇。尹文子一篇。公孫龍子十四篇。惠子一篇。公孫龍子之所存者。有跡府白馬論指物論通變論堅白論名實論六篇。雖好爲怪說琦辭。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剖析之精微。諸子有不逮焉。

法家 法家有二。其一爲術。其一爲法。爲術者。與道家相近。爲法者。與道家相反。言法者。宗商鞅。言術者。宗申不害。至兼任術法者。則管子韓非也。今申子書已不傳。商君書以法爲本。以刑爲用。以農戰爲目的。君主守法以用刑。嚴刑以督民。於是農戰之事。可以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其說略如近世軍國主義。組織強有力之政府。厲行干涉之政治。驅全國人民以歸農。練全國人民而作戰。足食足兵。以攻則取。以守則固。此商君之策也。其流弊。乃至以君主之獨斷。強人民之必從。

造。成。君。主。專。制。之。罪。惡。其。失。一。也。又。提。倡。人。民。尚。樸。尚。力。不。思。啓。發。人。民。之。知。識。惟。愚。民。以。求。易。使。剝。奪。人。權。太。甚。不。合。進。化。之。公。理。其。失。二。也。故。其。書。偏。激。太。甚。遠。不。逮。管。韓。二。子。管。子。之。書。原。本。道。德。之。論。而。錯。雜。間。出。昔。人。謂。非。成。於。一。人。之。手。亦。非。一。時。所。成。如。牧。民。樞。言。等。篇。理。論。甚。精。而。文。則。簡。古。往。往。難。於。通。曉。不。及。韓。非。發。揮。法。術。之。義。尤。爲。明。暢。切。實。也。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綜。法。術。本。道。德。成。韓。非。子。五。十。五。篇。其。文。博。辯。明。透。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與。李。斯。俱。出。荀。卿。之。門。而。其。理。論。之。明。晰。思。想。之。敏。悟。文。辭。之。修。飭。不。特。斯。不。能。及。卽。荀。卿。亦。無。以。過。之。也。讀。其。書。者。可。以。益。人。智。略。是。故。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明。唐。順。之。評。孤。憤。篇。曰。「法。度。繩。墨。之。文。有。架。柱。有。眼。目。有。起。結。有。收。拾。有。照。應。部。勒。整。齊。句。適。章。妥。誰。謂。古。文。無。紀。律。哉。」孫。鑛。評。說。難。篇。曰。「奇。古。精。峭。章。法。句。法。無。一。不。妙。」竊。以。爲。說。難。一。篇。意。極。淵。深。辭。極。富。麗。句。極。奇。崛。調。極。古。雅。自。是。先。秦。文。字。兩。漢。而。後。蓋。僅。見。矣。通。篇。以。知。難。爲。主。惟。知。難。而。後。不。輕。說。此。一。篇。之。大。旨。也。錄。其。文。如。下。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快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承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難。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

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以同疇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

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或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縱橫家 縱橫家之得名。因於從人橫人。以六國抗秦爲從。以秦制六國爲橫。其術主於揣摩游說。漢志謂出於行人之官。然觀縱橫家之所爲。不獨在外交專對之事也。蓋欲馳騁口辯。以獵功名富貴耳。故儒家之熱中趨利者。未有不兼縱橫。章太炎曰。「儒家不兼縱橫。則不能取富貴。酈生漢初謁者。稱爲大儒。而善縱橫之術。其關於外交者。則酈生之說田橫。陸賈終軍嚴助諭南越。是也。其關於內事者。則劉敬請都關中是也。自是厥後。縱橫之術。不用於國家。則用於私人。而持書求薦者。又其末流。韓愈以儒者得名。亦數數騰言當道。求爲援手。乃知儒與縱橫。相爲表裏。猶手足之相支。毛革之相附也。宋儒稍能自重。降及晚明。何心隱輩又以此術自豪。及滿洲而稱理學者。無不習捭闔。知避就矣。孔子言達者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聞者色取行違。居之不疑。由今觀之。則聞者與縱橫稍遠。而達者與縱橫最近。」諸子學略說 蓋縱橫者。術家之變形也。捭闔揣摩之術。

始於鬼谷子。而蘇張受其學。以致卿相之尊。信口放論。玩萬乘之主於股掌之間。毫無忌憚。其術誠工。其行實鄙。宋慈谿黃震曰。「三代既降。人才隨世以就功名。尙皆依倣先王之餘。至戰國而後肆無忌憚也。管仲之所營者。功利也。然必假大義而後能致諸侯之服從。子產叔向之所優者。詞辯也。亦必昭舊典而後能卻強國之侵暴。更春秋。入戰國。七雄爭長。風俗益變。士生其間。始習爲揣摩之術。朝秦暮楚。倏寒倏暑。舉四海生靈之命。盡簸弄於游士三寸之舌。諸侯明知爲其所詐而不敢問。明知爲其所敗而不敢殺。何也。忤於此。必逸於彼。毒於我。將滋甚也。殺其一。必杜其餘。我將無與共國也。嘻。其無忌憚也固宜。」其言戰國策士之卑劣。與今世之官僚政客。及自號爲名人志士者之挑撥離間。陰謀搗亂。無以異也。而其吐語之警快。利害之分明。文字之奇偉。今之所謂政論家者。甚非蘇張之敵也。蘇張之言談。大致存於戰國策一書。蓋不啻爲縱橫家之總集也。明錢塘田藝衡曰。「六經之後。便有左傳國策之文。推及本源。攻徹奇詭。闕衍無外。要眇入微。後世談士。極其縱橫變化。卒不能出其範圍。得不謂之妙絕籌策者乎。略其理而審其辭。斯固足多也已。」胡應麟曰。「國策之文麓。國語之文細。國語之氣籥。國策之氣雄。國語古氏之末弩。

乎。國策馬氏之先鞭乎。」觀蘇秦之說楚威王。及張儀之說楚懷王。指陳利害於一同國之君。譬畫形勢。各有至理。如博鑿之置路布子。如大將之登壇指揮。語語危聳動聽。毋怪二君之舉國以從也。茲錄其辭如下。

蘇秦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涇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蚤執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

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

張儀說楚懷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邱山。法令旣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捲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患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也。夫以弱攻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辨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

汝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千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忘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却。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

上述周秦諸子之文。雖未能博採無遺。而於文學上最有關係之諸子。大率略備於是矣。蓋姬周之末。世道雖衰。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於是浮而散之。鍾於談舌。而著於言辭。雖不深祖古昔聖賢之道。而所著書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一則由於蘊蓄之深。

一則當夫競爭之世。各欲以才學自見。乃藉言論思想之自由。得文學進化之結果。故章學誠文史通義。謂「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上詩教章氏又謂「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者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違昧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爲文辭。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

爲著述。是以戰國爲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上詩教此論周秦諸子之文。頗具卓識。竊謂周末文學。始發於北方之鄒魯。南方之荆楚。中盛於宋齊三晉。而終集於嬴秦。秦既統一六國。李斯疾於當時之學說紛歧。游士輩出。思納文字於官守。於是而有焚書之議。欲絕文人之游說。於是而有坑儒之禍。蓋其時所謂儒者。無異於今日之無聊文人政客也。坑之亦不爲大過。而後世乃以此斥斯。蓋亦不思之甚也。惟斯矯枉過正。乃建此偏激之議。遂令中國文學。至秦而受一極大之頓挫。爲可惜耳。迨夫漢室肇興。而文學始有繼續活動之可能。然兩漢之文。亦不過上承周秦而變其體製。至其思想之宏偉。文辭之雄深。固未能超越周秦諸子而上之也。茲述兩漢之文章如次。

四 兩漢之文

秦始皇坑儒。漢高罵儒。於是文人之熱中於功名者。不得不變其術。以迎合洩冠屨罵之君主。故漢初刀筆之吏進。而文學之士絀。迨干戈粗定。陸賈叔孫通之徒。稍稍稱說詩書。規復禮儀。所謂博士者。乃能以屬辭議論自見。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蓋能誦古今之言。博聞強記。以屬辭議論。皆可稱博士之選。叔孫通。張蒼。故秦博士也。其後文帝好

黃老。景帝尙刑名。雖有二賈鼂錯。不能盡用其言也。至武帝乃昌言尊孔。表章六經。罷斥百家。然武帝之於儒術。本非其好也。近人黃摩西治中國文學史。以秦始之焚坑爲文學一小劫。以漢武之罷斥百家爲文學一大劫。其言曰。「崇孔尊經。其名雖美。其實以宣尼之徽號。揚祖龍李斯之死灰。以六籍之秕糠。代張湯郅都之束濕。蓋秦之坑儒坑其身。漢之坑儒坑其腦。秦之焚書。焚其現在之文字。漢之焚書。并焚其未來之思想。三千年來文學之不能進化。誰尸之咎乎。謂非書契以下第一浩劫哉。」蓋文學之爲物。宜任其自由發展。若加以拘攣。則神奇之心。花意蕊。將變爲枯腐無味之木蠟矣。雖然。論兩漢之文學。實以漢武時代爲極盛。其故何歟。蓋以漢武之雄才大略。好勸喜功。不似文景之以清靜爲政。無爲爲治。又性嗜辭賦。斐然有述作之志。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讀子虛賦而善之。擢用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終軍。嚴蔥奇等。於是文學之士。彬彬以進。故論西漢文學。以武帝爲極盛時代。而言西漢之文體。可分爲三派。一則根柢於六經。本禮義廉恥之教。爲治平修齊之道。如賈誼之治安策。鼂錯之賢良對策。賈山之至言。董仲舒之天人三策。其著焉者也。是可名之曰策論派。一則就徵文考獻之學。爲發憤抒情之作。如司馬遷之史記。是可名之曰史傳派。

一則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以渾厚樸直之氣爲典皇壯麗之作賈誼倡始於前枚乘王褒司馬相如等繼起於後是可名之曰辭賦派言其製作則當以司馬相如爲巨擘焉茲分列而論之。

策論派 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通與蒼故爲秦博士博士起於六國染稷下之風好以論議指切當世本不僅名經術而後世言經術者亦主致用殆博士之餘習歟顧通與蒼雖爲博士以文學徵而未嘗著書惟陸賈好稱說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迺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賈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賈又著楚漢春秋九篇記楚漢之事爲司馬遷所本張蒼爲賈誼所師嘗以左氏授誼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乃以賈生爲能文帝說之一歲之中超遷至大中大夫絳灌輩嫉其才間之出爲

長沙王太傅。後復爲梁懷王太傅。懷王墮馬死。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年僅三十三。著有新書十卷。與其所陳政事策疏。皆具有條理。其文采議論。在漢初惟鼂錯可與之相匹。鼂錯。潁川人也。嘗學於張恢。治申商刑名之學。以文學爲太常掌故。孝文時。天下亡治尙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尙書。年九十餘。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尙書伏生所。還因尙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旋拜太子家令。以其辨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七國反。指錯爲名。袁盎申徒嘉譖之。帝遂斬錯。錯之學不若誼博。行不若誼純。而文章則差相伯仲。誼之文。深於情。錯之文。激于氣。誼雄大而疏暢。錯遒勁而切直。蓋策議原本經術。盛於漢初。而鼂賈爲最。就事作文。文則簡切明暢。事則鑿鑿可行。後世疏議諸家。莫能及也。次於鼂賈者。有董仲舒。賈山。山亦潁川人。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以爲六國時魏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文有奇氣。而不用繩墨。具戰國策士之風。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武帝卽位。舉賢良。以賢良策對焉。制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驕而好勇。仲舒以禮誼匡王。王敬重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

推陰陽所以錯行。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仲舒所著凡百二十三篇。而春秋繁露近十餘萬言。後世以爲西漢儒者。惟一董生。其學純乎孔孟。而告君必以堯舜。其所稱「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自是王佐之材。霸者之佐。殆不及也。然論仲舒之文。實平直而乏曲折。其光芒氣燄。非量賈之匹也。蘇明允謂「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量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上田樞密書蘇子瞻亦稱賈生爲王者之佐。是則三子者。實以政治家而兼文學家者也。抑西漢之世。不僅臣下策論疏表之文。爲優。卽帝王之詔制。亦莫不溫厚儒雅。如文帝議佐百姓詔。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武帝求茂材異等詔。皆詞藻優美。求之後世。不多見也。至諸王中之好文者。則有楚元王交。吳王濞。梁孝王武。一時文士。皆出其門。而淮南王安。尤善爲文辭。名重天下。招致賓客俊傑之士。與其客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三十三篇。原題曰鴻烈。劉向名之曰淮

南子。今所傳者內篇而已。其旨雖駁雜而文頗精要。如人間訓塞翁一段。本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之戒。而更聘博辯之辭。闡發其義。亦負文學之高才者也。茲錄之如下。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

史傳派 策論之文。鼂賈爲優。史傳之文。司馬爲最。左公穀三傳。傳春秋之事實體例者也。孟子傳春秋之志與義者也。史記則傳春秋之志與義。而并傳其體例者也。或謂孔子之學。大者在盡性明倫。春秋僅一經而已。遷不傳孔子之道學。而傳文學。恐未足爲孔之繼起也。抑知盡性明倫之學。可以蹈虛而徵文。考獻之學。則必務實。且歷史爲世鑒。爲心。律。盡性明倫之學。亦包括其中。然則遷之作史。記。謂爲直接孔子之正統。無不可也。且孔子非史官。而遷則世其職。孔子時文獻無徵。遠求夷野。而遷則承獻書之後。有家學之遺。涉獵廣博。孔子西未至秦。南未至吳。而遷則年

甫及冠。卽遍游名山大川。此則遷之時會。實優於孔子也。且遷又橫遭無辜。鬱鬱不自得。其幽憂孤憤。乃悉託之於史記一書。故假紀事之文。以發揮感情者。自史記始。上自五帝。下訖漢興。以來。爲本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或記中有論。或論中有記。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史記者。正易傳。繼春秋者也。至若列項王於本紀。列孔子於世家。賈董列傳。則在開創勳臣傳前。李將軍傳。則在衛將軍驃騎傳前。蓋論實際。不論成敗。就人格。不就際遇。其見識卓絕。抱負偉大。意氣慷慨。漢代文人。罕與倫比。劉向揚雄。均稱爲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微而顯。曲而達。是是非非。筆筆削削。善用春秋之家法者也。呂祖謙曰。「太史公之書法。其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乎此而起。意在彼。若有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黃履翁曰。「子長措辭深。寄興遠。抑揚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凡。不肯少就於籠絡。孟堅摹規倣矩。甘寄籬下。安敢望子長之風耶。」茅坤曰。「今人讀游俠傳。卽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卽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卽欲遺世。讀李廣傳。卽欲立門。讀石建傳。卽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卽欲養士。若此者何哉。蓋具物之情而肆。

於心故也。非區區句字之激射也。」近人黃摩西曰。「上古文學。以盲史漆園楚騷及史記爲極作。然三家各樹一幟。而不能相兼。兼之者史遷也。左於記善行下。每若有不足詞。記惡跡下。則又若有寬解詞。故或譏其繆於是非。蓋善惡已盡於記述中。則加論者。必其未記述。而有可不足有可寬解者也。且文意忌重。否則以水濟水矣。左用筆矯變。故人不測。遷亦不肯襲左。而別用拾遺識小之一法。於論贊中多取其人瑣事遺聞。或論其形貌。或以他人他事爲襯托。莊子之說理。一篇之理。或盡於一篇。或散於他篇。或參互變換而成一篇。史記記事亦然。其傳記中或舍主人而述他人他事。或一傳而合數傳之事以成。或主人一見卽逝。而忽見於他傳中。其書中則千頭萬緒。若棼不可理。而好整以暇。仍絲絲入扣。又事之煩重複雜。他人必須另起錘鑿者。能雙管齊下。枯菀各得。隱蹟處他人所漫不經意者。則體會入微。推闡盡致。若夫忠愛之忱。悱惻之思。呼天頓足之悲憤。則屈子之流亞也。」近人曾毅曰。「司馬遷絕世之文豪也。讀伯夷屈原管晏孟荀貨殖等傳。敘事議論。錯綜離合。變化無迹。有龍飛鳳舞之觀。可謂文中之聖也。讀商鞅伍胥蘇秦張儀范雎蔡澤樂毅田單藺相如李斯淮陰侯等傳。如幽燕老將。馳突於山河之間。左右前後。所向

無不如意。可謂文中之雄也。讀老莊魯仲連等傳。使人縹緲而有遺世獨立之思。可謂文中之仙者也。讀刺客游俠欒布季布列傳。使人決眦怒目而有輕死之志。可謂文中之俠者也。遷之前非無太史。而有遷之才者甚希。遷之後史家紛紛。而如遷之能文者實少。故史記以前。有左傳國語國策楚漢春秋等。而不如史記之大成。史記以後。有兩漢三國晉以來二十三史。以及雜史別史。要不如史記之文字。一一生動。而疏宕有奇氣。近人梁任公曰。「史記以極複雜之體裁。混合組織。而配置極完善。二千年來。學家絃戶誦。形成國民常識之一部。其地位與六經諸子相等。故專爲學文計。亦不能不以此書爲基礎。吾生平所最愛讀者。如項羽本紀。信陵君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魯仲連鄒陽列傳。淮陰侯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李將軍列傳。匈奴列傳。貨殖列傳。太史公自序諸篇。皆宏深肅括。實敘事文永遠之模範。」觀諸家所論列。皆推遷爲良史之才。能文之士。而遷之所以成此偉大之著作者。實因意有所鬱結。所遭與屈原略同。其以文學而抒積憤也亦同。一則托之於香草美人。一則托之於游俠貨殖。一則生於長江流域。抱悱惻纏綿之性。一則長於黃河流域。秉慷慨激昂之懷。一則吐其氣於騷。一則抒其情於史。而同爲千古不朽之文。

是則史記之作。志存乎春秋。情媿於離騷者也。西漢史傳之文。遷爲之冠。而劉向所作列女傳八篇。新序說苑五十篇。雖不若史記之長篇大幅。爲史傳之正體。而短峭精悍。以寓言之詞。垂炯戒之義。正綱紀。辨是非。是亦發於忠愛。懇惻之至情者也。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四世孫。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元帝卽位。太傅蕭望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推爲散騎宗正給事中。成帝卽位。更生復進用。更名向。拜光祿大夫。時趙后淫亂。因著列女傳以正女德。又以外戚王氏專權。數上書言事。帝內嘉其言。不能盡用。向乃作洪範五行傳及說范新序。以當人主之法戒。居官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少子歆。字子駿。最有名。通詩書。能屬文。成帝時。受詔與父同領校祕書。後向死。哀帝使歆卒父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曰輯略。曰六藝略。曰諸子略。曰詩賦略。曰兵書略。曰術數略。曰方技略。實爲校讎之學之倡始。班氏藝文志。卽據歆之原文刪要而成之者也。惟歆優於學而薄於行。王莽篡位。歆爲國師。因爲士林所詬病。歆之文峻潔不逮父。而雄放過之。向之文於雍穆之中。有渾樸之氣。發從容之詞。得進諫之體。其敘事記言。雖不若司馬遷之汪洋恣肆。渾涵萬狀。而修飭高潔之致。

讀之亦足令人悠然神往。如新序記漁者進言一節。其文境殊輕俊。列女傳魯義姑姊一篇。亦勁峭可誦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蕩人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鼃鼃保深淵。厭而出之淺者。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蕩而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

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于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生。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復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无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況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辭賦派 策論派之著者賈誼。鼂錯。董仲舒。史傳派之著者司馬遷。皆黃河流域人也。張北方之文。幟揚儒家之舊風。惟此二派。握其樞機。至辭賦派之著者司馬相如。王褒。枚乘。揚雄。皆長江流域人也。樹南方之辭壇。翻騷賦爲新調。與北方文學抗顧相行。而造成漢代文學之異彩焉。夷考辭賦之源。出於古詩。班固兩都賦序云。賦者古詩之流。鄭玄周官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

政教善惡。蓋賦尙直陳。無取比興。故能與詩畫界而終有別於詩也。漢人辭賦。秦半出於屈原。少數出於荀卿。屈原之賦。抒情者也。荀卿之賦。體物者也。近人章太炎曰：「漢世自賈生惜誓。上接楚辭。鵬鳥亦方物卜居。而相如大人賦。自遠游流變。枚乘又以大招招魂散爲七發。其後漢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妤自悼。外及淮南東方朔劉向之倫。未有出屈宋唐景外者也。」又曰：「屈原言情。孫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其屬有朱建嚴助朱賈臣諸家。蓋縱橫之變也。雜賦有隱書者。傳曰：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與縱橫稍出入。淳于髡諫長夜飲一篇。純爲賦體。優孟諸家顧少耳。」故國

論衡明詩篇

其說根據班固藝文志之詩賦略。而爲之詮釋者也。

藝文志詩賦略別賦爲四類。一屈原以下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孫卿以下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夫漢初去戰國未遠。策士之風。猶有存者。此則賈輩之論策。根柢於六經。而出入於諸子之間也。迨夫文景以還。天下宴安。游說無用於是一變。其風氣而爲辭賦。賈誼倡始於前。以屈原自擬。過湘水。投書弔屈原。所作不出楚辭之範圍。遂開漢賦之端。其後武帝好文學。嗜聲律。立樂府。自作秋風辭。悼李夫人賦。音節諧適。司馬相如等又善於鋪采摛文。寓言寫物。於是而漢賦之格局以成。然其體製雖多出於屈宋。而其內容則與

屈宋之抒情者不同。與孫卿之體物者亦異。屈宋憤世嫉俗。以文見志。被蘿帶荔。幽思難伸。而相如等則以爲干祿之具。屈宋承國風小雅之遺。寄託深遠。美人香草。不過點染幽芬而已。而相如等則專以濃裝盛飾爲華美之辭。孫卿之賦寫物效情而已。而相如等則圖寫山川肆陳物色。使人驟讀之不知其真意之所在。是以班固云：「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諭。咸有惻隱古詩之意。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揚子雲亦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觀孫卿屈原之賦。猶近古詩。麗而有則者也。宋玉高唐神女好色諸賦。麗而涉於淫矣。漢賦出於楚辭。而更加靡麗。變楚辭之律文爲散文。此則辭賦與騷賦之別也。騷賦尚情。而辭賦尚知。騷賦文約。而辭賦文博。騷賦以屈原爲祖。辭賦以相如爲宗。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口吃而善著書。以貲爲郎。事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悅之。因病免。客游梁。後

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乃之臨邛。會飲於富人卓王孫家。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相如故弄琴以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久之。文君不樂。乃復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釪。卓王孫聞而恥之。乃分子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武帝。帝讀相如在梁時所作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請更奏天子游獵。」因作上林賦。帝大悅。以爲郎。時巴蜀多事。天子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蜀人以爲榮。於是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尙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相如在蜀。作喻巴蜀檄。及使蜀還。更作難蜀父老。武帝好田獵。相如上書以諫。帝善之。帝至長楊獵還。過宜春宮。宜春宮者。閭樂殺胡亥之地也。相如感之。更奏哀二世賦以諷。武帝好神仙之術。相如作大人賦以獻。帝讀之。大說。賜錦百匹。宋慈谿黃震曰：「武帝好仙而相如進賦。近於逢君之惡。然亦游仙之作之閎麗者。」明武功康海曰：「古人作文皆有依倣。司馬長卿大人賦。全用屈平遠

游中語。「武帝好大喜功。相如乃作封禪文。宏潤典重。協乎頌體。陳皇后失寵。別居長門宮。愁悶悲思。聞相如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相如因爲長門賦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王楸野客叢書曰。「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觀陳皇后奉金於相如。此風西漢已然矣。」朱晦庵以爲相如諸賦。惟長門賦及哀二世賦。爲有諷諫之意。故錄二篇於楚辭後語。揚子雲謂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使孔門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王世貞謂「屈氏之騷。騷之聖者也。長卿之賦。賦之聖者也。一以風。一以頌。造體極玄。子虛上林。才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意極高。所以不可及也。賈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張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流動處。」相如有友人盛覽。群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是相如之賦。所以爲漢一代之宗者。止以其天賦之才。又深於文字之學。相如作凡將一篇故修詞則闕麗博辯。盡鍊字造句之妙。組合則慘淡經營。極參伍錯綜之致。思想則上天下地。具敷典搜奇之能。是以局度之開展。采藻之瑰麗。氣韻之動宕。興趣之淵涵。實足以度越前代。卽

以作取之法而作文作贊。

文章緣起謂相如作荆軻贊爲贊體之始後班固漢書有贊仿相如也

亦典雅而煒燁。故論西漢一代之

文章。惟兩司馬並據壇坫。其他作者雖衆。罕與倫比也。相如初客梁孝王所。作美人賦。托鄒陽以起興。蓋效法乎宋玉。而色澤更爲濃豔者也。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游於梁王。梁王說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說。游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迴車。譬猶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繆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爲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髮豐艷。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恆翹翹而西顧。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竊慕大王之高義。命駕東來。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莫宿上宮。上宮閒館。寂寥雲虛。門閣晝掩。曖若神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淑質艷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琴爲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

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時日西夕。玄陰晦冥。流風慘冽。素雪飄零。閑房寂謐。不聞人聲。於是寢具既設。服玩珍奇。金鍾薰香。黼帳低垂。裯褥重陳。角枕橫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褻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乃脈定於內。心正於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漢賦於文景之世。爲萌芽時期。其體制規仿楚辭。無多變化。至武帝時。爲大成時期。壁壘一新。非楚辭所能包容。相如之外。則有枚乘枚皋父子。及東方朔嚴助之倫。至昭宣以後之賦。則推王褒揚雄。然僅爲沿襲摹擬而已。未能駕相如等而上之也。枚乘字叔。淮陰人也。初爲吳王濞郎中。後從梁孝王游。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乘所作有兔園賦柳賦。而以七發爲最有名。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蓋楚辭七諫之流。其後傳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皆繼乘而作也。乘既死。武帝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乃得其孽子皋。清曹宗璠屢餘曰。卓文君故夫。或曰程鄭子。名皋。或曰巴清寡婦之子。名皋。富埒卓氏。皋與司馬相如

善。相如口吃而辭賦靡麗。皋齒若編貝。口若懸河。日誦萬餘言。兩人皆師事張禹。皋弱冠娶文君。文君富文藻。每與皋分事類。徵故實。以多寡爲賞罰。一日皋負歎曰。惟司馬相如能助予。文君放誕。心憐才。遂慕之。私語侍者曰。司馬相如可一見乎。已而皋有消渴疾。且死。謂文君曰。我死。寄生於吳枚氏子。仍名皋。後十五年與汝相見於茂陵。不吾避也。皋死。文君還王孫家。而相如適從梁倦游歸。夙知文君美。又新寡。欲得之。乃以琴心挑文君。索隱載其辭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有一豔女在此。得托子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其二。侍者私語文君曰。求鳳者相如也。竊從戶窺。心悅。夜亡奔相如。相如攜文君居茂陵。時吳郡枚乘孽子皋。亦待詔金馬門。頗省憶前事。見相如文遲。欲以速駕之。然卒不如相如工。相如病消渴死。枚皋以鬼事見文君。文君業失身相如。不願見。垂簾爲鼓琴一曲。曰。故夫雖有言。幽明路隔。愧不同衾。得同穴足矣。文君再寡。猶在盛顏。旣死。枚皋送其喪還臨邛。與故夫合葬焉。其說雖荒誕不經。而枚皋屬文固速於相如。揚雄嘗論之曰。軍旅之間。戎馬之際。飛書馳檄。則用枚皋。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則用相如。故相如所作少。而皋所作多。至百二十篇。皋自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枚馬而後。言辭賦者。則推王揚。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

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因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旣至。詔褒爲聖主得賢臣頌。擢褒爲諫議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賦。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褒數從宣帝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帝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矣。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皆以此娛說耳目。辭賦比之。尙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褒所作聖主得賢臣頌。摘采潤色。一以排偶出之。開六朝絢爛之端。又有僅約一篇。突梯滑稽。其辭云。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湔。止寡婦楊惠舍。惠有夫時。奴名便了。子淵倩奴行酤酒。便了提大杖上夫家。顛曰。大夫買便了時。但要守家。不要爲他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大忤人。人無欲者。子淵卽決買券云云。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

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髻奴便了。決買萬五千。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话。晨起早掃。食了洗滌。居當穿白。縛帶。裁孟。繫井。浚渠。縛落。鉏園。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跣坐大叟。下牀振頭。捶鈎刈芻。結葦臘纒。汲水酪。佐醞釀。織履作篋。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雁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雁鷺百餘。驅逐鷓鴣鳥。持梢牧豬。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餒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櫻。種瓜作瓠。別茄披葱。焚槎發芋。壟集破封。日中早燾。雞鳴起春。調治馬戶。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餹。滌杯整案。園中拔蒜。斫蘇切肺。築肉臠芋。膾魚包鱉。烹茶盡具。已而蓋藏。關門塞竇。餒豬縱犬。勿與鄰里爭鬥。奴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唇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侶。舍後有樹。當栽竹船。上至江州下到渝。主爲府掾。求用錢。推訪聖。販棧索。緜亭買席。往來都落。當爲婦女求脂澤。販于小市。歸都擔泉。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都買茶。楊氏荷擔。往來市聚。慎獲奸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醜罵。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教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輶截轅。若有餘殘。當作俎豆。

几木屐及碗盤。焚薪作炭。疊石薄岸。治舍蓋屋。削書伐牘。日暮欲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披九月當穫。十月收豆。掄麥窖芋。南安拾栗採橘。持車載輶。多取蒲葦。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箔。種植桃李梨柘桑。三丈一樹。八樹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根門柱戶。上樓擊鼓。荷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力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斂。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佗佗扣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爲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王揚並稱。而揚略後於王。王學不逮揚。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讀。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往往擴離騷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作甘泉賦以風。

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尙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不之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卽爲怪迂。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譏以爲三十卷。號曰法言。新莽篡位。雄作劇秦美新。以頌功德。遂爲世人所詬病。朱晦庵作綱目。特書莽大夫揚雄死以貶之。雄一生著作。大抵規撫前人。啓後世。摹擬之習。於辭賦始則摹楚辭。後讀相如賦而喜其弘麗溫雅。恆擬之以爲式。甘泉河東長楊羽獵四賦。摹擬相如爲尤工者也。雄嘗論屈原相如之賦。謂「屈原過以浮。相如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法言逸文至五十以後。則以辭賦爲小道。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乃緣飾儒術。有擬經之志。經莫大於易。乃作太玄經以象之。記聖人之言行。莫詳於論語。乃作法言以象之。法言所論尤多關於文學。倫理學次之。而太玄所言。則純爲哲理也。劉歆旣讀其書。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尙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天鳳三年。雄年七十一卒。嚴尤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雄於古所有文學諸體。無不模擬。

且拓而大之。故凡辭賦論義箴頌序記雜體無所不具。雖生於西京之末。論其文學。實足爲西京之冠。同時如谷永杜欽。亦稱長於筆札。要不足與雄並列也。惟雄文病在艱澀。又好用奇字。此則美中不足耳。茲錄其反離騷一文如下。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于汾隅。靈宗初謀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旣離虜皇波。因江潭而注記兮。欽弔楚之湘壘。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壘以其澳忍兮。暗壘以其繽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壘承彼洪族兮。又覽壘之昌辭。帶鈎矩而佩衡兮。履欂櫨以爲棊。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難。資媼娃之珍髻兮。嚮九戎而索賴。鳳皇翔于蓬階兮。豈駕鵝之能捷。騁驂騶以曲躡兮。驢騾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媛歛擬而不敢下。靈修旣信椒蘭之暖佞兮。吾壘忽焉而不蚤睹。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璧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衆嬖之嫉妒兮。何必揚壘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噫吾壘之衆芬兮。颺燁燁之芳荅。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頽而喪榮。橫江湘以南注兮。云走乎彼

蒼梧。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輿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于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楫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糝以要神兮。又勤索乎瓊茅。達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皋。纍既紕夫傳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鸚鵡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初纍棄彼慮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抨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蜺之旖旎兮。望昆侖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旣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歎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于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舖歎兮。絜沐浴之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躑彭咸之所遺。

東漢文人繼西漢而作。其文體無大變更。惟策論之文。西漢多陳政事。東漢則於政事之外。兼言學術。若桓譚王充王符仲長統崔實是也。史傳之文。則班氏父子繼司馬而述作。惟一以傳記爲史。一

則斷代爲書耳。而荀悅漢紀三十篇。亦爲世所重。辭賦之文。則有崔駰傅毅張衡馬融蔡邕之徒。力追西京。此東漢之文之大略也。而治經術者。於此時期中。有今學古學之爭。如陳元范升之相難。李育賈逵之互辨。何休鄭玄之紛歧。各立門戶。不相融合。此則當於學術史言之。與文學史關係較小。惟許慎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尙存於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厥功甚偉。然此書以訓詁爲主。無以論其文章之美。故亦從略焉。就東漢之文章而言。當自桓譚始。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博學多通。徧習五經。解訓詁大義。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光武卽位。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時帝方信圖讖。譚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譚嘗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光武讀而善焉。又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譚之後能著論議之文。成一家言者。則有王充。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嘗師事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譏孔孟尊老子。時有詭激而不純於儒。閻光表

嘗論之曰。「論衡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類。旁至動植。幽至鬼神。莫不窮纖極微。抉奧剔隱。筆瀧漉而言溶瀟。如千葉寶蓮。層層開敷。而各有妙趣。如萬疊鯨浪。滾滾翻湧。而遞嬗奇形。有子長之縱橫。而去其譎。有晉人之娟倩。而細其虛。有唐人之華整。而芟其排。有宋人之名理。而削其腐。」胡應麟曰。「蔡邕祕弗示人。葛洪贊不容口。劉子玄搥擊班馬。不遺餘力。而獨尊信是書。何哉。秦漢以還。聖道陰沉。淫詞日熾。不可勝記。充生茅靡。瀾倒之辰。而獨岌然自信。攘臂其間。剗虛黜增。訂訛斲僞。詖淫之旨。遏截弗行。使後世人咸得藉爲口實。不可謂非特立之士也。故伯喈尙其神奇。稚川大其宏洽。子玄高其辯才。特其偏復自是。放言不倫。上聖大賢。咸在呵斥。闢邪之功。不足以贖其橫議之罪矣。」山房少室

筆記九竊謂東漢之際。經學特盛。諸子流派。已見衰頹。鮮有能自命一家者。充獨逞其細說微論。解釋流緒論。

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自謂「凡造作之過。意其言妄而誹謗也。論衡實事疾妄。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對作篇卽充之自序也范蔚宗後漢書以充與王符仲長統合一傳。以三人並長於論辨也。韓退之至爲作後漢三賢贊焉。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性耿介。與馬融張衡崔瑗等友善。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事。討謫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

政。其文亦蒼勁有奇氣。清紀昀曰。「洞悉治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別是非。似論衡而醇正過之。」昌言者。仲長統之所作也。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博涉書記。贍於文辭。性倣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自謂「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尙書令荀彧聞統行義。奇之。舉爲尙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因著論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東海繆襲稱其書足繼西漢董賈劉揚。蓋頗具雄直之氣也。統嘗謂凡爲人主。宜寫政論一通。置之坐側。政論者。崔實所作也。實字子真。駟之孫。瑗之子也。桓帝時爲郎。明於政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爲文特稟姚。范蔚宗以爲鼂錯之徒。不能過之。蓋亦東漢論議文之傑出者也。至於史傳之文。則有班氏父子。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

人也。更始之際。三輔大亂。彪避難依隗囂於天水。嘗爲囂說周秦興亡之理。作王命論。其言甚剴切。而囂不悟。遂避地河西。爲大將軍竇融從事。融深愛敬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彪性沉重有氣概。不慕官爵。而好述作。潛心史籍之間。以爲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如揚雄劉歆褚少孫之徒。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乃採摭遺事。傍貫異聞。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作後傳數十篇。未及告成而卒。其子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父彪卒。歸鄉里。以父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旣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乃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于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而後世之譏固者。謂始元以

前。出於太史公之書。始元以後。取其父彪之作。既資於賈逵傳毅。又益以尹敏孟異陳宗。而八表及天文志。則爲其妹昭所續。固自作者無幾矣。不知作史之道。但求正確。何妨因襲。司馬史記未嘗不引用成書。孔子且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設使一一己出。而誣妄失實。又何若參考斟酌。成一代信史之爲得。且卽以文論。固亦未必不及遷。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遷以疏宕勝。固以整鍊勝。遷體輕而詞儻。固體重而詞密。遷文長於情韻。雄於氣勢。固文妙於通融。深於識度。遷以貫串百家爲事。固以截斷衆流爲歸。遷以發憤而作史。故多激宕之詞。固因紹述而爲書。故持平之論。此則各有其短長者也。清章實齋文史通義書教下曰。尙書一變而爲左氏之春秋。尙書無成法。而左傳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爲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爲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而自爲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爲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尙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而宋程伊川則謂「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于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

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之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辭俱盡。一則以固爲不逮遷矣。清趙翼曰。晉張輔論史漢優劣。謂司馬遷叙三千年事。惟五十餘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餘萬言。以此分兩人之高下。然有不可以是爲定評者。蓋遷喜敘事。至于經術之文。幹濟之策。都不收入。故其文簡。固則于文字之有關於學問。有繫於政務者。必一一載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史記且固不僅爲良史之才。其於辭賦。亦足爲相如之後勁。宋書謝靈運傳論稱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固所作如兩都賦。效子虛上林而恢張之。賓戲則模擬擬東方之答客難揚雄之解嘲。雖不及二人之雋逸。亦淵雅可誦。又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乃作典引篇。述敘漢德。自謂得典實之致焉。又嘗爲車騎將軍竇憲作封燕然山銘。文甚簡勁凝鍊。綜固於漢書而外。所作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之屬。凡四十一篇。固嘗傷司馬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免極刑。顧固亦不能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其奴又嘗醉侮洛陽令种競。及竇氏敗。賓客皆逮考。競捕繫固。遂死獄中。則固之不能明哲保身。又不逮遷矣。固死後百餘年。有荀悅者。爲漢紀三十卷。其著書之宗旨。雖與遷固有別。顧文章亦爲世所重。悅字仲豫。彧之從兄也。爲獻帝侍講禁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

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世有小荀子之目。其作漢紀。在注重國典。自作漢紀序曰。

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迺作書契。以通宇宙。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以述漢紀。

後漢辭賦。當以張蔡爲最。而班固傅毅崔駰馮衍王逸王延壽馬融李尤之徒。介乎其間。亦稱作者。班固所作。已述於前。傅毅與固在伯仲之間。而固譏毅下筆不能自休。則文人相輕之習也。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作七激以爲諷。肅宗朝。毅爲蘭臺令史。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竇憲。以毅爲主記室。崔駰爲主簿。班固爲中護軍。故憲府文章之士。冠於當世。崔駰字亭伯。博學有偉才。肅宗謂竇憲曰。公好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憲由是重之。駰著七依達旨酒警等文。凡二十一篇。其子瑗。字子玉。亦高於文辭。

所著賦頌銘誄箴弔凡十五篇。座右銘尤傳誦。馮衍字敬通。幼有奇才。博通羣書。光武時。衍不得志。乃作顯志賦。顯宗朝。以讒毀故。罷歸田里。所著賦誄銘說之類。凡五十篇。其文頗有排衍之致。駢儷之形。殆啓六朝之涂轍。而氣力充沛。風格遒勁。猶未失東漢之風。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順帝時爲侍中。作楚辭章句。世稱博洽。又作九思。與王褒九懷劉向九歎。同祖楚辭之九歌九章九辯者也。逸子延壽。字考文。有俊才。少游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作。遂擱筆。延壽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後溺水死。年二十餘。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長於經術。鄭玄盧植皆師事之。著三傳異同說。又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尙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作廣成長笛圍棋擣搗諸賦。頌碑誄書記奏表凡二十一篇。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賈逵薦尤有相如子雲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所作有東觀賦函谷關賦。又喜爲銘辭。摯虞文章派別論。謂李尤爲銘。自山河都邑。至於刀筆竿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而潤色。亦可采錄。以上諸人。雖於辭賦。皆有一得之長。要未足爲東漢之傑也。惟張衡蔡邕二人。最足稱耳。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而從容恬靜。不好交接俗人。時天下承平。王侯以

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又善機巧。致思於天文歷算。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候風地動儀。著靈憲算罔論。又作周天大象賦。言甚詳明。崔子玉稱爲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又作思玄賦。觸體賦冢賦。及七諫。應問等篇。讀平子之賦。詞甚研鍊。惟氣稍衰弱。故不足上抗相如。蓋漢賦至此。已漸落衰微之期矣。而蔡邕獨能振起文風。以曠世之逸才。爲兩漢之殿軍。不可謂非漢代文學之幸運也。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性篤孝。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時中常侍曹節程璜等專權。邕守正不阿。璜與劉郃楊球等構陷邕於獄。幾死。惟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乃得減死一等。與家屬髡徙朔方。球使客路刺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及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邕不得已就辟。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痛傷。豈不共爲逆哉。卽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摺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邕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議論女訓篆勢章表。

書記凡百四篇。而以銘及墓碑爲特長。劉勰謂蔡邕銘思獨冠古今。又謂「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其敍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蓋前賢賦頌發揚已至。碑銘之類。有待後人。邕更致力爲之。故能盡掩諸家也。顧亭林日知錄曰。「蔡伯喈集中爲時貴碑誄之作甚多。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爲此。史傳以其名重。隱而不言耳。文人受賂。豈獨韓退之諛墓金哉。」邕且多識漢事。使得執筆治史。以彼之才。所成就當不在子長孟堅之下。惜乎未能如其所志也。邕所作賦以述志青衣短人爲最傳誦。而篆勢隸勢兩篇亦有名。茲錄之以殿兩漢之文。

字畫之始。因於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頰若黍稷之垂穎。蘊若龍蛇之夢縕。揚波振擊。鷹峙鳥震。延頸脅翼。勢欲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抄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岐岐翹翹。遠而望之。若鴻鵠羣游。絡繹遷延。迫而視之。湍際不可得見。指揮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

可觀。擣華艷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圍。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

旃。篆勢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獨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旣行。體象有度。英若星陣。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針列。或砥繩乎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華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鐘簾設張。庭燎飛烟。嶄崿崔嵬。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艸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觀。將祕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略而論旃。隸勢

五 三國之文

兩漢文學。至桓靈之世。日卽式微。惟在獻帝之際。多士濟濟。蔚矣其文。而其時三國鼎足之勢已成。漢室擁虛號而已。故不曰建安而曰三國。三國中。曹魏得文人獨多。蜀吳未可與匹。然亦未嘗無一

二作者。與鄴下諸子。仰齊足而並馳也。故論詩可以存曹魏而屏蜀吳。論文則當以三國並稱而成一獨立時期。誠以蜀吳雖少詩人。而未嘗無文人也。且由三國而上存樸茂渾厚之風。由三國而下趨浮薄華麗之途。故三國者文學史上厚薄華實之過渡時期也。此中消息。可就其作品驗之。茲先論蜀吳而後曹魏。蜀中故多文人。相如子雲。其尤著者也。然至三國則寂焉無聞。稍負文名者。惟譙周郤正秦宓耳。周字允南。巴西人也。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仕至光祿大夫。姜維爲大將軍。軍旅數出。周因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文審時揆勢。度理揣情。頗具質直之氣。又作古史考。亦稱精審。秦宓字子勅。綿竹人。少有才學。劉璋牧益州。宓家居不出。諸葛亮領益州牧。始爲別駕中郎。初宓友王商。爲劉璋治中從事。屢促宓出仕。宓作書謝之。其辭清婉微妙。以安身爲樂。無憂爲福。絕無激切之氣。質而近雅者也。卻正述作詩賦之屬垂百篇。陳壽稱其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惟三人之於文事。尚非諸葛亮之敵。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隱居隆中。每嘗自比管仲樂毅。劉先主三顧始見之。佐先主取荊州。定益州。遂與吳魏成鼎足之勢。先主歿。受遺詔輔政。

以功封武鄉侯。卒諡忠武。晉陳壽集錄亮所著述。凡二十四篇。而論之曰。「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不得及遠也。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此論亮之文章。極爲剴切。惟觀亮之表章。固極爲忠摯公誠。抑其書簡尤爲雋妙。後世惟王羲之箋帖。可與並稱耳。若與關雲長書。誠子書。墨不多。而儁健絕倫。鄴下七子。無此簡勁也。清曾國藩嘗謂書牘鮮有佳者。惟諸葛武侯王右軍兩公書翰風神高遠。最愜吾意。

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與

雲長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薄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恬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誠子

吳會文風。稱爲極盛。而在孫吳之時。優游著作之林者。惟有韋曜。華覈。薛瑩。數人耳。韋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少好學。能屬文。時孫和爲太子。昭爲太子中庶子。和以博奕爲無益。命昭論之。昭乃指陳利害。直切言之。孫皓卽位。以積嫌。收昭下獄。昭因獄吏上書陳請。自謂「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昭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加以詰責。華覈乃上疏救昭。「謂昭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亦漢之史遷也。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昭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敍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紀。遠不及固。敍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非得良才如昭者。實不可使。乞赦其一等之罪。使成書業。」疏上。皓不許。遂誅昭。觀覈所言。昭固擅於文辭者也。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以文學爲祕府郎。遷中書丞。孫皓大營宮室。覈上疏極諫。援古證今。辭甚切直。皓不聽。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答以東觀儒林之府。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卿當飛翰聘藻。光贊時事。以

越揚班張蔡之儔。覈前後陳書凡百餘上。皆有補益。陳壽稱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昭。而典誥不及也。覈既上疏救昭不獲。同時薛瑩亦以事下獄。覈更上疏救之。因得赦免。瑩字道言。沛郡竹邑人。與韋昭華覈梁廣周昭同受命撰吳書。涉學既博。文章尤妙。著書八篇。名曰新議。父綜字敬文。應對敏捷。蜀使張奉聘於吳。嘲尙書闕澤姓名。澤不能答。綜因進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句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乘坐喜笑。而奉無以對。綜亦擅文辭。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吳主權嘗遣綜勞諸葛恪軍於丹陽。綜先以文移恪曰。

山越特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援。武師外震。兵不染鏑。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旣掃兇慝。又充軍用。藜藿稂莠。化爲善草。魍魎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曹氏父子之妙於樂府歌詩。上冊旣言之矣。其於文章之技能。雖不若詩歌爲工。然述作亦斐然可觀。操固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嘗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所作如述志令。自敘其一生經歷。雖言不由衷。而文甚伉爽。求逸才令規撫西京詔制之體。撲茂不逮。而簡勁之氣。猶有存焉。祀橋太尉文。語短心長。亦愴然傷懷之作也。子桓典論自序。自謂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作論文一篇。品評鄴下七子之文。甚爲切當。又謂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析爲四科。實開後世批評文學之端。又謂「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亦爲後人論文分陰陽剛柔之所宗。又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則以文章爲揚聲求名之具。而未能確切指定文章之功用。故近人議其所論爲貴族文學。而非平民文學也。觀子桓所作書。恆感慨低徊。一往情深。如與吳質書是也。而出婦賦彈棋賦。亦短而有致。然猶不若乃弟子建之妙於屬辭比事。觸興致情也。子建所作。如求自試表。慨當以慷。文情絕勝。求通親親表。意甚懇切。讀之淒然。而與楊德祖書。評定當世作者。銖兩悉稱。與子桓論文一首。異曲同工。惟謂「辭賦小道。未足以揄

揚大義。彰示來世……將采庶官之寶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然而所志未果。卒以詩歌辭賦自見於世耳。要未能繼經傳而立言也。觀子建所作賦。規撫東京。加以工整。實開六朝駢儷之風。如洛神賦九愁賦。其辭皆整鍊而研華。與漢賦之閎衍巨麗有不同焉。洛神賦遠祧高唐神女。與相如之美人賦。平子之定情賦。伯喈之靜情賦。互相倣倣者也。至於鄴下七子之所作。亦踵事增華。文情並茂。七子者。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嘗爲北海相。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曹操柄國。融與操書多侮慢語。操憚融名重天下。時建正議。慮鯁大業。乃令路粹枉狀奏融。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更相贊揚。宜極重誅。因下獄棄市。融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文帝卽位。募天下有上融文者。輒賞以金帛云。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祖父皆爲漢三公。少在長安。蔡邕見而奇之。時邕名重京師。賓客盈坐。聞粲至。倒屣迎之。粲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後避亂依劉表。爲表與袁譚袁尙書。勗以大義。約以同盟。文極懇摯。又作登樓賦。頗具惓惓家國之情。表死。隨劉琮歸曹操。丕禪漢。拜侍中。粲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

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所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曰王侍中集。而登樓賦最有名。徐幹字偉長。北海人。仕魏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不樂仕進。著書二十餘篇。號曰中論。阮瑀字元瑜。陳留人。少受學於蔡邕。宏才卓逸。不羣於俗。曹操辟爲司空軍謀祭酒。筭書記之任。有優渥之言。常從操外出。操使作書與韓遂。瑀卽馬上具草呈之。操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益。又爲操作書與孫權。周旋迴護。款款陳詞。爲世所傳誦。應瑒字德璉。汝南人。仕魏爲丞相掾屬。劉楨字公幹。東平人。與應瑒並爲丞相掾屬。而公幹爲文。卓犖之氣。勝於德璉。陳琳字孔璋。廣陵人。初爲何進主簿。後歸袁紹。嘗爲紹移檄豫州。數曹操罪狀。操先苦頭風。讀其檄。霍然起曰。此愈我病。紹敗歸操。操愛其才而不答。以爲記室。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子桓論文謂「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難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又與吳質書謂「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

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評隲七子之優劣。可謂語簡而意賅矣。七子之外。尚有楊修。吳質。應璩。禰衡。繁欽。邯鄲淳。丁儀。丁廙。諸人。皆有文名。楊修字德祖。太尉彪之子。謙恭才博。自魏太子以下。並交好。與子建尤契合。子建與楊德祖書。深相推服。而修答臨淄侯牋。亦雅意殷殷。文采斐然也。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初爲朝歌長。後官至振威將軍。讀其與魏太子牋。答東阿王書。俯仰興懷。風流蘊藉。以是知其文章不在七子下也。應璩字休璉。德璉弟。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諷之。後官至侍中。典著作。其文簡淡韶秀。高於德璉。而名不列於七子。禰衡字正平。平原人也。有才辨而氣尙剛傲。好矯時慢物。善屬文。奮筆直書。以氣運詞。當漢魏之際。變和緩之調。爲高厲之音。實自衡始。建安初。來游許下。惟善魯國孔融。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深愛其才。表薦之於天子。數稱述於曹操。操欲召見之。而衡不肯往。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有才名。不欲殺之。乃遣送於劉表。表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後復慢侮於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祖長子射。

爲竟陵太守。尤善衡。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祖亦大會賓客。衡言不遜順。祖慚而呵之。衡乃大罵。祖恚。遂令殺之。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衡死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失。惟鸚鵡賦獨傳。而藝文類聚載衡所作魯夫子碑。太平御覽載衡弔張衡文。皆慷慨可誦。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後爲丞相主簿。讀其與魏文帝牋。形容聲律。文甚美艷。邯鄲淳字子禮。一字子叔。潁川人。博學有才。嘗客荊州。曹操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後爲博士給事中。淳嘗代上虞長度。尙作孝女曹娥碑。於典麗之中。具淳質之氣。蔡邕碑文。無以過之。邕讀其文。題以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曰。蓋謂絕妙好辭也。丁儀字正禮。弟廙字敬禮。沛人。並有文名。曹操欲以女妻儀。其子不以儀目不便阻之。操後辟儀爲掾。與之論議。甚嘉其才。曰。丁掾好士也。卽使其兩目盲。尙當與女。何況但眇。儀兄弟並與子建親善。及丕卽位。收二人殺之。廙妻亦善文辭。痛廙見殺。作寡婦賦以自悼。詞旨悱惻。較王粲爲阮元瑜妻所作寡婦賦。潘岳爲任子咸妻所作寡婦賦。尤爲哀楚也。綜觀鄴下之文。以賦與書爲最可稱誦。惟其賦之內容與外象。均有不同於漢賦者。漢人之賦。以事形爲主。以情義爲輔。故多包括宇宙總攬人物。不免冗長散緩之弊。且文有定格。

互相模倣譽之者謂爲臚陳萬有閎衍巨麗氣象渾厚譏之者以爲誇靡門奢生意索然且漢賦多長篇大幅又多用僻字類辭聯貫成句無異譜錄類書鄴下諸子之賦以情義爲主事類爲佐詞務華麗音尙慷慨蓋上追戰國古詩之賦而變其體製以外界之物色與胸中之情志相摩相盪而出之故讀之覺其言有盡而意無窮如王粲登樓賦子建九愁賦子桓出婦賦雖篇幅簡短而俯仰低徊足以搖蕩性靈是故鄴下文人雖以詩歌爲大宗作品辭賦特其附庸然而情致意趣實較勝於漢人焉其後六朝駢體之盛行由此爲之先導也故鄴下諸子之賦上承楚辭騷賦之風中變漢人辭賦之軌下啓六朝駢賦之塗者也至於書牘亦不同於漢人漢人如司馬子長與任少卿書楊子幼報孫會宗書皆淋漓慷慨多激昂之氣有沉雄之風而鄴下書牘多曲折入情富韶秀之色以妍雅爲宗亦啓六朝人之先路竊觀古今文風河北多慷慨雄傑之氣江南多溫柔纖麗之作而在三國則江南文筆尙稱雅健而鄴下詞彩反多秀拔此可謂之變例也已他若移檄論說之文則聘辭以張勢由簡而趨繁奏疏之文質直而發洩皆不同於東漢者茲錄子桓出婦賦與朝歌令吳質書蓋亦風流宛約善於抒情者也。

念在昔之恩好。似比翼之相親。惟方今之疏絕。若驚風之吹塵。夫色衰而愛絕。信古今其有之。傷
斃獨之無恃。恨胤祀之不滋。甘沒身而同穴。終百年之常期。信無子而應出。自典禮之常度。悲谷
風之不答。怨昔人之忽故。被入門之初服。出登車而就路。遵長塗而南邁。馬躊躇而迴顧。羣鳥鏃
而高飛。愴哀鳴而相慕。撫駢服而展節。卽臨沂之舊城。踐麋鹿之曲蹊。聽百鳥之羣鳴。情悵悵而
顧望。心鬱結其不平。出婦賦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
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
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旣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
游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
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念一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
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
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六 兩晉之文

近人劉申叔曰。「西漢之時。雖屬韻文。而對偶之法未嚴。東漢之文。漸尙對偶。若魏代之體。則又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靡曼纖冶。致失本真。」竊謂文章之由樸而華。亦猶人事之由簡而繁。物質之由粗而精。爲自然之趨勢。進化之公例。當夫周秦之世。駢文絡乎散文之間。韻文絡乎不韻文之間。蓋流露於不覺。非有意爲之也。漢時鼂賈董劉諸家。其文章面目。猶未離古。及司馬相如創爲辭賦。競尙宏麗。其後揚雄班固。從而效之。而文格一變。駢文與散文。韻文與不韻文。始截然分離。三國之時。鄴下七子。崇尚文辭。遂成風俗。寢假而尙排偶。諧聲韻。散文歇寂。駢文代興。故世之論文章者。嘗謂文衰於曹魏而後。兩晉南北朝之際。詞尙浮華。忠直之氣。曠焉無聞。聲必求其諧協。詞必配以偶儷。因號曰駢體。或曰四六。蓋當魏之末。晉之初。王弼何晏。倡虛浮之風。竹林七賢。接踵而起。蔑棄典文。驚於清談。飾華言以翳實。聘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樂崩壞。以致異族侵入。釀成中國歷史上最爲渾亂之一局。而社會風俗。亦相習於放誕奢淫。徇利祿。

而罔恤廉恥。矜門第而不知國家。處倫常骨肉。無異禽獸。對夷虜盜賊。甘心北面。吾國民自兩漢以上。純樸果敢之氣。盡漸滅於斯時。而文學上光明俊偉之風。亦隨以墮落焉。此則太康接正始之體。而文章始見衰頹者也。故范寧謂「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魍魎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罔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王論

弼何誠哉。王何之徒。尙清談。逐聲名以自高。七賢乃鋪其糟而啜其醜。遂以造成頹放之狂瀾。然論諸人之文章。則王何之作。清峻簡約。踵魏之傳。而益見精微。雖闡發道家之緒。實與名法家言爲近。至於七賢中。王戎阮咸。罕有篇章流傳。向秀以莊子註行於世。山濤以善作啓事稱。劉伶以酒德頌見其志。惟阮籍嵇康。既有詩篇流傳。其文章亦壯麗。摠采騁辭。既善於持論。又藻以玄思。籍既博覽羣籍。而遭逢不偶。因不樂進取。日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痛哭窮途。恣爲猖狂。非真忘世者。其所作大人先生傳。洋洋數千言。實爲憤世嫉俗而作。非真闡揚老莊虛無之旨也。司馬昭欲爲其子炎求婚於籍。籍醉六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其意志之卓犖可見。籍又嘗答伏義書云。「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綱以籠

世。豈樽樽以入網。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適檢。」則其負特立獨行之志。不肯隨俗俯仰。得不謂之氣節之士哉。三國志王粲傳。謂「阮瑀子籍才藻艷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籍之才思敏捷。蓋亦得其父傳。籍有東平賦。元父賦。首陽山賦。皆所以陶寫性情。發揚幽思。籍文與嵇康艷逸壯麗。大抵相同。若施以區別。則籍文近禰衡。託體高健康所不及。康文近孔融。析理綿密。籍所不逮。康有奇才。博覽無不該通。魏志王粲傳。稱其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尙奇任俠。又好養性服食之事。乃著養生論。又以爲君子無私。著釋私論。又作管蔡論。明膽論。聲無哀樂論。均變漢人之舊體。山濤爲選曹郎。薦康自代。康作絕交書以拒之。又與呂長悌絕交書。其文辭皆憤激切直。過於楊惲之報孫會宗書。卒以此取禍。又鍾會嘗謁康。康不爲禮。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因構誣康。必欲置之死。康既被殺。向秀思之不置。因作思舊賦。雖寥寥短章。而極簡淡之致。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曰。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詠。蓋魏晉之間。論體之能成文者。實以嵇氏爲最。他若與七賢同時而行不同者。則有杜預傳玄摯虞。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博學多通。明於廢興之道。自言立德未能。立功立言可庶幾也。既掃平孫吳。從容無事。乃耽

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時文人競爲曠達。任放之作。預文義質直。不爲世重。唯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作思游賦。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上第。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其論詩賦曰。「賦者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意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富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遠。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其說皆辭愜理當。爲世所重。傅玄字休奔。北地泥陽人也。少孤貧。博學善屬文。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玄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曰傅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抑杜摯傅三

子。雖各有著述。要未足爲散文能手。若論西晉散文之美。當以陳壽爲首屈。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全史。入晉除著作郎。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爲中郎將。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壽之文。若無意爲工。而時有奇情壯彩。可見蓋深得蘊藉之致者。錢師子泉曰。子長病激宕。孟堅病豐緜。要皆刻意求工。有以致之。未若承祚閒閒抒寫。無一字一句著力。而實無一字一句率意。於容與閒易。富陡峻之瘡。爲風神絕世也。范曄等上表謂陳壽文豔不及相如。而質直過之。質直則然矣。而病其文之不豔。猶未爲知言也。夫相如之浮夸爲

豔。乃是詞賦家本色。非所語於史筆也。史筆之華贍者。無過班范。然班范書之華贍。在字句。其華贍易見。而承祚之華贍。在意境不在字句。驟觀之。字字若平易近人。而旨乃彌雋。味闡然長。光油然而幽。以視班范之英華外發。固有間矣。更何相如之足云。顧皮相者。乃以不豔少之。此太史公所爲致慨於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之寡其儔歟。一壽又撰古國志三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繼壽而能爲史傳之文者。有袁宏。孫盛。干寶。徐廣。葛洪。習鑿齒之流。或紀述前代。或敍議當時。惟皆不及壽之含英咀華也。袁宏字彥伯。陽夏人。少孤貧。有逸才。初爲謝尙參軍。後爲桓溫記室。傲荀悅前漢紀。作後漢紀三十卷。又作竹林名士傳三卷。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多能。善言名理。於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初爲陶侃參軍。後爲桓溫參軍。出爲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溫遣從事按之。賊私狼藉。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又作晉陽秋。詞直而理正。舉約而旨嚴。咸稱良史焉。旣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

大怒。諸子遂竊改之。盛寫定兩本。寄於慕容雋。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于寶字令升。新蔡人也。元帝中興。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乃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有書。著爲令典。垂之無窮。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勅佐著作郎于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劉勰文心雕龍謂「于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寶性好陰陽術數。曾著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曰搜神記。凡二十卷。寶又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行於世。徐廣字野民。作晉紀四十六卷。亦稱博洽。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質紙筆。夜輒寫書讀之。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碁局。幾道。擣蒲齒名。凡所撰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嘗止羅浮山中。優游閑養。著述不輟。所作有抱朴子內

外百十六篇。內篇論神仙諸事。外篇陳時政得失。碑誄詩賦百卷。移檄草表三十卷。神仙傳隱逸傳集異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爲桓溫從事。善尺牘議論。溫甚器重之。後溫覬覦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及苻堅陷襄陽。素聞鑿齒名。輿而致之。與語大悅。謂人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蓋謂鑿齒與釋道安也。鑿齒又作襄陽耆舊傳。文筆簡約而精拔。所載遺行軼事。足補正史之闕焉。上述諸人。自杜預傅玄陳壽袁宏孫盛以至習鑿齒之徒。其文皆切實而不浮。質直而不靡。其他能不蹈衆醉而力砥狂瀾者。則有江統之徙戎論。深慮遠識。惜當時政府不用其言。未及十年。五胡果亂華。如統所言。而劉實之崇讓論。王坦之之廢莊論。王沉之釋時論。李充之學箴。皆大聲疾呼。而不與流俗同變者。至如孫綽主義之文。亦多雋妙。而不流於浮華。孫綽字興公。居於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見其意。又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以示友人范

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然綽之辭賦。不如其所作碑文之爲佳。辭質而氣勁。足與伯喈先後輝映也。故當時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而後刊石焉。王羲之字逸少。導之從子也。幼諳於言。人未之奇。及長辯贍。以骨鯁稱。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婿。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庾亮辟爲參軍。累遷長史。後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旣而去官。與東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羲之嘗與次郡功曹魏滂。大令王獻之。散騎常侍郗曇。滎陽桓偉。餘杭令謝籐。侍郎謝瑰。潁川庾友。王凝之。王渙之。行參軍事邱旄。餘杭令孫統。瑯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簿任凝。左司馬孫綽。行參軍楊模。主肅之。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參軍孔熾。參軍劉密。王玄之。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徽之。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張岑令華著。徐州西平曹華。王繼之。鎮國大將軍掾卜迪。司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謚。任城呂本。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嗣。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等。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頗極觴詠之樂。羲之爲作蘭亭集序。以申其

志。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之。義之聞而甚喜。親爲之書。其所作書牋。最爲精妙。如與殷浩書與會稽王
牋等。皆婉曲盡情。他若才藻豔逸。而以辭賦著稱者。則有二陸三張兩潘一左。以及郭景純成公綏之
徒。並才情秀逸。二陸者。陸機陸雲也。機遜之孫。抗之子。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
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
得。皓所以亡。又欲追述其祖父功業。作辨亡論二篇。機做賈誼過秦論。而多用對偶。自成一種機局。機
既入洛。趙王倫引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欲殺之。賴
成都王穎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中原多難。顧榮等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
不從。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
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穎勞謙下士。機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又表爲平原內
史。及穎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固辭都督。穎不許。遂行。
與長沙王又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不流。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
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故謂機曰。

黎奴能作督否。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玢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與牽秀等共證之。言機有異志。穎大怒。使秀收機。機釋戎服著白袷與秀相見。神色自若。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機辭藻宏麗。張華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崔君苗見機文。輒欲自焚其筆硯。葛洪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文選文賦。李注引臧榮緒晉書曰。機天才綺練。當時獨絕。新聲妙句。係蹤張蔡。稱機文爲綺練。所評至精。而文賦一篇。爲晉人論文之作之最先者。大抵文章各體。至東漢而大備。漢魏之際。文家承其體式。故辨別文體。其說不淆。至士衡文賦。稱「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誑。」歷舉各體。而不及傳狀之屬。豈卽文筆之分耶。自機而外。其論及文體正變及各體源流者。晉人撰作。亦多可采。如傅玄七謨序。連珠序。推論二體之起源。旁及漢魏作者之得失。皇甫謐三都賦序。左思三都賦序。劉逵蜀都吳都賦注序。推論賦體之起源。與漢儒舖陳之訓。宛爲符合。其著爲一書者。則有摯虞文章流別論二卷。於詩賦箴銘哀詞頌七雜文之屬。溯

其起原。考其正變。以明古今各體之異同。於諸家撰作之得失。亦多評品。集古今論文之大成。李充翰林論五十四卷。於各體之文。均舉佳篇爲式。亦評論文學之專書。蓋晉代文人。於文章各體。研覈至精。而機實啓其先路也。雲才略不逮機。而持論則過之。機之斷議。亦有鋒穎。而詞弗翦。頗累風骨。雲撰新書十篇。文章三百九十四篇。論議頗多精闢。雲兄弟同入洛。詣張華。機先入見。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白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後出補浚儀令。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及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後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爲前軍都督。機之敗也。孟玖並收雲。蔡克等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天下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少機一歲也。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笑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機兄弟文勝於詩。惟士衡之文。偏於繁縟。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煩。士龍思劣於兄。而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也。雕龍

才略 三張中張載張協並能文章。太康中載道經劍閣。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益州刺史張

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使人鐫之於劍閣山焉。載又爲權論濛汜賦。傳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竟日。爲之延譽。遂以知名。協少有儁才。與兄載齊名。嘗爲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於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以屬咏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與兄才綺而相埒。季弟亢才稍弱於二兄。故世或以張華代稱三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少孤貧。自牧羊。鄉人劉放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鶴鶴賦以自寄。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以滅吳定策功。進封廣武縣侯。爲宰相。後爲趙王倫所害。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機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繇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著博物志以傳世。兩潘者。潘岳與其從子尼也。岳字安仁。總角辯慧。摛藻清豔。與士衡並稱潘陸。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續文章志曰。「岳爲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晉陽秋曰。「岳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不能過也。」蓋士衡之文工而縟。安仁之文綺。

而清。故興公論文。以爲潘美於陸。太始中。武帝躬耕藉田。岳作藉田賦以美之。旣而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而以拙養爲言。又作秋興賦。以興遲暮之感。極有麗詞。尤善爲哀誄之文。所作懷舊賦。寡婦賦。哀永逝文。金鹿哀辭。皆悽惻動人。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恆委頓而返。尼字正叔。有清才。文辭溫雅。所作乘輿箴最爲傳誦。一左者。左太冲也。太冲名思。齊國臨淄人。辭藻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閑居爲事。造齊郡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卽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作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爲注吳蜀二都。而序之曰。「觀中古以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意。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傅辭會義。抑多精緻。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而賤近。莫肯用心於名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爲其引詁。亦猶胡廣之於官箴。蔡邕之於典引也。」陳留衛瓘又爲思作略解序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稟之圖籍。

辭義瓌璋。良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州之逸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慨爲三都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中書郎濟南劉逵。並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爲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爲之略解。祇增煩重覽者闕焉。」自是之後。盛重於時。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郭璞字景純。博學有高才。文藻粲麗。郊賦旣穆穆以大觀。江賦亦滔滔而條暢。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妙於陰陽卜筮之術。嘗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曰洞林。所注爾雅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等書。多傳於世。誅賦頌贊。亦數萬言。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辭賦壯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又以天地之盛。古未有賦。遂爲天地賦。又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爲嘯賦。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

歎伏以爲絕倫。綜觀潘陸張左郭成諸人。皆以豔逸見稱者也。雄豪之氣。蓋鮮。其有兼擅事功而文章亦以雄邁稱者。則爲劉琨。琨字越石。其詩之感慨清拔。已於上冊言之矣。而其文亦多蒼涼激昂之氣。愍帝卽位。琨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因上愍帝請北伐表。元帝稱制江左。琨屢上勸進表。其辭皆激切質直。忠愛之忱。形於楮墨。又遺石勒書。曷以背劉聽而向晉室。輸寫至誠。發言慷慨。挺拔之氣。卓爾不羣。琨嘗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勝敵。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叛逆。常恐祖生先我着鞭。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琨乃乘月登樓清嘯。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歔歔。有懷土之思。並棄圍去。琨志存晉室。僂力軍國。故多感慨悲歌之作。迨夫天心厭晉。人力難挽。賢者遯世。躬耕自樂。其文章足爲兩晉之殿軍者。厥惟陶潛淵明。淵明不僅爲一代之詩人也。其文章亦爽朗自然。足以獨樹一幟。宋歐陽修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梁昭明太子評淵明之文曰。「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旁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淵明之文。如五柳先生傳自祭文祭妹文桃花源記諸篇。皆傳誦人口。蓋以其委心

任運。忘懷得失。著文章以自娛而已。非藉以要名利。此其所以爲至也。讀祭妹文。覺其情文兼至。讀五柳先生傳。可以想見其爲人焉。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酌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寢疎。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看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髻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則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倣。我聞爲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易恃。縈縈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於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嗚呼哀哉。

祭妹文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

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五柳先生傳

兩晉之工文章者。大略已如上述。其他史冊所記。馳文譽於當世者。則若夏侯湛。孝若。世說文章篇稱其文章巧思。名亞潘岳。曹摅。顏遠。太平御覽稱其文多雄才。木華。玄虛。傅亮。續文章志稱其爲海賦。文甚雋麗。歐陽建。堅石。太平御覽稱其文詞美贍。構理精微。其他如羊祜。荀勗。裴秀。江統。嵇紹。郭象。裴頠。庾敳。王導。陶侃。郗鑒。蔡謨。溫嶠。庾冰。庾翼。殷浩。范寧。李充。王獻之。殷仲堪。之倫。皆有詩文集傳於世。至論晉之文格。所以異於漢魏者。用字簡易。一也。析句彌密。二也。偶語益增。三也。至於論理之文。出語必雋。恆在自然。辭賦之文。雖逞麗詞。亦尙徵實。碑銘之文。楷模漢人。氣清詞暢。哀誄弔祭之文。情詞悲苦。體舊趣新。書牋之文。陳情直切。質文並茂。此皆晉人所獨擅者也。若論兩晉文學之變遷。則彥和文心雕龍時序篇中。言之最爲詳盡。其言曰。「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沈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策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贅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

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夏侯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應傅傅成成三張之徒。孫綽孫摯摯成成公公

綏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爲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元皇中興。披文建

學。劉劉刁刁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策。

振采於辭賦。庾庾亮以筆才逾親。溫溫嶠以文思益厚。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

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玄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

袁袁殷殷仲仲之曹。孫孫盛盛干干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元。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

以世極連邇。而辭意夷泰。詩必杜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

七 南北朝文

魏晉以前。文學未嘗別立一館。故儒生學士。莫不工文。其以文學特立一館者。自劉宋始。考之史

籍。則宋文帝時於儒學玄學史學三館外。別立文學館。宋書使司徒參軍謝元掌之。南史明帝立總

明觀分儒道文史陰陽爲五部。宋本紀此均文學別於衆學之徵也。故南史各傳恆以文史文義並稱。而

文章志諸書亦以當時爲最盛。

文章志始於學虞嗣則傅亮著續文章志宋明帝撰江左文章志沈約作宋世文章志均見隋書經籍志

惟宋齊梁承東晉

之後其文章愈崇尚詞采。重形輕質。陳代作者稍衰落。則金陵之王氣。至此而黯然將銷也。夷考宋代

文學之盛。實由於在上者之提倡。南史臨川王義慶傳。謂文帝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宋書孝武紀。謂

帝少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齊書王儉傳。亦謂宋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故文心雕龍時

序篇曰。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

林。霞蔚而飈起。

王僧達袁淑

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

何遜范雲

張邵沈約之徒。亦不可勝數

也。蓋劉宋建國之始。顏謝文章。蜚聲江左。其他作者。史傳則有范曄。表策則有傅亮。論議則有袁淑。

辭賦則有鮑照謝莊。至若謝惠連。何承天。王僧達。周朗。顧愿之儔。皆能爲文章。而何遜。范雲。沈約諸人。

則仕歷齊梁。當列之於齊梁間也。宋書謝靈運傳。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

之。深密則不如也。其時議者。以靈運延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靈

運嘗爲祕書監。受命撰晉書。僅粗立條流。竟不成就。蓋不長於史筆也。嘗作山居賦。自注以言其事。蓋

性好游覽。與族弟惠連及何長瑜荀雍羊璿之。爲山澤之游。以文章賞會。而荀羊等才不及也。靈運嘗進勸伐河北表。文辭壯麗。又詣闕上表。自乞退休。蓋自負才能。未參權要。心快快不平也。惟靈運乃詩勝於文。而延之則文妙於詩。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竣爲世祖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尙不顧老父。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及世祖登祚。竣遂貴顯。權傾一朝。延之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之曰。善爲之。毋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暮年嘗著庭誥文。以垂訓。庭誥者。謂施於閭庭之內也。其文洋洋數千言。於立身處世修己齊家之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至其所作陶徵士誄。陽給事誄元皇后哀策文。皆哀音雅致。靈運不能爲也。抑顏謝之文。以詞章見長。其以史筆見稱者。則惟范泰之子曄。泰好爲文章。曄得父傳。博涉經史。尤善文辭。曄字蔚宗。嘗刪衆家後漢書。而爲一家之作。自范書行。而諸家之書皆廢。曄在獄中與諸甥姪書。自謂序論不減過秦。非但不愧班氏。贊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然觀其所作。於當時文士。纖綺之習。往往振刷不盡。其風骨

質不逮子長。孟堅承祚三家也。傅亮字季友，北地雲州人。自以文義一時莫及。武帝受命，表策文誥，皆出亮手。亮嘗有感於世路屯險，作演慎論，然卒以罪誅。袁淑字陽源，陽夏人。文采適逸，縱橫有才辯。元嘉之末，爲御史中丞。時索虜南侵，至瓜步。太祖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因作禦虜議，壯麗切直，帝覽而嘉焉。鮑照以能詩與顏延之齊名。而文亦甚適麗。史通人物篇，謂照文學宗府，馳名海內。方之漢代，褒朔之流。元嘉中照爲河清頌，敘述甚工。舞鶴賦亦體物而瀏亮，較顏延之之赭白馬賦，尤爲整鍊也。而蕪城賦與登大雷岸與妹書，尤傳誦人口。蕪城賦撫今追昔，簡鍊入妙，淒涼無限，與妹書寫一路游記，寓景於情，而分類點明，以醒眉目。筆法變化，意境雄闊，詭麗輻輳，滂沛寸心，散鬱陶，托風采，辭氣紛紜，庶幾書牘之佳者。照又有飛白書勢銘一篇，可與蔡邕之篆勢隸勢並稱。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七歲能屬文，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世。嘗作皇太子妃哀策文，奏之，帝流涕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爲之貴。蕭子顯謂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而月賦一篇，卽景生情，輕情流麗，堪與惠連雪賦相匹。蓋能脫盡濃重之氣，而自有秀色可餐者也。惠連又有祭古冢文一首，亦感慨而悽復，靈運每讀惠連文，歎爲張華重生，不能易也。何承天，東海剡人，著有禮論及衡陽集。嘗作達性論及答宗居士書。

辯難析微。迎刃而解。王僧達少好學。能文章。顏延之之喪也。僧達爲文以祭之。詞鍊而思哀。周朗字義利。汝南人性至孝。丁母憂。每哭必慟。而不依居喪常節。爲有司所奏。殺之。朗有報羊希書及上皇帝書。洋洋數千言。敷陳時政。頗切利病。顧願。顧顛之弟子也。好學有才。所作定命論。世稱博達。宋之文人。略備於是。其他如王微釋慧琳。亦所謂能文者也。而裴松之注三國志。增廣異聞。世稱博洽。臨川王劉義慶集後漢至東晉軼事。爲世說新書。後人易稱新語。其書文約趣永。梁劉孝標爲之作注。並行於世。足補正史之不及焉。茲錄鮑照之飛白書勢銘如下。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霑此瑤波。染彼松烟。超工八法。盡奇六文。鳥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絕鋒劍摧。驚勢箭飛。差池燕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縈髮垂。平理端密。盈尺錦兩。片字金鑰。故仙芝煩弱。既匪足雙。蟲虎瑣碎。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齊之文章。承宋之流風。而更鑽研聲律。齊書文學傳論。「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釋。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未爲准的。而疎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

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輯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視事理。頓失精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魄。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其論當時之文風。甚切而中。齊之文人。以竟陵王蕭子良爲之領袖。而王僧虔張融孔稚珪顧歡陸厥之倫。莫不能文。至集其大成者。則有王儉。兼工詩文者。有王融謝朓。蕭子良字雲英。武帝次子。開西邸。招文學。一時作者盡集其門。撰錄甚多。內外文筆凡數十卷。子良有密啓武帝文。上讜言表。以建言國政。王融欲謀立子良爲帝。因下獄死。融字元長。瑯琊人。王僧達之孫也。博涉有文才。武帝使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時稱之。才思捷速。有所造。援筆立就。所作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明潤深思。詞不掩意。對偶密聲韻。諧轉筆圓。結構緊。南朝駢文中之佳作也。求自試啓。亦簡勁典麗。蘊藉可諷。宮商聲病之說。首發於融。而成於謝朓沈約耳。朓雖以詩名世。而文亦警適。所作齊敬皇后哀策文。當世無有及者。而辭隨王子隆牋一文。亦清麗可誦。王儉字仲寶。瑯琊人。好學不倦。甚閑辭翰。當時詔策。皆出於儉。所作皇太子妃哀策文。辭致哀豔。著有王文憲集行於世。王僧虔與謝莊袁

淑相善。淑歎其文情鴻麗。善隸書。齊太祖亦嗜書。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矣。僧虔嘗作誠子書。詞意嚴重。略謂「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耳。……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張融字思光。吳人。有才而落拓。嘗至交州。作海賦。文辭詭激。自謂異於木玄虛之作。又戒其子曰。吾文體屢變。變而屢奇。與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其所作問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多人所驚。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其自負亦甚高矣。孔稚珪字德璋。山陰人。少涉學。有美譽。好文酒山水。不樂世事。其所作北山移文。用以譏周彥倫者。傳誦至今。又作止戰表。言與匈奴宜和不宜攻。其文辭甚壯麗精拔。顧歡字景悅。六七歲作黃雀賦。甚有名。又善於著論。作正名論。夷夏論。言釋道不能同流。袁粲駁斥其說。歡更駁難粲說。其辭甚辯。梁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陸厥字韓卿。吳人。善文章。沈約之倡四聲也。厥頗持異說。其與沈約論四聲一文。略謂「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

所急。美惡猶且尙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約答書略謂「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能頓相乖反。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往復詰難。頗有互相發明者焉。茲錄謝朓辭隨王子隆牋一文。其清詞麗句。庶幾六朝駢偶之佳者。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卽日被尙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驚鷲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西東。或以歎咽。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葢。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襃采一介。抽揚小善。故舍來場圃。奉筆兔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連。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寞舊華。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枉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

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梁代文風之盛。亦由於在上者之提倡。南史文學傳序曰。「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甚。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梁書文學傳序曰。「高祖旁求儒雅。文學之盛。煥乎俱集。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妙絕當時。若彭城劉溉。吳興邱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皆後來之秀也。」蓋梁武帝崇尚文學。嗣則昭明太子簡文帝元帝。並以文章爲天下倡。南史梁紀所謂文物之盛。獨美於茲也。其時文人由齊而入梁者。則有沈約江淹范雲任昉邱遲陸倕王僧孺吳均何遜之倫。嗣則有劉孝綽劉峻劉勰鍾嶸王筠裴子野之流。蓋指不勝屈焉。其文風之盛。超宋齊兩朝而上之。良以武帝藝能博學。恭儉莊敬。爲古昔人君所罕有。而文章之富。超邁古今。爰初在田。洎登大位。所作箴頌牋奏詔銘贊誄凡百二十卷。其遣放後宮詔。雖無西漢詔制之樸茂。亦屬藹然仁者之言。恭儉之度。於此可見。其長子統。字德施。生而聰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不幸早卒。年三十一。謚曰昭明太子。嘗輯文選三十卷。世謂之昭明文選。考選文分體。始於摯虞文章流別。李充之翰林論。劉義慶之集林。沈約丘遲之集鈔。皆放乎此。然書皆不傳。

莫由考識。昭明文選。上承其流。其選目凡分賦、詩、騷、七、詔、册、令、教、文、表、上書、啓、彈事、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三十七門。賦中又分京都、郊祀、耕藉、畋獵、紀行、遊覽、宮殿、江海、物色、鳥獸、志、哀傷、論文、音樂、情、諸類。詩中又分補亡、述德、勸勵、獻詩、公讌、祖餞、詠史、百一、遊仙、招隱、反招隱、遊覽、詠懷、哀傷、贈答、行旅、軍戎、郊廟、樂府、挽歌、雜歌、詩、雜擬、諸類。謂之文選者。標文辭之封域。屏經史子而不錄。但錄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出乎翰藻。後人或議其分類太繁。剪裁之間。未能盡善。然而詳別體例。開總集之始。使後之學文者。恆奉此書爲圭臬。則不可謂之無裨於文學也。簡文帝名綱。幼而敏睿。識悟過人。六歲便屬文。武帝驚其早就。弗之信也。乃於御前面試。辭彩甚美。帝歎曰。此子吾家之東阿。既長。器宇弘寬。未嘗見喜慍。讀書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經目必記。篇章辭賦。操筆立成。博綜儒書。善言玄理。所作詩頗傷於輕豔。文則風骨翹秀。如與蕭臨川書與劉孝綽書是也。其與湘東王論文書。謂「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張率之賦。周升逸張率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評述當世作者。不讓子桓之論文。子建之與楊德祖書。而其昆弟間

友于之愛。又非若曹氏有鬩牆之爭也。湘東王名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簡文帝崩。王僧辯等奉表勸進。初不許。及購獲侯景。既報君父之讎。乃卽位於江陵。是爲元帝。帝性愛書籍。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爲常。略無休已。雖睡倦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恆致達曉。常眠熟大鼾。左右睡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帝必驚覺。更令追讀。加以檟楚。雖戎略殷湊。機務繁多。軍書行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游手。常曰。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爲得言。魏師至。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見剋。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絕。梁王簪遣尙書傅準監行刑。帝謂之曰。卿幸爲我宣行。準捲詩流涕不能禁。進土囊而殞之。帝著書甚多。有文集五十卷。所作如采蓮賦。蕩婦思秋賦。藻飾腴鍊。婉麗多情。爲妾弘夜姝。謝東宮賚合心花鈿。啓云。「未得投壺。先應含笑。不因鸞鳳。自能歌舞。夜姝昔往。陽臺難逢。四照曾遊。澧浦慣識。九衢未有。仍代爵斂。還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玉。修靡夫人。本分章華之裏。山中孺子。獨荷春宮之恩。有志當熊。無期投閣。」着語不多。而雋妙絕倫。於此可徵南朝駢儷之文之工也。蕭氏父子而外。諸臣之工文者。則有沈約。江淹。諸人。約旣倡四聲之說。以之爲詩。亦以之爲文。所作如麗人賦。修竹彈甘蕉文。皆對偶工整。音調叶諧。爲駢文之儁。約著有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

江淹少以文章顯。恨賦別賦。尤膾炙人口。朝廷章表。恆出淹手。詞稱典雅。惟所作自序傳一篇。則平鋪直叙。未見精思。凡所著述三百餘篇。自撰爲前後集。又作齊史十志。並行於世。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長於載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王儉每見其文。以爲當時無輩。王融見其文。恍然自失。當時王公表奏。無不請昉代作焉。昉起草卽成。不加點竄。沈約深所推挹。時稱任筆沈詩。昉以爲病。轉好作詩。欲以傾沈。然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恆多穿鑿。爲人談笑。昉亦可謂不善用其才也已。至其所作墓志行狀書啓奏彈諸文。下筆遒勁。約所不及也。又作文章緣起。取秦漢以來之文而析其源流焉。王僧孺謂昉文過於董生揚子。時稱任昉陸倕之筆。倕字佐公。吳人。武帝雅愛倕文。勅撰新漏刻銘石闕銘。倕嘗與張率同詣沈約。適任昉在焉。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率字士簡。亦能文。范雲與約名輩相埒。其文婉轉清便。而點綴映媚則不及。邱遲字希範。烏程人。文辭采麗。其與陳伯之書。曲折動情。有流風迴雪落花依草之致。至於三劉之文。則不僅以韶秀見稱。其理致亦甚深湛。三劉者。謂劉孝綽劉峻劉勰也。孝綽彭城人。繪之子也。繪與張融周顒同在齊竟陵王蕭子良邸。繪爲後進領袖。孝綽幼而敏悟。七歲能屬文。其舅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

文章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及長。辭藻爲後進所宗。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掛壁。莫不題之。孝綽弟孝儀。孝威。及羣從諸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妹適東海徐悱。敬業者。名令嫻。文尤清拔。悱死。屬文祭之。哀豔動人。劉峻字孝標。平原人。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旣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嘗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高祖招文學之士。高才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浮沈。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峻乃著辨命論以寄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並爲申析以答。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爲書追答之。又嘗爲自序。比馮敬通所注劉義慶世說新語。世稱詳博。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梁天監中。爲東宮通事舍人。深被昭明太子接愛。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今古文體。包羅羣籍。多所折衷。於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遺。第一篇曰原道。首揭文體之尊。以明其本。當時文風日競。雕華。而勰獨標自然以爲宗。昭明選文。不錄經史子。而勰則有宗經史傳諸子之篇。均不同於時人者。至其論文所標神思風骨隱秀情采鎔裁養氣聲律章句諸篇。則後世綴

文之士未有舍此而別求津逮者。書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同時有爲論詩之作者。則鍾嶸之詩品也。列古今五言詩自漢魏以來百有三人。論其優劣分上中下三品。其上卷自序。考示源流。尙論利病。要是精審之作。此外能文之士。若裴子野。王筠。皆爲世所稱。裴子野字幾原。松之之曾孫也。爲文典而速。不尙靡麗。制多法古。與時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翕然重之。所作雕蟲論。論宋以後文章之弊。雖未嘗直詆當世。意實深譏。永明以來文體也。王筠字元禮。年十四。爲芍藥賦。其辭甚美。沈約每見筠文。咨嗟吟詠。以爲不逮。昭明太子嘗執筠袖。撫劉孝綽肩而言曰。此所謂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至若王僧孺之文。跌麗而善使新事。謝朓之文。典雅簡淡。得其父希逸之膏腴。陶宏景之文。奇瑋而窮思。袁峻之文。弘麗而典雅。柳惲庾肩吾之文。雖秀逸之氣。不及其詩。而亦能盡摛詞之致。肩吾所作如團扇銘。亦稱逾麗。其他詩人之能文者。則推何遜。吳均。遜字仲言。承天之曾孫也。其詩之精美。已於上册言之矣。至其文之婉變極豔。情緒纏綿。若爲衡山侯與婦書。稱爲香奩絕作。吳均嘗著齊春秋。注後漢書。其文清拔有古氣。實勝於仲言。蓋能掃除浮豔。而以簡澹高素見長。可謂典而不靡。

秀而不縟者也。其與顧章書。自然雅澹。不假雕繪。幽潔而不艱澀。於梁朝中可謂翹然獨出者已。茲錄詩品自序采蓮賦及與顧章書如下。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夙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尙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迨義熙中。

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覽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尙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

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爲容。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淄澠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紘旣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爰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詩品上
卷序

紫莖兮文波。紅蓮兮芰荷。綠房兮翠蓋。素質兮黃螺。於時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迴。兼傳羽杯。櫂將移而澡挂。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歛裾。故以水濺蘭橈。蘆侵羅襪。菊澤未反。梧臺迴見。苕濕霑衫。菱長繞劍。泛柏舟而容

與歌采蓮於江渚。歌曰。碧玉小家女。來嫁汝南王。蓮花亂臉色。荷葉雜衣香。因持薦君子。願襲芙蓉裳。

采蓮賦

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谿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峯限日。幽岫含雲。深谿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啼。英英相雜。緜緜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

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

與顧章書

陳書文學傳云。後主雅尚文詞。傍求學藝。煥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上賦頌者。躬自省覽。其有辭工者。則神筆激賞。加其爵位。是以縉紳之徒。咸知自勵矣。蓋陳之文學。雖不及梁代之盛。然風流固未嘗歇絕也。其時文士首推徐陵。沈炯。次則顧野王。江總。傅縡。姚察。蔡景歷之倫。皆以能文著稱。後主與詹事江總書。念陸瑜之逝。詞甚哀切。直抒胸臆。全不雕琢。氣格清華。簡質有餘。魏文帝與吳質書。不能過也。徐陵字孝穆。摛之子。時有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陵八歲能屬文。既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辨。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之徒。接引無倦。其文頗

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陵所作玉臺新詠序。態治思柔。駢花儷葉。聲偶兼到。綺綰繡錯。幾於千里赤城霞矣。故得與庾信並稱也。沈炯吳興武康人。少有雋才。由梁入陳。初爲西魏所虜。炯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恆閉門卻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炯嘗爲陳霸先與王僧辯盟文。以討侯景。辭甚哀壯。又作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陳己思歸之意。尋果獲東歸。爲陳太傅。炯又有歸魂賦一篇。亦爲世傳誦。有文集二十卷行世。顧野王字希馮。吳人。九歲能屬文。嘗製日賦。朱異見而奇之。又著玉篇十卷。輿地志三十卷。通史要略一百卷。顧氏譜傳十卷。皆行於世。江總字總持。篤學有辭采。所作如爲陳六宮謝表自序。文皆妍雅。陳亡降隋。爲上開府。傅綽字宜事。靈州人。七歲誦詩賦十餘萬言。長好學工文。文甚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然沈思者亦無以加。所作明道論。質樸如釋典。與他作不類。姚察字伯審。吳興人。年十二能屬文。每有製作。多用新奇。人所未見。咸重富博。所著有漢書訓纂及文集二十卷行世。蔡景應字茂世。考城人。好學善尺牘。高祖鎮朱方。以書要之。景歷對使答書。筆不停輟。將討王僧辯。草檄立成。辭義感激。蓋景歷之文。不尙雕琢而長於敘事也。然自沈炯以至景歷之倫。其文章皆非徐陵之敵。陵輯玉

臺新詠。所錄梁以前詩。凡五言八卷。七言一卷。五言二韻一卷。雖皆綺麗之作。尙不失溫柔敦厚之旨。未可概以淫豔斥之。其自序曰。

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柶。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穎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閔詩敦禮。非直東隣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閔氏覽而遙妒。且如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游駢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粧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鬢。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胭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歷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情開朗。逸思彫華。

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詞。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旣而椒房宛轉。柘館陰岑。絳鸛晨嚴。銅蠶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憂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瞑寫。弄墨晨書。撰錄豔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螭屈之書。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雲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旣終。朱鳥窗前。新粧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緇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豈知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臺甲館。流詠止於洞簫。變彼諸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麗矣香奩。

北朝崛起於黃河流域。其文風自與南朝不同。所謂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蓋北人工言事之散文。而南人擅抒情之駢文者也。北史文苑傳曰。「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僞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陣。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然而北朝作者。亦未嘗後於江左。若北魏則有高允。溫子昇。崔浩。邢邵。魏收。後魏則有酈道元。北齊則有顏之推。北周則有蘇綽。王褒。庾信。皆能文之士也。而蘇綽改變文體。則爲南朝駢儷之反動。而啓唐宋古文之胚胎。其影響尤大也。高允字伯恭。渤海人。少孤。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後官著作郎。進天文志。上矯頽俗。疏頗切中時弊。又與司徒崔浩述成國紀。浩被誅。允亦應死。以東宮救得免。浩字伯淵。清河人。少好文學。精研義理。時人莫及也。溫子昇字鵬舉。溫嶠之後也。少好學。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淵賤客。在馬坊教諸女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遂稍知名。所作韓陵山寺碑。尤工。庾信讀而善之。南使北來。問於信曰。北方文字何如。信曰。惟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邢邵字子才。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既參

朝列。屢掌文誥。文章典麗。既贍且速。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溫子昇並稱。溫邢及子昇死。又與魏收稱大邢小魏焉。收字伯起。以文華顯。子昇既死。邢邵疎出。收獨步一時。益自得志。邵心不能平。嘗謂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剽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二人因互相詆詛。祖珽謂顏之推曰。「邢魏之臧否決。卽沈任之優劣定矣。」收又以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須會能作賦。乃是大才士。然收所作賦。亦不善也。自古文人褊狹嫉妒之習。莫收若矣。收奉勅撰後魏書。史筆卑下。世稱穢史。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以所作水經注知名。水經作於桑欽。郭璞曾爲之注。而道元之注尤善。文字流暢。明媚可愛。舖叙風物。有聲有色。顏之推字介。琅琊臨沂人也。博覽羣書。詞情典麗。嘗作觀我生賦。文致清遠。又作顏氏家訓二十篇。文極奧博。其文章篇推論古今作者。抉摘利病。尤稱精確。與之推並列北齊書文苑傳者。有祖鴻勳。李廣。樊遜。劉逖。荀士遜之流。鴻勳書辭婉麗。樊遜對議明切。鴻勳與陽休之書。樊遜刑罰寬猛。對釋道兩教。對禍福報應對求才審官對。皆稱典麗精審之作。北周創業。頗欲有革於浮華。於是蘇綽倡言古文。及王庾北來。以輕豔爲宗。當世復靡然效之。言古文者謂王庾爲今文。互相

非詆。周書柳蚪傳曰。時人論文體者。有古今之異。蚪以爲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爲文質論。蓋欲和二派之爭也。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少好學。博覽羣書。初仕於魏。宇文泰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命綽仿周書作大誥。宣示羣臣。并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泰子覺建國。綽參贊機密。所有文筆。務存質樸。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當世莫能常行。然綽與顏之推。皆有意於文章之復古運動者也。惟時會所趨。狂瀾難挽於一時。至唐韓愈氏出。而古文始得暢行無阻。溯其遠源。則綽與之推實啓其端兆也。綽之去華務樸。所以不得竟行者。蓋受王庾北來之影響。王褒字子淵。儉之曾孫。家世華臚。文學優贍。初仕於梁。周師攻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褒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自勉勵。盡忠勤之節。旣與周師戰而敗。乃降。周主深加優渥。褒遂仕於周。與庾信並爲周主所愛重。信初與徐陵同仕於梁。文亦以綺麗爲宗。世稱徐庾。及居北方。常有鄉關之思。遂變其體爲蒼涼悲壯之音。哀江南賦其尤著者也。唐杜子美稱庾信文章老更成。則信以北邊後之作爲最可稱也。又云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信所作諸賦。若小園賦。枯樹賦。皆抒情於景。所謂采不滯骨。雋而彌潔。蓋駢文。至於徐庾。五色相宣。八音迭奏。可爲六代之勍。解唐人之津梁矣。信所作小賦。如鴛鴦賦。春賦。對

燭賦蕩子賦。每以五七言相雜成文。其品致疏越。自然遠俗。初唐四傑。頗效此法焉。茲錄其蕩子賦。及顏之推文章篇。酈道元水經巫峽注如下。

蕩子辛苦逐征行。直守長城千里城。隴水恆冰合。關山惟月明。况復空牀起怨。倡婦生離。紗窗獨掩。羅帳長垂。新箏不弄。長笛羞吹。常年桂苑。昔日蘭閨。羅敷總髮。弄玉初笄。新歌子夜。舊舞前溪。別後關情無復情。奩前明鏡不須明。合歡無信寄。迴文織未成。游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橫階隨意思。前日漢使着章臺。聞道夫壻定應迴。手巾還欲燥。愁眉卽剩開。逆想行人至。迎前含笑來。蕩子賦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貴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

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羸疎。繁欽性無格檢。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廩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鬥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惟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文章篇

江水又東逕巫峽。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其間首尾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

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淪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激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

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巫峽注

南北朝之文學。可稱極盛。其文學之士。大抵出於世族。一門風雅。數見不鮮。如王筠與諸兒書。謂史傳所稱。未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且當時之人。既出自世族。故其文學之成。必於早歲。又均文思敏速。或援筆立成。或文不加點。此亦秦漢以來所未有。至當時文學之得失。有可得而言者。一則以文筆對舉。如梁元帝金樓子劉勰文心雕龍。皆以有韻爲文。無韻爲筆。其以明詩樂府詮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諧讌相次。是皆有韻之文也。以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相次。是皆無韻之筆也。當時作者。恆重文而輕筆。遂令文章之義。僅限於綺縠紛披。藻采華美。皆以能文爲本。不以立意爲宗。此風雖起於魏晉以來。至南北朝而益厲。若彥和著書。以文心爲名者。則以筆不該文。文可該筆也。一則文體之變遷。異於魏晉。如行狀之文。魏晉以前。皆爲散文。至南朝乃易爲駢偶。祭文在齊梁以前。均爲韻語。此正體也。至王僧辯祭禹廟文。任孝恭祭雜壇文。均偶而弗韻。北朝

則魏孝文祭恆岳文。並承其體。至於陳代。誌銘之作。詞多哀豔。無異誄文。而賦體則首尾絕俳。雜以四六。此則文體之變也。一則聲律之說發明於此時。如沈約謝朓王融周顒。爲文皆用宮商。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以此齊梁之文。轉拘於聲韻。清顧炎武音論。「謂江左之文。自梁天監以前。多以去入二聲同用。以後則絕不相通。」其說至確。蓋天監以後。四聲之別既嚴。所謂判低昂。審清濁者。非惟平仄之辨而已也。聲律之說既精。四六之體以成。四六之體既成。則文之屬對日工。篇幅益趨於恢廣。此亦必然之理也。一則用事。數典以富博。爲長。觀察南朝文學。不僅由質趨文。由單趨複。益且侈言用事。自宋顏延之喜用古事。彌見拘束。於時化之。文章殆同書抄。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任昉用事尤多。屬詩不得流便。故鍾嶸詩品云。「任昉博物。動輒用事。是以詩不得奇。」然都下之士慕之。無論詩文。皆以數典爲工。以用事爲貴。南史王湛傳。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梁武帝嘗集文士策經史事。而類書一體。亦以梁代爲盛。如南史劉峻傳。安成王秀使撰類苑。凡一百二十卷。武帝卽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

高之簡文帝則撰法寶聯璧。掇抄區分。以資作文之助。所謂緝事比類。非對不發。雖博物可嘉。而文受拘制。用是篇幅益恢。偶詞滋衆。棄實而尙虛。略意而宗辭。使綴文之士。不得自然便利也。一則文風由剛而趨柔。由壯美而變爲優美。觀西漢之文。多雄麗剛勁。東漢較有遜色。然樸茂之氣仍存。魏晉之文。雖多華靡。尙有清氣。至宋齊梁陳。則偏重詞華。靡曼纖冶。毫無風骨。雄偉之辭。古雅之作。適勁之氣。蓋僅見焉。此則受文筆之分聲律之倡之影響。爲文風之變革者也。是魏晉以前之文。猶之鼓角悲壯之音。宋代以後之文。譬之絲竹柔靡之調。此則壯美優美之不同也。凡此五者。南北朝文學之得失利病之大較也。至佛學之盛於南北朝。亦影響於文學。如謝靈運沈約劉勰徐陵庾信。以及齊梁元魏諸王。無不酷好釋典。以是思想之變遷。聲韻之興起。皆受佛學之影響焉。

八 隋文

隋書文苑傳序曰。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尙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隋文初

統萬機。每念斲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卽位。一變其風。與越公書。建東都詔。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君子不以人廢言也。」夫隋文代周平陳。南北統一。河洛經生。江左文士。翩然俱會。於是朝廷政令。士林風氣。上下舛馳。文帝性不喜詞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由是公卿大臣。莫不鑽仰墳集。棄絕華綺。治書侍御史趙郡李諤。乃承旨上書。請革文華。謂「魏之三祖。更尙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技。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惟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韵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詔以諤所奏。頒示四方。雖時俗詞藻。猶多靡麗。風雲月露。未能卽止。然言不由衷。浮蕩無實之情。抑亦爲之小戢焉。則諤與蘇綽開古文之先聲。其功不可沒也。煬帝雖文翰華美。較之齊梁。爲有風骨。其遺陳尙書江總檄。雅而能典。華而不浮。有建安之遺風焉。

至朝臣之能文者。則有薛道衡。盧思道。李德林。牛弘。習儒術以講學終其身。而能文者。則有王通。道衡工詩而文亦華贍。所撰老氏碑。沈博絕麗。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何閭邢邵。後思道復爲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思道與道衡初仕於北朝。或問北方文士於庾信。信曰。「薛道衡。盧思道。稍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北周時。盧昌期等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法。思道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援筆立成。神舉嘉而宥之。後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爲孤鴻賦。以寄其情。及入隋。官塗淪滯。乃著勞生論。指切當時。蓋仿客難解嘲。而文筆益爲華贍者也。與思道齊名者。道衡而外。有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先仕周。後入隋。初參高祖戎幕。軍書羽檄。一朝填委。一日之中。動逾數百。皆德林之事也。高祖受禪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表牋。鑿書。又皆德林之事也。德林嘗作霸朝雜集。勒成五卷。高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德林既有才名。

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爲古人焉。牛弘字里仁。安定人。好學博聞。在周專掌文翰。甚有美稱。人隋爲祕書監。嘗以典籍遺逸。上請開獻書表。謂「秦皇焚坑。爲書之一厄。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庭圖室。並從焚燼。爲書之二厄。獻帝移都。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一時燔蕩。爲書之三厄。石勒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爲書之四厄。梁元帝據有江陵。江表圖書。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元帝盡焚之於外城。爲書之五厄。年逾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文帝採納其言。下詔獻書一卷。寶練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因命弘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尋拜吏部尙書。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隋之選舉。於斯爲最。煬帝亦深重弘。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及幸江都。弘亦隨從。卒於江都郡。有文集十三卷行世。王通字仲淹。龍門人。家世以儒術顯。至通而益大。通少受書於東海李育。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中。西游長安。上太平十二策。文帝大重之。以見沮於公卿。遂歸河汾。隱居教授。唐初房杜諸賢。咸及其門。及卒。們人謚曰文中子。所著有中說禮論續書續詩元經讚易等書。中說所以擬論語。論文一節。不同俗說。然未能盡當也。茲節錄之。

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均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伍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房玄齡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

九 唐文

唐不僅以詩名。一代文亦肩三代秦漢之傳。祛齊梁陳隋之弊。衍宋元明清之緒。喬喬皇皇。前驅後援。亦不朽之盛業也。故清代編全唐詩得九百卷。而編全唐文乃得一千卷。宋姚鉉編唐文粹百卷。而爲之序曰。「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繇是沈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洎張燕公以輔相之才。專譔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羣聽。蘇許公繼以宏麗。不變習俗。而

後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作。常楊以三盤之體演絲綸。郁郁之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邃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陵轡轡。首唱古文。遏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然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揚孟。斯得之矣。至於賈常侍至。元容州結。獨孤常州及。呂衡州温。梁補闕肅。權文公德輿。劉賓客禹錫。白尚書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貞元元和之間。辭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姚氏之言。言唐文之盛是矣。然猶未及唐文之變也。宋祁唐書文藝傳序以爲唐代文章凡三變。王楊爲第一變。燕許爲第二變。韓柳爲第三變。羣書備考更爲之申說曰。「唐之文章。無慮三變。王楊始霸。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雖綺麗盈前。而殊乏風骨。燕許繼興。波瀾頓暢。而駢儷猶存。韓愈始以古文爲學者倡。起八代之衰。柳宗元翼之。豪健雄肆。相與主盟當世。下至孫樵杜牧。峻峯急流。景出象外。而窳裂邊幅。李翱劉禹錫刮垢見奇。清勁可愛。而體乏雄渾。皇甫湜白居易閑澹簡質。每見回宮轉角之音。隨時間作。類之韶夏。皆淫哇而不可聽者也。」竊謂論唐代文章。自當泰斗昌黎。瓊琚子厚。然其他文人。亦未嘗無發揚蹈厲。足以獨樹一幟者。茲以韓柳爲唐文之中心。而分列其前後作者焉。曰韓柳以前。曰

韓柳曰韓柳以後

韓柳以前。唐興。文章沿陳隋之遺風。襲徐庾之舊體。太宗本好文藝。初建秦邸。卽開文學館。登極之後。更開弘文館。召致文學之士十八人。號曰十八學士。其中有長於經術者。有長於政治者。有長於文學者。惟太宗頗崇輕豔。綸誥之文。咸尙駢儷。其時鳳池專出納之。司翰苑掌文章之柄。率以華縟典贍爲高。如十八學士中之虞世南許敬宗。並工儷詞。新撰諸史。其論贊皆用偶語。四傑繼起。特開駢體之規模。雖胎息不逮於古。而能自爲波瀾。蓋已逾江南之風。漸成河朔之制。以精切豪厲相尙矣。故楊炯王勃集序曰。一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爲彫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吸盡。剛健不聞。……君於是鼓舞其心。發洩其用。八紘馳騁於思緒。萬代出沒於毫端。契將往而必融。防未來而先制。動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無息肩之地。以茲偉鑿。取其雄伯。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彌堅。大則用之以時。小則施之有序。徒縱橫以取勢。非鼓怒以爲資。長風一振。衆萌自偃。遂使繁綜淺術。無藩籬之固。紛繪小才。失金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反諸宏

博。君之力也。」讀此知四傑之駢文。已略異於齊梁。不過綺麗之詞。在所不免。絳句繪章。猶尙雕琢也。如王勃之秋日餞別序。滕王閣序。益州夫子廟碑。楊炯之唐右將軍魏哲神道碑。盧照鄰之南陽公主集序。駱賓王之對策文。討武氏檄。上瑒州韋明府啓。揚州看競渡序。皆出以駢偶。同時惟張說蘇頌。崇雅黜麗。以宏茂廣波瀾。以雄渾易纖巧。胎息兩漢。氣勢深厚。唐駢文之盛軌也。張說字道濟。洛陽人。武后策賢良方正。說所對第一。擢鳳閣舍人。開元初。進中書令。封燕國公。爲文精壯。長於碑誌。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所作如大唐封禪頌。開元正歷握乾符頌。唐和麗妃神道碑銘。姚文貞公神道碑銘。皆朗暢精拔。而虬髯客傳。文筆尤磊落雄偉。蘇頌字廷碩。幼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歷修文館學士。中書舍人。玄宗愛其文。命知政事。封許國公。與李乂對掌書命。嘗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頌及乂。何愧前人。」頌與說稱望略等。故時稱燕許大手筆。頌文如大唐封東嶽朝覲頌。雙白鷹贊。典雅誠不讓說。皇甫湜稱「燕公之文。如梗木楠枝。締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燮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許公之文。如應鐘鼗鼓。笙簧鐘磬。崇牙樹羽。考以宮縣。可以奉明神。享宗廟。」蓋稱其氣

象宏闊。音節高壯也。然則燕許之文。誠非四傑所能及矣。四傑典而靡。燕許雅而壯。四傑猶近陳隋之俳優。燕許則追漢魏之風骨。蓋駢文能去華縟而入於精絜之一途者。燕許也。其與燕許並稱者。有張九齡。玄宗嘗謂侍臣曰。「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言雖溢美。而曲江之文。正自典厚渾茂。可與燕許鼎立焉。同時有李善李邕者。善淹貫古今。而不能屬辭。人號爲書籠。爲文選注。敷衍淵洽。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傳其業。號曰文選學。邕早擅才名。能屬文。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至鉅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未有如邕者也。其在燕許之前。有力挽時俗之橫波。而一歸於雅正者。則爲陳子昂。故韓愈氏曰。「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曰。「張說工著述。張九齡善比興。兼備者子昂而已。」陳振孫曰。「子昂首起八代之衰。」宋祁曰。「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尙。子昂始變雅正。」蓋子昂不僅作詩與四傑沈宋異趣。作文亦意在變革時尙。惟所作如表序諸體。猶不免排儷之習。若論事書疏之類。始樸實而近古也。盧用藏序子昂文集曰。「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

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其諫諍之辭，則爲政之先也。昭夷之禍，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作也。徐君之議，則禮刑之中也。蓋以唐文復古之功，歸之子昂焉。蕭穎士於文章少許可，而獨好子昂及盧用藏富嘉謨之文。嘉謨，雍州武功人，與新安吳少微友善。時文士撰碑頌，皆宗徐庾，氣調卑劣，獨富吳屬文，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謂之富吳體。張說謂「富嘉謨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子昂與富吳用藏諸人，皆以文章見稱。同時有以文章論史法者，則劉知幾也。知幾字子玄，武后時爲鳳閣舍人，兼修國史。當時修史皆宰相監修，意尙不一。子玄因求罷史職，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徐堅見其書，歎曰：「爲史氏者當置此座右也。」子玄嘗自比於揚雄，謂「雄好彫蟲小技，老而悔，吾幼喜賦詩，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太玄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蓋子玄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乃爲減價，故自爲感慨也。嘗謂作史有才學識三難，闕一不可。子玄旣博於學，才識又卓絕。此史通之所以可稱歟。自子昂燕許諸人，雖欲力矯齊梁陳隋之弊，然猶未能盡絕駢儷之詞。至於蕭穎士、李華、賈至、獨孤及、梁肅、元結之倫，其文乃能洗絕鉛華，自然簡古，而後古文之規模。

始復此則實導韓柳之先路者也。蕭穎士字茂挺。蘭陵人。敏悟夙成。四歲能屬文。開元中對策第一。補祕書正字。居平以推引後進爲己任。嘗教授於濮陽。時號蕭夫子。旣而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怒其不下己。調廣陵參軍事。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胡人恃寵而驕。亂不久矣。東都其先陷乎。」卽托疾遊太室山。後客死汝南逆旅。穎士博通典籍。舉世無比。嘗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辭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向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乎五代根源。此外皆負絕無聞焉。近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以此而言。可以見穎士之述作矣。子存字伯誠。亦能文辭。亮直有父風。嘗爲常熟縣主簿。韓愈少時。受知於存。及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惟二女在。愈爲悲歎。因賦詩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對烟霞。」存嘗以父所爲文索李華序焉。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與穎士同年登進士第。祿山之亂。華

母在鄴。欲問行輦母以逃。爲祿山所得。僞署鳳閣舍人。祿山平。貶杭州司戶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母亡。遂屏居江南。華登進士時。嘗著含元殿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又所作元德秀碑銘。則顏真卿書。李陽冰篆額。後人爭撫寫之。謂之四絕碑。華文辭絳麗。少宏傑之氣。而穎士則健爽自肆。時謂華所不及。而華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權。已成汗爲故書。雜置梵書之度。他日與穎士讀之。稱工。因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華之文。陳王業則如無疆頌。議世道則如原卜論。質文論。主文而譎諫。則如言醫。華與穎士賈至皆爲文字交。而常袞楊炎亦相與並稱焉。時人以華不能及蕭而勝於賈至。常楊又非賈之敵也。賈至字幼幾。洛陽人。以天寶十年明經擢第。累官至起居舍人。知制誥。工詩。俊逸之氣。不減鮑照。其文章在穎士李華之亞。而好獎拔。尤稱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七歲受孝經。一覽成誦。父試之曰。「汝志於何句。」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是志所尙也。」自是徧覽五經。觀其大義。不爲章句學。十五歲喪父。勺飲不入口者累日。母長孫氏高行明識。訓導甚至。二十餘。以文章游梁宋間。一時通人如陳兼賈至高適輩。皆色授

心服。願結爲友。玄宗朝。拜華陰尉。同縣房琯。方有重名。請及相見。及因論三代之質。又問六經之指歸。王政之根源。琯大駭曰。非常之才也。由是聲名日起。其後擢拜常州刺史。本州都團練使。蒞官三年。刑罰罕用。及之文章。長於議論。非徒以詞采爲勝。最稱傑作者。仙掌函谷二銘。瑯琊溪述。馬退山茅亭記。風后八陣圖記。立言遣辭。有古風格。辯論。裁正。昭德。塞遠。濬波。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無枝葉。其爲文章。則韓愈之所師也。其弟子梁肅論輯所著曰。毗陵集。凡二十卷。而爲之序。梁肅字敬之。一字寬中。安定人。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後爲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爲文章。得獨孤及之傳。而好獎拔士類。尤稱知人。貞元八年。陸贄以宰相知貢舉。贄之文章。別闢一體。所作制書。皆周至入情。雖武夫悍卒。讀之無不流涕。蓋議論婉暢。理致生動。略無堆砌。襞積之痕。歐蘇之駢儷。大都取法於贄也。贄既知貢舉。選拔士類。皆赫然而聲。原其所以。蓋肅實佐之。肅舉八人。韓愈。歐陽詹。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肅有集二十卷。崔恭爲之序。孫光憲北夢瑣言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李觀。皇甫湜。數君子之文。凌轢孟荀。糠粃顏謝。其所宗仰者。惟梁補闕一人而已。乃諸人之龜鑑。而梁之聲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

流乎。是知俗塵喧喧者。宜鑑其濫吹也。武功蘇源明於文章尤稱肅與元結。韓愈送孟東野序亦稱蘇源明元結皆以其所能鳴。結在當時名出蕭李下。而其文則戛然獨造。雖與退之不見有淵源之跡。要亦蕭李獨孤之流。皇甫湜題其悟溪中興頌曰。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敍。約結有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結所作自釋一文。格局奇高。其辭曰。

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牒。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爲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玕洞。始稱猗玕子。後家灋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旣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磬叟。彼謂以磬者。爲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茶箬而盡畫船。茶箬鑿籠也舟中牀也獨磬齟而揮車。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磬乎。公守著作不帶茶箬乎。又浪漫於人間。得非磬齟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鉤加於當世。誰是磬者。吾欲從之。彼磬叟不慚帶乎茶箬。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磬叟不差磬齟於鄰里。吾又安能慚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爲稱。直荒

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爲。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待。乃爲語曰。能帶蒼筤。全獨而保生。能學整齋。保宗而全家。整也如此。漫乎非耶。

韓柳 貞元元和之前。雖有蕭李獨孤諸子。破駢儷而爲散體。洗塗澤而崇質素。然未嘗立古文之名。古文者。自韓愈氏出。從而名焉者也。清曾國藩曰。「湖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吳敏樹曰。「文體壞而後古文興。唐之韓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於古。始有此名。」而後之爲文者。莫不以韓柳爲大宗焉。抑知與韓柳同時者。若李觀歐陽詹樊宗師呂溫劉禹錫元稹白居易權德輿之流。亦皆能文。而韓氏弟子之能文者。則有李翱張籍李漢皇甫湜沈亞之。皆卓然可稱者也。茲先述韓柳之文。而以諸人附焉。韓愈字退之。南陽人。李翱爲愈作行狀。則曰昌黎人。愈亦常自稱昌黎。愈父名仲卿。以文章有名。生三子。長會。仲介。季卽愈也。愈生三歲。父卒。養於兄會舍。十歲。會卒。嫂鄭鞠之。愈七歲卽好學。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大歷貞元之間。文字多尙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貞元八年。登進

士第。時年二十五。後三試博學宏辭。皆不第。貞元十二年。以宣武軍節度董晉之辟。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時陸長源爲宣武軍行軍司馬。長源名德。遠出愈上。或譏年輩相懸。周愿諧之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屬相。何怪之有。」人傳爲笑。已而遷監察御史。爲幸臣所惡。貶連州陽山令。會順宗卽位。改元永貞。以大赦移江陵府法曹參軍。明年憲宗卽位。爲元和元年。召愈權知國子博士。其後屢黜屢進。凡四爲博士。愈以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等。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宣慰淮西。請愈爲行軍司馬。淮西之平。愈有力焉。元和十四年。以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又移袁州刺史。穆宗卽位。召拜國子祭酒。改兵部侍郎。王庭湊之亂。詔愈往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悔。有詔令止境觀事勢。無必於人。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安有受君命而留滯自顧。」遂疾驅入。面叱庭湊。曉諭甲士。庭湊因以改節。愈還。乃轉吏部侍郎。時長慶三年也。明年八月。以疾免。尋卒。年五十七。愈嘗以爲自魏晉以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作進學解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

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蓋以文章之原。出於五經。至揚馬而極麗。然揚馬之文。並爲散文駢文之宗。以其詞雖閃贍而氣足以副之也。魏晉以還。有其詞而無其氣。而文章始衰矣。故愈之於文。未嘗薄兩京之造詞而深悼齊梁以下之不能以氣運理以理運詞。其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繼道德之統。明列聖之心。獨濟狂瀾。詞彩燦爛。齊梁綺豔。毫髮都捐。有冠冕珮玉之氣。宮商金石之音。茹古涵今。無有端涯。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稱曰韓文。退之爲文之心得。於答李翊書中可得其一二。其略曰。「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夏夏乎其難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此書自言爲文用功之道。其漸進之序可見也。至後人之論韓文者。如

蘇明允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嶄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渾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而不敢迫視。若夫奇辭險句。時出而走於佶屈聱牙。至與揚雄同弊。亦其過也。」其他論韓文者。大率崇尚之詞多。譏切之詞少。至近人林紓之韓文研究法。籀討頗爲詳盡。而無錫錢師子泉之韓愈志。尤稱精審云。退之頗多文友。而與之並稱者。則惟柳宗元。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後徙於吳。宗元少聰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爲侔。精裁密製。粲若珠貝。貞元九年。與劉禹錫同登第。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與韓愈同官。獨善王叔文。章執誼。叔文欲大用之。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宗元爲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旣罹竄逐。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其壇危感鬱。一寓諸文。韋珩問文章於韓愈。愈稱宗元以相風勵。珩因封示。宗元答書曰。「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

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遺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尙不宜推避。而况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二人之互相推獎若此。然宗元意有不可於愈。輒未嘗阿好不言。愈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宗元與愈論史官書。辭甚峻厲。愈雖盛氣好攻辨。無以應也。元和十年。宗元爲柳州刺史。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也。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旣皆喜悅。大修孔子廟。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宗元爲師。其經承宗元口講指畫爲文詞者。皆有法度可觀。宗元之移爲柳州刺史也。劉禹錫當移播州。宗元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禹錫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將拜疏於朝。願以柳易播。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元和十四年。宗元以疾卒於柳州。年四十七。是歲韓愈貶爲潮州刺史。宗元疾革。以書抵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爲編次其集行於世。韓愈爲志其墓。且以書諭禹錫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宗元與韋中立論師道書。自述爲文之道云。「吾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

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因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大抵宗元少作。以辭爲工。沿六朝餘習。多用東漢字句。而風骨未起。貶謫後之文。則篇篇古雅。而山水諸記爲尤工。劉禹錫稱子厚文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灑然以清。近人林紓作柳文研究法。爲之申釋曰。「凡造語嚴重。往往神木而色朽。端而能曼。則風采流露矣。柳州畢命貶所。寄託之文。往往多苦語。而言外仍不掩其風流。才高而擇言精。味之轉於鬱伊之中。別饒雅趣。此殆夢得之所謂腴也。佶者壯健之貌。壯健而有生氣。柳州本色也。灑然以清。則山水諸記。窮桂海之殊相。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昌黎偶記山水。亦不能與之追逐。古人避短就長。昌黎於此固讓柳州出一頭地矣。」至以韓柳二人之文並論者。則廖道南曰。「高山大川。雄峙奔洶。

雖不見其零虧湮塞。而其秀挺迴紆。不可盡藏者。韓文也。巍巖絕湍。峭奇環曲。使人遐眺留睨。而其靈氛怪氣。固克籠罩者。柳文也。又平原曠野。大將指揮。天衝地衝。自有紀律者。其韓之變。而間道斜谷。翠颿掣電。不可方物者。其柳之變歟。羅大經曰。「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或又謂韓精論理。出自經中。柳工記事。出自史中。亦有一得之見。或又謂柳之游記。頗得力於水經注。又深於騷學。故用字極適警之致。至於贈序之文。則不逮昌黎遠甚。且亦不多作也。關於韓柳之文評。大略如此云。至與二人爲文友者。則有李觀。字元賓。華之從子也。年二十四。舉進士。貞元八年。與韓愈同登第。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而觀高等。名第四。愈第十三。明年試博學宏詞。觀中其科。而愈不在選。顏子不貳過論。其年所試文也。觀屬文不襲沿前人。言文貴天成。然其文雕琢艱深。或格格不能自達其意。殆不可以比韓愈也。故陸希聲序其集曰。「文以理爲本。而辭實在所尙。元賓尙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尙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其說最爲明允。與元賓同登第者。則有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操筆屬詞。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詹道

之甚易。卒以振發於閩越之間。既與韓愈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詹卒。愈爲之哀詞曰。「余與詹相知最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諱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最與愈交親。」初。詹嘗游太原。於樂籍中有所眷。及歸。乃與之盟曰。「至都當相迎耳。」卽灑泣而別。已至京。不卽迎。所眷者思之不已。經年得疾。且甚。乃危粧引髻。及而匣之。且題詩曰。「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髻樣。爲奴開取縷金箱。」絕筆而逝。旣而詹使至。其家人示之以匣。使者徑持歸京。具白其事。詹啓函覩髻。誦其詩。一慟而絕。孟簡賦詩哭之。并序其事。且曰。「鍾愛於男女。素心效死。夫亦不蔽也。」觀與詹旣前卒。其與韓愈雅善而文章爲所稱者。則有南陽樊宗師。字紹述。其文章以必己出爲貴。不襲蹈前人一字一句。故及其卒也。愈銘其墓曰。「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旣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然宗師之文。艱澀詭僻。恆至不可句讀。其絳守居園池記。僅七百餘字。而注家紛紜。推測鉤貫。罔識論定。故歐陽修作詩譏之曰。「嫉世狡巧習卑汗。以奇矯薄駭羣愚。」以此觀之。宗師之

文。其欲競爽於愈也難矣。以上諸人，皆與韓爲文友。至與柳爲至友而同遭貶謫者，則有呂溫、劉禹錫、溫字和叔。貞元十四年進士。後貶衡州刺史。溫之卒也，子厚作文祭之，詞甚激切沈痛。良以同遭謫宦，假此以一傾吐不平之氣耳。曹子桓所謂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溫初學文於梁肅，規模左氏，詞理精富。流輩推尙。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貞元九年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詞科。從事淮南幕府。入爲監察御史。與王叔文友善。叔文敗，貶爲朗州司馬。朗州接夜郎諸夷，蠻俗好巫，每祠歌竹枝鼓吹。禹錫倚其聲作竹枝詞十餘篇。詞多諷托幽怨。武陵谿洞間盡歌之。居十年，召還。將置之郎署。以作玄都觀看花詩涉譏忿，執政不悅。復出刺播州。裴度以母老爲言，改連州。久之徵入。度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刺蘇州。後遷太子賓客分司。禹錫之文，縱橫博辨。於韓柳外自爲軌轍。其祭韓侍郎文曰：「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則禹錫之於文章，深以持理自負也。柳子厚嘗謂其文雋而膏味無窮，炙而愈出。禹錫始與韓柳交，故退之赴金陵途中詩曰：「同宦盡才俊，偏善柳與劉。」後與白居易善，爲詩倡答。時稱劉白。白與元稹雖以詩名，而文章亦清切。元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顯。二人之文，乃與韓柳異趣。同時權德輿亦以

文章稱。而雅正贍縟。醞藉風流。又與韓柳不同。德輿字載之。未冠。卽以文章稱於諸儒間。德宗聞其材。召爲太常博士。改左補闕。兼制誥。進中書舍人。歷禮部侍郎。三知貢舉。元和初。歷兵部吏部侍郎。德輿年輩長於韓柳。貞元元和間。爲縉紳羽儀。其文以兩漢辨亡論最爲人所稱。至於韓門弟子之能文者。李翱。李漢。張籍。皇甫湜。沈亞之。其著焉者也。李翱字習之。隴西成紀人。娶韓愈從兄弇之女。從愈學爲文。博雅好古。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十五年授考功員外郎。並兼史職。顧翱自負才藝。以爲合知制誥。久未如志。悒悒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太和初。爲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以會昌中卒。諡曰文。與韓愈同。翱於文章大抵承退之之緒。言餘論。其寄從弟正辭書曰。「人號文章爲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故其文章溫厚和平。俯仰中度。具有根柢。蘇舜欽謂其辭不逮韓。而理過於柳也。所作高愍女碑。楊烈婦傳。自稱不在班固蔡邕下。李漢字南紀。愈之女壻也。少師愈爲文。長於古學。元和七年進士。累官吏部侍郎。剛訐亦類愈。自以與愈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而爲之序曰。「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

矣。」張籍字文昌。初工樂府。與王建齊名。後從愈游。乃傳律格之法。愈爲國子祭酒。以狀薦籍。除國子博士。顧籍性狷直。方始締交。遽責愈喜博筮及爲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揚雄以垂世者。乃兩遺愈書。侃侃直陳。詞無諱飾。愈亦踴其說也。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元和元年。擢進士第。仕至工部侍郎。恃才傲物。裴度留守東都。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舍近湜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且湜之文。方白之作。自謂瑤琴寶瑟。而比之桑間濮上之音也。何門不可以曳長裾。湜從此逝矣。」辭致抗激。座旁觀客。靡不股慄。度婉辭謝曰。「初不敢以仰煩者。慮爲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非敢望也。」湜頰怒稍解。則請斗釀而歸。至家獨飲其半。寢酣數刻。嘔噦而興。乘醉援毫。濡揮立就。又明日。潔本以進。文思古騫。字復怪僻。度尋繹久之。目瞪舌澀。不能分其句讀。旣乃歎曰。「木元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因以寶車名馬。繒彩器。餼約千餘緡。置車。命小將就第酬之。湜省札大怒。擲書於地。叱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吾之文。非常流之文也。自吾爲顧况集序。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爾。其辭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小校旣恐且怒。躍馬而

歸。度門下之僚屬。咸扼腕切齒。思齧其肉。度聞之笑曰。「真命世不羈之才也。」立遣依數酬之。數其字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計送絹九千七百六十有二。自留守府至湜所。輦負相屬。洛人聚觀。而湜受之無忤。其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爲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臧獲及里中小兒輩。箕斂蜂巢。購以善價。俄頃山聚於庭。則命碎爛於礮機杵臼。絞取其液。以酬所痛。又嘗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小誤。詬罵且躍。呼杖不及。則擒嚙其臂。血流及肘而止。顧盛名舊學。爲後生所式。次之韓愈。其爲文章。與李翱同出韓愈。翱得愈之醇雅。而湜得愈之奇崛。翱文章貴乎正。而湜議論務爲奇怪。翱文章求潔淨。而湜議論不廢華藻。嘗答翱書。大略謂「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衆則奇矣。」又作諭業一文。評論當世作者。所稱燕許之文已見前。其他自李邕而下。各有指論。如謂「李北海李邕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羆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賈至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以道義。李員外李華之文。則如金鑿玉輦。雕龍綵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體骨不飢。獨孤尙書獨孤之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倒谿壑。然而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崖州楊炎之文。如長橋新構。

鐵騎夜渡。雄震威厲。動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權文公權德輿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

宏敞。廊廡廡廡。戶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竦觀。韓吏部韓愈之文。如長江大注。千里一

道。衝颿激浪。汙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李襄陽李翱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

足驚聽。然而才力皆鮮。瞥然高遠。故友沈諮議之文。則隼擊鷹揚。滅沒空碧。崇蘭繁榮。曜英揚蕤。

雖迅舉秀擢。而能沛艾絕景。一所云沈諮議者。則沈亞之也。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初至長安。與李

賀結交。元和七年。舉不第。長慶中。補櫟陽令。後屢遭貶謫。終郢州掾。亞之以文章自負高世。頗憑

陵晚達。嘗游韓愈門。與皇甫湜以文往來。其文則務爲險崛。所作秦夢記異夢錄。大抵皆托之寓

言。馮燕傳。文格甚高。簡峭精拔。而字妥句適。不同皇甫湜之故爲怪奇焉。蓋湜之於愈。摹其跡。而

亞之則肖其神也。亞之詩格。穠麗不類其文。實開溫李一派之先聲焉。茲錄其馮燕傳。

馮燕者。魏豪人。祖父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俠。專爲擊球鬥雞戲。魏市有爭財鬥者。燕聞之往。

搏殺不平。遂沉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球相得。時相國賈公旽在滑。能燕

才。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通之。其夫滑將

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會嬰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畏冷。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旦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鄰以爲眞嬰殺。留縛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迺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卽其他殺而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與小吏持扑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面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且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亞之曰。余尙太史言。而又好敍義事。其竇黨耳目之所聞見者。爲余道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辜。眞古豪矣。

韓柳以後。貞元元和而後。文章之士。雖有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者。然如李德裕令狐楚段成式李商隱杜牧皮日休羅隱陸龜蒙之流。要未必盡取徑於韓柳。惟孫樵得爲文之訣於來

無擇。無擇得之於皇甫湜。則樵乃愈之三傳弟子也。樵字可之。幼而工文。其論文一主於奇。承皇甫湜之緒論。儲思必深。摛辭必高。喜道人之所不道。以視皇甫湜益爲努力於奇怪者也。其時有劉蛻者。文亦戛然自異。風格頗同於樵。故世稱孫劉焉。樵所著凡碑碣書檄傳記銘誌得二百餘篇。自輯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成十卷。其文以書褒城驛壁龍多山錄潼關甲銘乞巧對諸篇爲最佳。蛻所作有梓州兜率寺文冢銘。文冢者。蛻積其文章聚而封之者也。其兀傲自喜之態。於此文可見。孫劉既習爲艱深。故不能傳愈之文統。而當世文士。遂各自有其格。不復範圍於韓柳之軌轍矣。如令狐楚李德裕各以其文著稱者也。令狐楚字愨士。宜州華原人。年長於韓愈。而後愈卒十二年。以擅長箋奏制誥鳴於時。爲文以意爲骨。以氣爲用。能脫盡裁事隸事之迹。有文集一百三十卷。李德裕字文饒。趙州人。宰相李吉甫子也。以蔭補校書郎。拜監察御史。穆宗朝。擢翰林學士。與牛僧孺李宗閔不協。互相傾軋。武宗時爲相。封衛國公。威名獨重於時。德裕少力學。善爲文。有會昌一品集二十卷。皆制誥詔册表疏之類也。其持論援古證今。袞袞可喜。晚年所作窮愁志。辭氣尤峻潔。韓愈之作平淮西碑也。持論不平。憲宗命段文昌更爲之。文昌故長於文。而其子

成式字柯古。既工詩。又能文。所作西陽雜俎。雖爲小說家言。而文筆甚簡古也。令狐楚既擅於章奏。乃以其體授之於李商隱。商隱初爲文頗奇古。不尙對偶。及從事楚幕。學楚之偶麗長短。而繁縟過之。下筆不能自休。惟善爲祭奠之辭。所作如奠相國令狐公文。言簡而意賅。氣壯而韻沈。祭小姪女寄寄文。尤爲纏綿悱惻也。與商隱並以詩名。而亦工文者。有杜牧。牧之詩於綺麗中有豪邁氣。文亦如之。感時憤世之作。每至椎胸而不能自己。若罪言是也。豪爽挺拔。而能馳騁其氣者。若燕將錄是也。至阿房宮賦。則於頑豔之中。寓哀感之思。宜其傳誦古今焉。抑唐之季世。詩既頽然不振。文亦成強弩之末。惟皮日休羅隱陸龜蒙猶足稱道。餘則自鄒以下矣。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性傲誕。隱居鹿門。自號間氣布衣。咸通八年。登進士第。上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其二請以韓愈配享太學。黃巢陷長安。僞署學士。使爲讖文。疑其讖已。遂及禍。有集二十八卷。所作孔子廟碑最爲傳誦者也。羅隱工於詩。亦能文。所作如辨害英雄之言說石烈士。皆簡約峻潔。不爲姝媚。慷慨宕逸之氣。頗似其詩也。陸龜蒙字魯望。蘇州人。與皮日休爲文友。舉進士不第。退隱松江甫里。多所論撰。自號天隨子。又號江湖散人。作江湖散人傳。文尙雅潔。然以視韓

柳。氣骨不逮遠矣。其辭曰。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爲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爲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局。爲瀦沔。爲潢。爲汚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菽。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爲塚。甃不可以爲孟。得非散能通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爲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十 兩宋之文

唐文起八代之衰。宋文亦起五代之衰。五代之際。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文學之士。大抵流連於聲歌樂伎。罕能以氣節自振。故詞體大備於此時。而文章則漸滅無餘矣。趙宋崛起。文運爲之一振。然開創之初。楊劉諸人。尙襲衰唐韻藻。猶四傑之不脫梁陳烟月承平粉飾習爲奢麗。已而穆修柳開欲矯。

時習而力有未逮。至禹偁尹洙蘇舜欽頗思復古而體或未宏迨吳蜀六士出而後波瀾始壯君實史筆醇正謹嚴公是公非亦稱敏贍大宋小宋並有俊才理學諸子亦能文章南渡而還伯紀達政足配謨誥晦庵東萊足爲冠冕止齋水心並有才氣同甫慷慨漁仲博雅迨夫庚申運盡而風雨翰音引亢益厲文山正氣皐羽哀思皆非尋常亡國之音也然則宋代之文非特不亞於唐且其思想更爲昌明博大矣良以唐之文章於其他學術關係較少而宋之文章務以理勝根據學術發爲文辭非空言立說者比又唐以詩賦取士宋以經義取士遂爲後世科舉之楷模而朝廷功令崇尚儷體欣以利祿社會士夫則運用散文一歸自然其間嬗變之迹可得而言北宋之初能文章者駢文則推徐鉉李昉次則有楊劉散文乃推柳穆次則有尹蘇徐鉉字鼎臣廣陵人本南唐詞臣入宋後亦直學士院其所作駢文恪守唐人矩矱雍容大度有燕許之遺風焉李昉字明遠饒陽人先仕於漢周歸宋三入翰林太宗朝拜平章事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皆其所修也楊劉之詩固模倣義山其文亦然楊億字大年性耿介尙名節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碁語笑喧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毫如飛文不加點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頃刻之際成數千言嘗因草制爲執政者多所塗竄楊

甚不平。因取稿本上塗抹處。以濃墨傅之。就加爲鞵。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鞵底。爾後舍人草制。被塗抹者。則相諛曰又遭鞵底。劉筠字子儀。學問閎博。文辭緻密。與億並工四六。應用之文。雖喜華綺塗澤。尙不失典型也。其於五代間鄙蕪之氣。蓋亦蕩滌盡淨矣。而石介則作怪說以詆之曰。「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怪矣。……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剗鏤聖人之言。破碎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其爲怪大矣。」自唐宋而還。人之攻擊異己者。每多言過其實。若介者其一也。唐代駢文。四傑博麗。燕許典則。宣公明暢。而義山樊南一集。則雍容華貴。楊劉取法於義山。得其體矣。特未嘗運散於駢耳。故楊劉之作。亦得風行於宋代之始。同時柳開穆修。則別闢蹊徑。以淳古爲宗。柳開字仲塗。大名人。開寶六年進士。少遇老儒趙生。授以韓文。好之。自名曰肩愈。字紹元。意欲續韓柳之緒也。旣乃更名開。自謂能開聖道之塗。故以仲塗爲字也。然開文艱澀。蓋明而未融。惟其爲古文。乃早於穆修。字伯長。生於太平興國四年。卒於明道元年。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咸平中舉進士。出仕不遇。讀書益勤。爲文章。益根柢於道。然恥以文干有位。以故困甚。母喪。徒跣自負櫬成葬。日誦孝經喪記。

未嘗觀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遺。則必爲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竟以黜廢窮苦終其身。而其所爲文。則深峭宏大。局度高於柳開。雖沿泝韓柳。而能自得者。尹師魯。蘇舜欽。曾從之學文焉。師魯名洙。河南人。天聖中進士。爲文古峭勁潔。然微傷質直。質而少文。直而鮮曲。此其文之所以未爲極致也。故歐陽修雖服其簡古。亦云於文得尹師魯。而意猶不足也。師魯兄名源。字子漸。亦能文。蘇舜卿字子美。少有大志。年少於歐陽修。而學古文在修之前。時人頗以聲偶相誇尙。子美獨悍然不顧。與其兄舜元同學古文焉。其時王禹偁之文。亦頗以簡淡古雅稱。而未得典則之正。頗多俗調。遜於尹蘇焉。惟其駢文不爲時俗聲調所縛。用意典切。如擬李靖平突厥露布云。「穿中餓虎。暫爲掉尾之求。鞞上飢鷹。終有背人之意。」蘄州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用典而無斧鑿之痕。稱工緻也。禹偁字元之。鉅野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嘗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以直道自任。累見貶斥。後徙蘄州卒。自柳穆尹蘇諸人。雖好爲古文辭。而或累於辭。或薄於氣。要未足稱一代之宗匠。迨歐陽修出。而後啓宋代文章之新運焉。是諸人之於永叔。亦猶蕭梁諸人之於退之。所謂筆路藍縷。以啓山林。譬之陳勝吳廣之於漢高焉。故陳振孫云。「本朝初爲古文者。柳開穆修。其後

有二尹二蘇兄弟。歐公本以詞賦擅名場屋。既得韓文。刻意爲之。雖皆在諸公後。而獨出其上。遂爲一代文宗。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教育之。家貧。以荻畫地學書。後得韓愈遺集。心好之。方以應試而未敢爲也。既舉進士。從尹師魯游。始專力韓文。迭相師友。又善梅堯臣。互爲歌詩唱和。時進士文章。務爲鉤章棘句。修知貢舉。痛抑之。風氣爲之一變。晚年自號六一居士。六一者。謂集古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鶴一隻也。修爲人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而觸發之不顧。放流斥逐。至於再三。而意志自若。爲文平淡溫潤。極紆徐委備之致。雖少年所作。無英氣。無霸氣。蓋宋初柳穆諸人之學韓文者。皆以詭奇艱澀爲得韓氏之妙。不知韓文佳處。正在其穩步從容安閒。自如決非如泛駕之馬之踢齧跳踉也。修獨知之。又從而善學之。故能老成圓熟溫溫。然有君子之容。且不僅工爲古文。其於駢文。一以古文氣格行之。駢與散本非二物。經傳之文。於凝重之處。不期而偶於疏宕之處。不期而奇奇偶。錯綜而後始成其爲文。故駢散不分者。古代文章之本旨也。洎乎後世。句欲求其整齊。詞欲求其美麗。單詞奇語。擯棄不用。此南北朝所以有文筆之分。而散駢始劃析爲二體也。兩者既經分立。亦各有其用焉。如唐以前之駢文。說理記事。則嫌其華而不實。拘而不暢。而

唐以後之散文。用之應對之際。亦嫌其樸而不文。故宋時說理論事之作。多用散文。而詔誥牋表等。則仍用駢文。至修獨以古文之氣勢運駢文之詞句。因之駢文之體一變。而有漸近自然之妙。持與唐以前之駢體相較。可謂駢文中之散文矣。故東坡等用駢文以作奏議。其能婉暢達意。不亞於唐之陸宣公也。至論修文之最明允者。莫如蘇王二氏。蘇軾之言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王安石曰。「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奇。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觀修之性行文章。道德氣節。無一可以非議者。至其所撰五代史。說者以爲亞於漢書史記。而新唐書則與宋祁等共修之。僅得分任本紀及志表。未足發揮其文筆也。宋祁字子京。兄庠字公序。雍丘人。庠本名郊。讒者以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仁宗命改焉。少時弟兄逢一異僧相之曰。「小宋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前名。」後十年。大宋又遇之。僧曰。「公已活數萬命乎。當爲大魁。」庠自計云。「此堂蟻穴爲大水所浸。編竹爲橋以渡之。必此也。」比唱名。小宋第一章獻太后。謂弟不可先兄。乃以郊爲第一。祁

第十。如相者言。郊皇祐元年拜相。祁累遷知制誥。除翰林學士承旨。郊居相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郊令所親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燕。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學內喫齋煮飯時否。」祁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喫齋煮飯是爲甚底。」蓋祁性好遊宴。恆以聲色自娛也。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其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又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祁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惟其修唐書也。往往以僻字更易舊文。歐陽修病之而不便言。乃書宵寐匪禎。札闔洪麻八字於門。祁不知其諶己。因問此二語出何書。當作何解。修言此卽公撰唐書法也。宵寐匪禎者。謂夜夢不祥。札闔洪麻者。謂書門大吉也。祁不覺大笑。每嘗自云。「余於爲文似遽瑗。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於道乎。」則其少年好尙奇險。晚亦自知其非矣。至二宋之駢體文。則以詞藻贍逸稱。而氣勢不逮永叔。與永叔同時而能爲古文者。尙有劉敞劉邠兄弟。敞字原父。號公是先生。學問淵博。爲文尤敏贍。永叔謂其文章未佳。獨博學可稱耳。嘗攜五代史

就訂焉。敞將死。戒其弟邠曰：「毋遽出吾文。百年後自有知我者。」其後呂東萊葉水心極口稱之。置之歐王之間。實則敞文摹擬春秋公穀大小戴記之迹太甚。蹊徑未化。惟詞尚雅健耳。敞子名安世。亦能文。邠字貢父。號公非先生。博學有俊才。與兄同登進士。性滑稽善謔。不及敞之醇厚也。以故人皆嫉之。而邠則以此自誇。臺官馬默嘗劾其輕薄。不當置在文館。貢父聞之。遽言曰：「豈是馬默。遽合驢鳴。」其口給類如此。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蘇子瞻數人。各引古人一聯以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噓。貢父但愴感而已。然貢父初與王安石相契。及安石執政。屹不肯附。又與司馬光同修資治通鑑。爲史家之鴻製焉。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學者稱涑水先生。其文氣體醇雅而不甚健。王安石則謂其文近西漢也。而范仲淹與光同以功業顯。亦能文。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三歲而孤。隨母改適長山朱氏。改姓朱。祥符中舉進士。始復本姓。其所作岳陽樓記。爲世習誦。朱子謂范文正公好處。歐不能及。未免譽過其實矣。自二劉二宋以及范馬諸人。雖皆能文。固不及歐公之精深也。明茅坤乃以曾王三蘇匹歐公。而更上配韓柳。稱爲唐宋八家焉。曾鞏字子固。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卒。呂公著嘗告神宗曰：「鞏之行義不如政事。」

政事不如文章。」而鞏自負。要自比劉向。藐視韓愈以下。早歲之文。慄驚奔放。雄渾瓌偉。馳騁上下。愈出而愈新。歐陽修見其文。奇之。修示吳孝宗詩曰。「我初見會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黃河。渺漫盈百川。疏決以導之。漸斂收橫瀾。」是鞏於文章。遇修而後斂而之約也。然比之崑崙傾黃河。亦可想見其少年文字之氣象崢嶸矣。晚年湛深經術。盛氣漸斂。爲文章瞻裕雅重。而光不外燦。尙所謂納絢爛於平淡者也。清姚鼐謂「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鞏之文。議論淳正。雍容大雅。或委曲感慨。語重心長。如先大夫集後序。墨池記是也。或質實厚重。而氣不迫晦。如筠州學記。宜黃縣學記是也。錢師子泉曰。「自韓愈之文。有安雅。有奇崛。李翱得其安雅。皇甫湜得其奇崛。學焉而各盡其性之所近。原遠而未益分。迄乎宋世。其衍李翱之安雅一派者。則有歐陽修之神逸。曾鞏蘇轍之醇謹。其衍皇甫湜之奇崛一派者。則有王安石之峻峭。若衡以清人陰柔陽剛之說。則安雅者近陰。柔奇崛者近陽。剛惟愈爲能兼之也。抑奇崛者易見精彩。安雅者難顯工力。安雅者如大將之指揮。奇崛者如驍將之潰突。故或以爲子固之文。典雅有餘。精彩不足。豈必爲知言哉。於是而王安石之文。乃以雄峻見稱矣。」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

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非如永叔之作文。必再三改削而後始定。蓋其天分實有不可及者在也。爲人則剛愎自用。恆喜違反人情。仁宗時。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賜宴。內侍各以金樸盛鉤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鉤餌。一粒則止之矣。食之盡不情也。」安石嘗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浙東還。適有之。贈以數兩。不受。人有勸之者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安石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又面鰲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頰面。安石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其拗折皆類此。至爲文章。則議論正大。筆力雄峻。識解高超。簡鍊精悍之氣。正如顏魯公書。可謂力透紙背者也。其說理之文。皆謹嚴周匝。苞蘊宏富。如生鐵鑄成。一字不可移易。而常以百餘字盡之。讀之祇覺其精湛。不覺其艱深。誌銘之文。或隨筆鋪敘。或提挈頓挫。或議論感慨。無兩篇機杼相同者。洵爲化工之筆也。安石嘗創經義。用經文命題。以試士子。後人兼以四子書中語命題。遂遽演而爲明清兩代之八股文。安石爲人。才識有餘。而德量未能純備。若濟以東山之雅量。曲江之風度。則亦一代之賢相也已。惜哉。爲呂惠卿輩所誤也。其弟安國。

字平甫。自幼爲文驚人。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尤嫉呂惠卿之諂事其兄。閒日安石因閱讀晏殊小詞而笑曰。「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爾。顧其事業豈止如是耶。」時呂惠卿亦在坐。遽曰。「爲政必先放鄭聲。况自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呂以爲議已。自此與平甫相失也。曾王而外。惟三蘇之文。與歐陽並稱。三蘇之中。筆力堅勁。以老泉爲最。老泉名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應試不第。歸而悉焚所爲文。閉戶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至京師。歐陽修方有大名。上所書權書衡論以下二十二篇。修大愛其文辭。以爲劉向賈誼不能過也。爲文得力於孟子戰國策。故謝枋得評其春秋論曰。「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謹嚴而華蕩者也。精熟孟子。方有此文章。」其文指事析理。引物託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惟好縱橫家言。以權譎自喜。而其言實不可用。此其病耳。至鍊句鍛字之功。非二子所能及也。長子軾。字子瞻。東坡。則居黃州時之別號也。生十年。父遊學四方。母程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比冠。博通經史。日屬文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旣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

祐二年試禮部。主司歐陽修得其文。驚喜以爲異人。曰：「吾當讓此人出一頭地。」欲以冠多士。已而疑曾子固所爲。乃置第二。仁宗得其兄弟對策。喜曰：「吾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累官翰林承旨。哲宗朝爲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嘗召對便殿。宣仁太后語之曰：「卿之官遽至此。原出先帝之意。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實無可用之機會耳。」子瞻聞之。不覺感極而泣。左右侍臣莫不零涕。因命坐賜茶。入夜撤金殿燭送歸。徽宗朝。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爲文。飄忽變化。類莊子俊逸。雅健似賈誼。圓轉周到。又與陸贄相若。既能見事理之真。尤妙在能以明顯之筆。達之。故其冰雪聰明處。實非明允所及。然其少年文字。頗喜縱橫馳驟。體格未見高超。晚年則心手相忘。獨立千載。故自謂少年文字極絢爛。晚乃歸於平淡。又謂「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世間樂事。無逾此者。」又謂「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後去。在平地滔滔汨汨。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則隨物賦形。蓋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當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如是而已矣。」其渾涵光芒。雄視百代。自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惟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當其直禁內時。讀書夜分。老兵皆倦臥。謫居黃州時。朱司農載上嘗謁之。待之良久始出。愧謝久。

候之意。且云「適了些日課。失於探知。」朱請曰。「先生所謂日課者何。」對曰。「鈔漢書。」朱曰。「以先生天才。開卷一覽。可終身不忘。何用手鈔耶。」東坡曰。「不然。某讀漢書。至此凡三經手鈔矣。初則一段事鈔三字爲題。次則兩字。今則一字。」朱離席請曰。「不知先生所鈔之書。肯幸教否。」東坡乃命老兵就書几上取一冊至。朱視之。皆不解其義。東坡云。「足下試舉題一字。」朱如其言。東坡應聲輒誦數百言。無一字差缺。凡數挑皆然。朱降歎良久曰。「先生真謫仙才也。」他日朱以語其子曰。「東坡尙讀書。中人之性。豈可不勤讀書哉。」事見陳鵠書齋雜聞亦可見其篤學不倦矣。所著有東坡全集一百五十卷傳世。弟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同登進士第。累官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徽宗時致仕。築室於許。號穎濱遺老。其文氣象不及乃父之雄奇。才思亦非兄之敵。然而委曲謹醇。夷猶淡蕩之致。則亦非父兄所能也。東坡謂「子由之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掩。」是可以論定子由之文矣。所著曰欒城集。以蘇氏先世實欒城人也。東坡兄弟既名高一代。天下之士。不乏依以揚聲者。於是有蘇門六君子之稱。六君子者。黃魯直。秦觀。晁補之。張來。陳師道。李廌也。魯直雖以詩名。而文學西漢。亦稱高古。惟才力褊局。不能以汪洋恣肆見長耳。秦觀亦能文。東坡謂「少游之文。如美玉無

瑕。又磨琢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而觀自言其文銖兩不差。但以華麗爲愧耳。蓋自歐蘇而後。駢文漸趨雅淡。惟少游設色最爲綺麗。帶有齊梁色彩焉。陳師道曾學文於曾子固。子固許其必以文著。而師道乃以詩見稱於世。然其文正自簡潔。極有法度。惟不多作耳。四庫提要稱師道文不在李翱孫樵下。晁補之字無咎。鉅野人。嘗作七述以敘杭州山川人物之盛麗。時子瞻亦欲有所賦。見其文。遂開筆。屈輩行與之交。蓋無咎時年僅十五耳。後舉進士。考官謂其文辭近世未有。遂以進御。神宗曰。「是深於經。可革浮薄。」無咎自謂喜左邱明檀弓屈原莊周司馬遷相如枚乘。及唐韓柳二氏。則其胎息於古人者亦深。蘇門中惟張來可與之抗衡。世稱晁張云。來字文潛。淮陰人。十二歲能文。弱冠第進士。其形容衍靖深。尤長騷賦。而李廌之文。才氣橫溢。足以馳驟於晁張之間。東坡稱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廌字方叔。華州人。雖富於才。實窘於命。東坡知貢舉。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數十字。且語黃魯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拆號。乃章持致平。而廌則見黜。初廌試罷。歸語人曰。「蘇公知舉。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後。」及後黜。廌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內翰。知舉不及第。他日尙奚望。」遂閉門睡。至夕不出。發壁視之。自縊死矣。廌果終身不第以死。陸游老學菴筆記至東坡之子邁。迨過三人。皆善作

文而過爲最。世稱曰小坡。有斜川集二十卷。蘇氏文章。至南宋建炎以來。學者翕然尙之。而蜀士尤盛。爲之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亦可見其爲天下宗仰矣。然東坡兄弟於當時。乃不與二程相協。因有洛黨蜀黨之爭。二程以理學著。理學家於學問。且以爲玩物喪志。而况文辭。然欲求知經傳之意。不能不通其文。欲求載道而用世。亦不能盡廢文辭。故理學家雖賤視文藝。究之所吐棄者。不過靡麗雕琢之文。而於古文則不特不能廢棄。轉以反對淫豔之文故。而益增其盛也。理學獨倡於宋。故亦稱宋學。在二程以前。則有胡瑗孫復石介。爲之先導。全謝山撰宋儒學案。以此三人居首。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世居安定。學者稱安定先生。孫復字明復。晉州陽平人。退居泰山。學者稱泰山先生。石介字守道。兗州章符人。居徂徠山下。學者稱徂徠先生。三人中胡瑗未嘗以文稱。而孫復則能文。四庫提要謂「明復之文。謹嚴峭潔。卓然儒者之言。與歐蘇曾王千變萬化。務極文章之能事者。又別爲一格。」石介既作怪說以排楊億。而極推柳開之文。王漁洋池北偶談。稱介「倔強勁質。有唐人風。較勝柳穆二家。而終未脫草昧之氣。」蓋介文亦在明而未融之候也。理學雖導源於三人。實至周程張邵而其學始精。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家廬山蓮花峯下。有溪合於湓江。因以道州故居濂溪之名。

名之。學者稱濂溪先生。嘗著通書。謂「文以載道。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其以道德爲本。文辭爲末。於此可見矣。邵雍字堯夫。范陽人。得易學於李子才。子才得之於穆修。修得之於种放。放得之於陳搏者也。至雍獨神悟妙契。能通天地消長與陰陽運化。著有皇極經世及擊壤集。擊壤集以白話代文言。實爲創格也。二程者。程顥程頤兄弟。顥字伯淳。洛陽人。初與弟受業於周敦頤。尋孔顏之所樂。表章大學中庸。更沈潛於六經。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學者稱明道先生。頤字正叔。學者稱伊川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天子以黜俗論宏正道爲心。身逾五十。不求仕進。安貧守節。篤學好古。無不讀之書。然程氏兄弟所作語錄。皆厚重少文。惟張載之東銘西銘。則質樸而能條暢。載字子厚。鳳翔郿縣橫渠鎮人。學者稱橫渠先生。其學以易與中庸爲宗。其文較周邵二程爲工。大抵理學家之文。別具一種明白淺顯之風。能以淺言達深理。其病在拘而不暢。樸而不華。若西銘之作。則發人所未發。且情文兼至者已。其辭曰。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寡鰥。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遠德曰悖。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成子女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南宋之始。文尙矯厲。猶有北宋之餘勁。爾後偏安東南。國家多難。雄健之氣。幾於斬絕。欲求宏雅俊爽如北宋之吳蜀六士者。實不可多得矣。然能文之士。亦復不少。初則有李綱胡銓鄭樵王安中王十朋。而理學家之工文者。則有朱熹呂祖謙陸九淵魏了翁真德秀。理學別派。則有永康永嘉諸子。其他若陸游楊萬里汪藻綦崇禮樓鑰孫覿周必大洪适洪遵洪邁李劉之倫。或能散文。或長辭賦。或工四六。而亡國之際。則有王應麟文天祥謝翱鄭思肖謝枋得王炎午諸人。其文章皆卓然出於流俗者。

也。故或謂宋之將亡。世界腥羶。而文學特馨逸。非唐季所能及也。茲略述南宋文章之士如下。李綱字伯紀。邵武人。徽宗政和二年進士。南渡後。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性行忠義。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綱文善於持論。論時政得失。洞中竅要。其時宗澤亦屢以文章陳時弊。顧澤文多雅麗。所上章表。皆用駢體。其俊健之氣不及綱也。胡銓字邦衡。號澹菴。其文嚴正而有駿傑之氣。如上高宗封事。忠肝義膽。可與日月爭光。金人募其書千金。其剛直之氣。千載下讀之。猶凜凜有生色也。臨終上遺表云。「相如草封禪以貢諛。竊所不敢。張巡爲厲鬼以殺賊。死亦不忘。」是亦足以覘其忠直之氣已。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居夾漈山。學者稱夾漈先生。銳於著述。而自負甚高。所作通志二百卷。世稱博雅。與杜佑通典馬端臨通考。並稱三通焉。王安中字履道。號初寮。中山陽曲人。爲人喜依附名流。而反覆炎涼。頗干清議。然文則工於駢儷。瓌奇高妙。於制誥尤擅長。政和間。爭言瑞應。羣臣輒表賀。徽宗覽其作。稱爲奇才。高宗朝。徙道州卒。王十朋字龜齡。號梅溪。樂清人。高宗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一。孝宗朝。累遷起居舍人。立朝剛正。文尙理致。不爲虛浮靡麗之詞。頗稱典雅。惟氣格稍卑。以是不及元祐歐蘇諸公耳。自北宋周程諸子。務養心性。以章句悅人耳目爲俳優。然有德者必有言。故南宋之言理學。

者。乃兼習文章焉。朱熹呂祖謙其著焉者也。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其自署或曰晦菴。或曰晦翁。或曰雲谷老人。或曰滄州病叟。嘗榜所居曰紫陽書堂。又築亭曰考亭。故學者亦以紫陽考亭稱之。卒諡曰文。熹嘗師劉子翬。子翬具經緯才。詩文皆無語錄習氣。故熹雖以理學名。而於文章功力亦甚深。說理之文。極爲精實。敘事論事之作。委婉曲折。意無不盡。蓋奄有子固之長。南宋一大宗也。其論文。以見道明理爲主。所言恆多精義。如謂「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眞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眞是奇偉。豈易及也。」又謂「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會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又謂「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會盡。東坡雖是宏闊爛翻。成大片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有法。但只管學他一滾做將去。」諸如此論。皆頗精當。所作通鑑綱目。義例精密。綱如經。目如傳。其條貫至善也。呂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金華人。學者稱東萊先生。孝宗隆興元年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官至直秘閣著作郎。國史院編修。治學以關洛爲主。而無門戶之見。浸淫經史。言必有

宗。與朱子同時諸儒。品學足以相匹者。惟祖謙與張栻耳。世稱乾淳三先生。祖謙長於史學。故其文多熟權利害。而有豪邁駿發之氣。朱熹病其不守約。其體格確不及朱之高。然如世所習誦之東萊博議者。乃其摹擬應制之文字耳。其他諸作亦不俗陋至是也。所編宋文鑑。成於淳熙四年。世稱精密。以淳熙八年卒。與朱子論學各不相下者。有陸九淵。字子靜。學者稱象山先生。祖謙見朱陸之學各殊。欲令會於一處。討論是非。遂於淳熙二年。爲鵝湖之會。九淵持論。欲先使人明發本心。而後取學問思辨之功夫。朱子則欲先使人博學審問。而後歸於約。陸以朱爲偏於道問學。近於支離。朱以陸爲偏於尊德性。近於虛無。各執一是。終不能強合也。而陸氏之文。乃不若朱之敷腴婉暢。樸實平直。與周程相上下。故理學派之文。以朱子爲最工也。至理學派之後起者。魏了翁真德秀。亦以能文稱。魏真同生於淳熙五年。魏字華父。號鶴山。邛州蒲江人。理宗朝累官資政殿學士。爲文根柢醇正。而紆徐爲妍。出以自然。真字景元。後改景希。浦城人。學者稱西山先生。其學以朱熹爲宗。承乾淳諸老之後。競推爲正學大宗。德秀嘗輯文獻正宗。別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詩賦。去取甚嚴。其自作文恣肆條暢。爾雅深厚。在了翁之上。然少雄傑峭勁之氣。不若理學別派永嘉永康諸子爲工也。永嘉以陳傅良葉適爲巨

璧，永康以陳亮爲首屈。兩派皆導源理學。然於理學外自闢蹊徑。不拘拘於心性之間。去空言而務實。利。故世稱之曰功利派。其學在博考古。今成敗得失。諳習掌故。以濟世變要。皆以用世爲主也。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學者稱止齋先生。傅良嘗受學於永嘉薛季宣。季宣之學。出於程子之門人袁溉。傅良又與張栻呂祖謙相友善。而季宣好言古代制度。如井田封建之類。傅良益綜貫歷史。自秦漢以下。治法利病。靡不研究。故其文多切實用。而密栗堅峭。無冗沓迂腐之氣。至其才氣之奔放。則不逮葉適。適謂「君舉之文。初學歐不成。後乃學張文潛。而文潛亦未易到。」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學者稱水心先生。與朱熹相友善。才雄學博。於世務利害。籌議尤熟。故其文章藻思英發。氣勢奔逸。嘗謂「爲文之道。譬如人家觴客。雖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惟自家羅列者。卽僅磁缶瓦杯。然都是自己物色。」其命意如此。故能脫化町畦。獨運杼軸。陳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學者稱龍川先生。嘗從呂祖謙游。又與朱子相善。然才氣雄毅。有志事功。持論乃與朱呂相左。祖謙死。亮作文祭之。朱熹見之。大不愜意。詆爲怪論。亮慷慨喜言兵。四庫提要曰。「觀亮集中所載。大抵議論之文爲多。其才辨縱橫。不可控勒。似天下無足當其意者。使其得志。未必不如趙括馬謖。狂躁憤轅。」亮文雖有不可一世之概。

然失之於粗。且不免矜夸之習也。惟其博辯凌厲。正與水心相同。中興遺傳之作。尤見悲歌跌宕之氣。至南宋詩人之能爲文章者。則有陸游楊萬里。游駢散文皆工。散文如東籬記烟艇記姚平仲小傳。皆爲人習誦。書啓之文。清新俊逸。駢文尤用事精切。結構綿密。足爲南宋之冠冕。萬里亦長辭賦。所作如浯溪賦海鱗賦。皆以散駢相錯而成。與秋聲賦前後赤壁賦體格相同。蓋宋賦每多不俳不律。不啻有韻之散文也。至其制誥表章所用之四六文。則多排比整齊。四六自唐令狐楚傳表章之法於李商隱。商隱乃有樊南四六之集。宋之作者。更別爲一體。故有宋四六之稱。又宋因唐制。有博學宏詞科。所試多爲四六。其在北宋之初。歐陽以古文之氣格行之。始以排募典雅。爭勝古人。蘇王諸公。皆師其法。而矩矱一變。司馬光以不能四六辭翰林學士。光文詞典雅。是非不能也。不爲也。宣和之際。多用長句爲對。故謝伋景思四六塵談曰。「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文檄。本以便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爲句。宣和多用全文長句爲對。前無此格。」紹興以來。所試四六。增至十二體。曰制、誥、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以舉博學宏詞科。朱熹謂「是科習諂誇大之辭。競駢儷雕刻之巧。」謝伋又謂「四六之工在於剪裁。若全句對全句。何以見工。」其說尤切。中南宋之弊。孫梅四六叢話曰。「駢儷之文。以唐爲極盛。

宋人反詆譏之。豈通論哉。浮溪之文。可稱精切。南宋作者。莫能或先。然何可與義山同日語哉。古之四六。句自爲對。故與古文未遠。其合兩句爲一聯者。謂之隔句對。古人慎用之。非以此見長也。義山之文。隔句不過通篇一二見。若浮溪非隔句不能警矣。甚或長聯至數句。長句至數十字。以爲裁對之巧。不知古意寢失。遂成習氣。四六至此弊極矣。其不相及者一也。義山隸事多而筆意有餘。浮溪隸事少而筆意不足。其不相及者二也。若令狐文體尤高。可以妄爲軒輊乎。浮溪者。汪藻文集名也。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高宗時爲中書舍人兵部侍郎。爲文從字順。體製渾成。其代隆祐太后册。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遙賀太上皇表云。「帝堯游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除授謝舍人啓曰。「舖張大典而資筆削之公。蒐攬闕文以定褒貶之實。若曰下茂陵求遺稿於身後。孰如訪濟南誦逸書於生前。」運用故實。皆如彈丸脫手。精警生動。不似唐人之板重。宋人四六之能自樹立者。正在此也。南宋四六以藻爲冠。次則有綦崇禮。周必大樓鑰。孫覲。李劉三洪之倫。綦崇禮字叔厚。高宗朝。拜翰林學士。其代高宗賜韓世忠詔曰。「譬猶捕鹿。要爲犄角之圖。有若獻豸。皆獲公私之利。」典雅精切。可謂工已。周必大字子充。號平園。

叟。廬陵人。紹興進士。善於制誥。然詞氣雄渾。則不及樓鑰。鑰字大防。自號玫瑰主人。鄞縣人。孝宗隆興元年進士。其文銜華佩實。兼有衆長。題跋諸篇。尤資考證。孫觀字仲益。晉陵人。爲人甚卑鄙。嘗詆李綱。附汪黃。爲万俟卨作墓誌。表其殺飛之功。顛倒是非。不齒人類。而文則佳妙。章疏制誥表奏。尤明辯駿發。每一篇出。世爭傳誦。李劉字公甫。號梅亭。崇仁人。嘉定進士。嘗遊於真德秀之門。爲文以流麗穩貼爲主。德秀嘗指竹夫人爲題。劉援筆立成。其警句云。「於戲。保抱持攜。朕不忘乙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尙形四方之風。」德秀擊節歎賞。又爲誕皇子告廟文。以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己月。無封豕長蛇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兆。」人咸稱其警切。著有四六標準凡四十卷。千有九十六首。可謂宏富矣。三洪者。洪适。洪遵。洪邁也。鄱陽人。洪皓之子。皓尙氣節。兼工文章。三子得父傳。並中博學宏詞科。适字景伯。遵字景嚴。邁字景盧。別署容齋。三人均工文。而邁尤精博。邁嘗謂「四六駢儷。於文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縉紳之間。牋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昂。諷味不厭。乃爲得體。如范文正公微時。嘗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啓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用范蠡范雎。皆當家故事。」邁故善爲四六。亦工散文。所作如夷堅

志容齋五筆。皆爲世稱誦。至於評論四六之文者。於謝伋四六塵談以外。則有王銍之四六話。亦稱精密。銍字性之。汝陰人。所著更有默記補侍兒小名錄諸書。蓋南宋之能四六者。更盛於北宋。故在亡國之際。文天祥謝枋得皆稱忠義之士。其四六文亦極工。而王應麟尤精研駢儷。應麟字伯厚。慶元人。理宗淳祐元年進士。寶祐四年。復中博學鴻詞科。官至禮部尚書。後以忤賈似道被黜。學問賅博。文章典贍。所著以玉海詞學指南困學紀聞爲最著。應麟爲考官。拔文天祥置第一。有知人之鑒。天祥初名雲孫。後改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號文山。吉水人。其忠義大節。震耀古今。而詩文雄贍渾浩。亦足以殿南宋。天祥之開府於延平也。謝翺爲之諮議參軍。翺字皋羽。一字皋父。自號晞髮子。建寧人也。後徙浦城。度宗咸淳初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及天祥兵敗被執。翺遁跡杭睦間以終。所作西臺慟哭記。尤稱悽愴之作。其晞髮集則奇氣兀傲。蓋積不平之氣。一宣於文。故黃梨洲謂「文章之盛。莫盛於亡宋之日。而皋羽其尤也。」其與皋羽同抱亡國之痛者。有鄭思肖。號所南。著有心史七卷。逸宕有奇氣。至忠義之氣步武文天祥。而文章稱宏雅者。則有謝枋得。字君直。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寶祐四年進士。臨安破後。卽弋陽起義兵。兵潰遁浦城。元福建行省魏天祐。迫脅送燕京。遂絕食死。枋得嘗編

文章軌範。錄漢晉唐宋之文。凡六十九篇。而分爲放膽小心二類。其言曰。「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粗入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蕩入純粹。」明王守仁序其端曰。「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枋得之文。精於法度。而逸宕兀傲之氣。則不及謝翱。王炎午。炎午初名應梅。字鼎翁。安成人也。宋末爲太學生。度宗咸淳間。入文天祥幕。旋以母憂歸里。宋亡。隱居不出。以文章自娛。居汝源里。自名所作曰吾汝稿。其文悲壯彷彿文天祥。宏雅不讓謝枋得。當天祥之被執北上也。炎午爲文生祭之。已而吉永張弘毅自燕山持天祥髮與齒歸。炎午更爲望祭文丞相文。其辭感慨激昂。信乎趙宋亡國之際。文章製作。偏多激越。不似唐末之卑庸。而忠義之士。亦相繼不絕。得非三百年勸學養士之餘。澤乎。茲錄炎午望祭文丞相之作。以殿趙宋一代之文。其辭曰。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謬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簣。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輕命。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松霜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沒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干將

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十一 金元之文

金元者。吾國塞北之民族也。雖以兵力蹂躪華夏。而其文字則同化於漢族。蓋金古女真。起於漠北。本無文化之可言。與漢族接觸而後。一切政教風俗。均仰慕漢人。遂與我同化焉。且金之南侵。幾得中國之半。北部之漢人。悉爲金民。當時有初仕於宋。復仕於金者。有爲宋出使留而不返者。其中能文之士。乃極力提倡風雅。故金史文藝傳贊曰。「韓昉吳激。楚材晉用。亦足爲一代之文。蔡珪馬定國之該博。胡礪楊伯仁之敏贍。鄭子聃麻九疇之英儁。王鬱宋九嘉之邁往。三李卓犖。純甫知道。汾任氣。獻能獨以純孝見稱。王庭筠黨懷英元好問。自足知名一代。王競劉從益王若虛之吏治。文不掩其所長。蔡松年在文藝中。爵位之最重者。」其中所舉諸人。未必爲純粹之文學家。論金之能文者。初則有韓昉吳激蔡松年黨懷英。中則有蔡珪趙秉文楊雲翼王庭筠劉震亨李獻能王若虛雷淵。最後乃稱元好問。此金文作者之大較也。韓昉本遼之舊臣。遼亡歸金。善屬文。尤擅詔冊。金太祖得之而始言文。吳

激本宋使金主以其爲知名之士。留之。命爲翰林待制。激米芾之壻也。故能畫兼工筆札。與蔡松年並稱吳蔡焉。松年字伯堅。文辭清麗。其子珪。字正甫。學問賅博。實開金國文章之正宗。黨懷英故宋太尉十一代孫。大定十年中進士。累遷至翰林學士。工篆籀。能屬文。尤長制詔。趙秉文謂其文似歐公。不爲尖新危險之語。秉文字周臣。自號閑閑道人。磁州滏陽人也。幼穎悟。讀書若夙習。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累官至侍讀學士。禮部尙書。知集賢院事。秉文不僅以名位顯。其所著文章曰滏水集者三十卷。長於辨析。不以繩墨自拘。極所欲言而止。尤能獎拔後進。人或比之於歐陽修。則以其能得士也。元好問實出其門。故其爲閑閑公墓誌曰。「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以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釣厚祿。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良未暇也。……若夫不溺於時俗。不汨於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沈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惟我閑閑公一人。」其推崇甚至也。至與秉文代掌文柄二十年。高文典冊。多出其手者。爲楊雲翼之美。時稱楊趙。若以書法與秉文並稱者。有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十一歲能屬文。後官至翰林修撰。風流文采。映照

一時文章製作。每出於時輩之右。書法學米元章。尤善畫山水墨竹云。其夙慧不亞於庭筠者。有劉震亨。字起潛。蔚州人。生甫期。展書識八卦字。謂其父曰我父乾。母曰我母坤。父母甚異之。後登進士第。於世物一無所嗜好。獨喜談文辭。所作曰風露集。至若兄弟並以文名者。有李獻能與從兄獻卿。獻誠從弟。獻甫。相繼擢第。故李氏有四桂堂。而獻能苦學博覽。於文尤長四六。獻能字欽叔。河中也。至其爲人豪邁。酷慕孔北海陳元龍者。則有雷淵希顏。文亦俊健如其人。淵嘗從李純甫游。純甫亦感慨氣節之士也。於書無所不窺。爲文學莊列左氏國策。卓然名家焉。若金之季世。其文章以典雅稱者。有王若虛。字從之。豪城人。金亡。微服東遊泰山。至黃峴峯。顧謂同游曰。「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所著文章曰慵夫集。論金國文章之伯。實推元好問。趙秉文且不如也。好問字裕之。少學於郝晉卿。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時秉文官禮部。有重名。見好問所作。歎曰。近代無此才也。於是名震京師。稱爲元才子。其文有繩尺。備衆體。金亡後。益以著作自任。有金源君臣言行錄。壬辰雜編。中州集。續夷堅志等書行世。好問嘗作寫真自贊一文。引同時諸人以爲比。其辭曰。

短小精悍。大有孟浪。勃窣槃跚。稍自振厲。豪爽不足以爲德秀之兄。蕭散不足以爲元卿之弟。至於欽叔之雅量。希顏之高氣。京甫之蘊藉。仲澤之明銳。人豈不自知。蓋天稟有限。不可以強而至。若夫立心於毀譽失真之後。而無所卹。橫身於利害相磨之場。而莫之避。以此而擬諸君。亦庶幾有措足之地。

元之文學。以散曲與雜劇爲最著。當於下冊敍曲敍戲劇中分別論之。至於文章之士。其以性理爲宗者。則有金履祥。劉因。許衡。吳澄。而趙孟頫。楊載。范梈。揭傒斯。馬祖常。虞集。郝經。歐陽玄。戴表元。柳貫。黃潛。袁桷。姚燧。蘇天爵之倫。皆以能文著稱。其間爲一代之宗匠者。則惟姚燧。虞集。茲列敍諸人。而以姚虞爲之殿。金履祥字吉甫。學者稱仁山先生。宋亡。絕意仕進。傳程朱之學。從而講習者甚衆。然其文章則不及許衡之明白樸實。衡字仲平。官至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其文主於達意。以醇謹篤實爲主。與之並稱者。有吳澄。字幼清。博學多通。官翰林學士。其文詞華典雅。工緻過於許衡。虞集嘗從之受業焉。至於辭章遒健。出於許吳之上者。有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因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及冠。才器超邁。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乃作希聖解。其文醇正。根於六經四書。而言理則極程朱。

所長。亦元代一作家也。而宋之宗室。有入元爲翰林學士承旨者。則趙孟頫也。孟頫字子昂。號松雪。湖州人。其文清麗奇逸。不亞於詩。然惟書畫爲尤長也。孟頫在翰林。見楊載文。極口譽之。載字仲弘。其先居浦城。後徙杭。因爲杭人。少孤。博涉羣書。年四十不仕。後以布衣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載文跌宕有奇氣。博而能敏。直而不肆。與范梈揭傒斯並稱。梈字德機。清江人。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教之。天資穎異。所誦輒能記憶。於文用力精深。人無知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卽有聲公卿間。朝臣薦爲翰林編修官。其文多秀逸之氣。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幼貧。讀書刻苦。父子自爲師友。由是貫通百氏。程鉅夫爲湖南憲長。甚器重之。因妻以從妹。薦於朝。入翰林。與修遼金二史。其文敘事嚴密。蓋工於史筆也。而郝經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文亦稱精博焉。經字伯常。晉卿之孫也。澤州凌川人。金末。避地河南之魯山。河南亂。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菹汁。決母齒飲之。卽蘇。時經九歲。人皆異之。金亡。徙順天。元世祖卽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使於宋。爲賈似道所拘。留十六年。其從者皆通於學。經營從學於元好問。故其文章亦有法度可觀。歐陽玄字原功。瀏陽人。幼岐嶷。八歲能屬文。及長。經史百家。靡不研究。延祐時官至翰林學士。至正初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

力辭不獲命。後以至正十七年致仕。著有圭齋文集。馬祖常字伯庸。七歲知學。得錢卽以市書。延祐初科舉法行。鄉貢會試皆第一。以後至元四年卒。年六十。祖常工於文章。宏贍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爲法。而自成一家言。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及長。憫宋季文章氣萎靡而辭骯髒。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乃從王應麟學。其於文章。精深雅潔。至元大德間。稱能文者必推表元。著有剡源集。袁桷字伯長。慶元人。自其爲童子時。已著文名。後爲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桷文章爾雅。故朝廷制册。勳臣碑銘。多出其手。所著曰清容居士集。蘇天爵字伯修。真定人。博學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類七十卷。文藁三十卷。金仁山之弟子。以許謙柳貫爲最著。謙遂於學。貫長於文。貫字道傳。浦陽人。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文章沈鬱容。涵肆橫演。與吳萊黃潛齊名。萊字立夫。浦陽人。能詩工文。尤喜論文。嘗謂「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奇是不爲法度所縛。舉眼之頃。千變萬化。」其文規撫秦漢。嶄絕雄渾。黃潛自以爲不及。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孕二十四月始生。生而俊異。迨長。以文名於四方。中延祐二年進士。後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潛深於經術。文章以法度勝。著有日損齋稿。

二十三卷。義烏志七卷。姚燧字端甫。洛陽人。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爲。」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爲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衡。然燧文遠師韓愈。以閱肆賅博勝。衡不及也。後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制誥。著有牧菴文集五十卷。燧文師法退之。而虞集之文。乃取徑於永叔。集字伯生。號道園。宋宰相允文五世孫。宋亡。潛居臨川。集三歲卽知書。母楊氏。明於理學。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陽蘇文。聞輒成誦。在家則與弟槃同受母教。出外則與吳澄游。嘗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菴。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菴。後拜國子祭酒。修遼金宋三史。集專領其事。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集學問博洽。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文法度謹嚴。詞章典實。紆徐頓宕之致。頗似歐陽。而健利時或過之。時以集與柳貫黃潛揭傒斯並稱儒林四傑。而三人之文。皆不足以抗手於集也。集蓋與姚燧可稱爲元代文章兩大家焉。其題吳傅朋書。簡鍊精峭。而有溫潤之氣。其辭曰。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榜。吳公傅朋所題也。徘徊顧瞻。歎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

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於卽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尙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尙歐陽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嘗云。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傅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且圖來者稍守正法云耳。

十一 明文

以草莽椎埋一躍而爲天子者。劉邦與朱元璋也。劉固輕儒。朱亦少學。其所謂太祖集者。史臣粉飾之辭耳。然當開國之初。固亦嘗獎勵文事。修明治道。惟其一代文章實未能後來居上。旣無兩漢之

樸。茂。又。無。李。唐。之。精。壯。更。遜。趙。宋。之。清。新。良。以。太。祖。負。雄。鷲。之。才。陽。爲。獎。勵。文。教。陰。以。籠。絡。學。者。課。以。制。藝。使。天。下。才。俊。盡。羈。束。於。苛。難。無。用。之。學。不。復。有。風。雲。叱。咤。之。氣。故。明。之。文。章。大。半。爲。經。義。所。腐。化。局。促。於。小。規。模。之。中。而。雄。大。之。氣。不。顯。其。不。能。與。漢。唐。兩。宋。爭。勝。者。此。也。其。有。倏。然。出。於。流。俗。不。爲。時。文。所。限。制。者。當。夫。開。國。之。初。則。有。宋。劉。王。方。四。家。多。昌。明。博。大。之。音。而。解。縉。蘇。伯。衡。得。附。庸。焉。永。樂。宣。德。以。後。安。享。太。平。多。臺。閣。雍。容。之。作。楊。士。奇。其。首。選。也。然。其。氣。漸。趨。膚。淺。矣。弘。治。正。德。之。際。李。東。陽。始。起。而。振。之。文。宗。唐。宋。爲。之。羽。翼。者。有。吳。寬。程。敏。政。而。其。門。下。士。李。夢。陽。何。景。明。乃。高。倡。復。古。棄。唐。宋。以。推。秦。漢。惟。王。守。仁。特。立。一。幟。以。理。學。名。家。而。兼。工。文。章。焉。嘉。靖。之。間。有。起。而。衍。何。李。之。緒。論。者。則。王。世。貞。李。攀。龍。也。獨。唐。順。之。歸。有。光。王。慎。中。兀。然。獨。立。不。隨。王。李。而。俱。溺。有。光。尤。毅。然。決。然。以。唐。宋。爲。天。下。倡。稱。一。代。正。宗。焉。啜。醜。而。揚。波。者。乃。有。茅。坤。下。迨。天。啓。崇。禎。之。際。幾。復。二。社。雖。有。作。者。規。模。已。小。矣。惟。激。於。忠。義。之。氣。亡。國。之。感。故。黍。離。薇。蕨。之。歌。荆。棘。河。山。之。歎。常。有。沈。痛。淒。憤。之。音。也。明。代。文。章。作。者。大。略。如。是。原。始。要。終。可。得。而。敘。述。焉。洪。武。開。國。文。章。之。士。以。宋。濂。爲。第。一。人。宋。濂。字。景。濂。金。華。人。幼。而。英。明。強。記。嘗。學。於。吳。萊。柳。貫。黃。潛。三。子。之。文。在。元。代。亦。稱。後。勁。而。濂。實。青。出。於。藍。其。文。章。聲。價。遠。出。三。子。

之上。濂始入龍門山著書十餘年。太祖取婺州。與劉基章溢葉琛同徵。稱爲四先生。在朝常備顧問。後官至翰林學士。又充元史總裁。於學無所不窺。自少至老。書卷未嘗一日釋手。爲文。淳。深。演。迤。有。剛。勁。之。氣。一。代。元。助。巨。公。碑。誌。多。出。其。手。而。濂。文。章。之。精。妙。者。乃。不。在。記。名。公。鉅。卿。之。官。階。爵。祿。轉。在。述。隱。逸。豪。傑。之。奇。聞。軼。事。如。秦。士。錄。王。冕。傳。皆。習。誦。於。人。口。者。也。其。時。士。大。夫。造。濂。門。乞。文。者。先。後。相。接。四。方。學。者。稱。曰。太。史。公。外。國。使。臣。至。京。師。者。必。詢。宋。先。生。起。居。未。嘗。有。直。斥。其。名。者。後。以。坐。胡。惟。庸。黨。太。祖。欲。誅。之。皇。后。太。子。力。救。之。乃。免。貶。茂。州。至。夔。州。道。卒。所。著。曰。潛。溪。集。在。元。季。已。刊。行。洪。武。以。後。之。作。劉。基。選。爲。文。粹。方。孝。孺。選。爲。續。文。粹。各。十。卷。基。嘗。語。於。太。祖。謂。當。世。文。章。以。濂。爲。第。一。而。自。擬。第。二。基。字。伯。溫。青。田。人。幼。而。聰。敏。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一。過。目。卽。洞。其。要。爲。人。權。奇。倜。儻。有。豪。邁。氣。太。祖。下。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帝。嘉。納。之。與。參。機。密。以。佐。命。功。封。誠。意。伯。基。文。氣。昌。而。格。奇。以。比。濂。之。醇。正。不。如。也。故。四。庫。全。書。提。要。曰。濂。文。雍。容。渾。穆。如。天。閑。良。驥。魚。魚。雅。雅。自。中。節。度。基。文。神。鋒。四。出。如。千。金。駿。足。飛。騰。飄。瞥。驀。澗。注。坡。雖。皆。極。天。下。之。選。而。以。德。以。力。則。略。有。間。矣。濂。嘗。作。文。原。二。篇。以。貽。其。弟子。其。下。篇。曰。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

之量得之。煇燬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纏次勿紊。吾文之燄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雨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詠。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又謂「文有四瑕。八冥九蠹。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計者將以賊夫誠。橢者將以蝕夫圓。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粗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氣。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其言爲文之道。亦有得之言也。同時王禕亦作文訓。以言文之源。明文之用。而託乎黃潛之辭。禕與濂固同受學於黃潛者也。禕字子充。義烏人。與濂相敬愛。嘗爲濂作像贊。推崇備至。太祖嘗謂濂曰。「浙東人才。惟卿與王禕耳。才思之雄。卿不及禕。學問之博。禕不及卿。」禕文醇樸而闕肆。體裁明密。亦不亞於濂也。濂弟子甚衆。而方孝孺獨以文章氣節著稱。孝孺字希直。一

字希古。寧海侯城人。天性穎慧。讀書日盈寸。兩目炯炯射人如電。鄉人目爲小韓子。長學於宋濂。常以明王道化民風爲己任。洪武中除漢中教授。蜀獻王聞其賢。賜號曰正學。太祖召見。喜其舉止端整。顧太子曰。「彼莊士也。我當遣斯人輔汝。」遂諭還鄉。建文卽位。徵爲翰林學士。又進爲侍講。燕王棣舉兵南下。僧道衍囑之曰。「至京師。必勿殺方孝孺。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及陷京師。授筆札使草詔。孝孺不屈。燕王怒。磔之於市。孝孺文章。雄健豪壯。氣燄萬丈。有北宋人之模範。不落曾王以下也。所著曰遜志齋集。與孝孺等同時有解縉蘇伯衡者。亦能文章。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進士。永樂時爲侍讀學士。監修永樂大典。才華爛漫。當時制作。皆出其手。後爲漢王高煦所忌。得罪。埋積雪中死。著有解文毅集。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博洽羣籍。爲古文有聲。太祖置禮賢館。平仲與焉。擢翰林院編修。後以忤旨誅。有集十六卷。其瞽說一篇。論作文之法。頗發人所未發也。自永樂歷宣德以至成化。八十餘年間。海內無事。文亦趨於雍容平易之風。於是而臺閣體興焉。臺閣體以楊士奇爲首。楊榮楊溥爲之輔。世稱三楊。楊士奇名寓。以字行。太和人也。建文初。以史才召入翰林。永樂初入內閣。典機務。累進華蓋殿大學士。盡瘁王事。四十餘年。士奇文章特優。制誥碑版。多出其手。仁宗雅好歐陽修文。而士奇文。

亦。平。正。紆。徐。雍。容。閒。雅。不。事。鈎。章。棘。句。得。歐。陽。之。彷彿。焉。著。有。東。里。全。集。九。十。七。卷。楊。榮。字。勉。仁。建。文。二。年。進。士。受。知。成。祖。晉。文。淵。閣。大。學。士。楊。溥。字。弘。濟。與。榮。同。舉。進。士。後。晉。翰。林。學。士。與。士。奇。榮。共。典。機。要。溥。文。且。不。逮。榮。遑。論。士。奇。榮。文。亦。僅。平。正。而。已。典。雅。博。大。尙。不。及。士。奇。也。惟。三。楊。謳。歌。太。平。踰。四。十。年。聲。望。隆。重。故。海。內。宗。之。於。是。萬。吹。一。律。相。習。成。風。而。文。章。製。作。日。流。膚。淺。奄。奄。無。生。氣。迨。乎。弘。治。正。德。之。際。李。東。陽。乃。拔。陣。先。起。以。一。洗。臺。閣。體。之。陋。習。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年。十。八。登。進。士。累。遷。侍。讀。學。士。晉。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與。劉。健。謝。遷。並。稱。賢。相。東。陽。於。文。章。出。入。元。宋。溯。流。唐。代。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穆。敬。甫。稱。東。陽。倡。始。之。功。有。似。唐。之。燕。許。同。時。爲。古。文。者。王。鏊。吳。寬。羅。玘。程。敏。政。皆。足。以。羽。翼。東。陽。鏊。字。濟。之。吳。縣。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博。學。有。識。文。規。昌。黎。上。及。秦。漢。純。而。不。弱。奇。而。不。怪。惟。於。制。舉。之。氣。每。不。能。脫。化。淨。盡。蓋。鏊。固。極。工。制。舉。文。者。也。所。著。有。震。澤。集。三。十。六。卷。寬。字。原。博。又。字。匏。庵。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第。一。學。有。根。柢。文。稱。典。雅。著。有。家。藏。集。七。十。七。卷。玘。字。景。明。南。城。人。文。尙。奇。奧。著。有。圭。峯。集。敏。政。字。克。勤。休。甯。人。十。歲。以。神。童。應。詔。讀。書。翰。林。院。後。入。翰。林。官。至。禮。部。右。侍郎。文章與李東陽齊名。宏深。或。不。如。而。峭。折。過。之。高。才。自。負。頗。爲。人。所。嫉。著。有。篁。墩。集。九。十。三。卷。當。東。

陽等之以唐宋文爲天下倡也。北地李夢陽何景明獨起而與之抗。謂文必宗秦漢。古文之法亡於韓。相約不讀唐以後書。持此以號於天下。而東陽之光燄幾盡。明之文運至是而生一大變。秦漢之聲。由此高論於後世。與唐宋爭長儼成兩大潮流焉。然論秦漢之文。自是渾金璞玉。惟風會所趨。不得不變。故而革新秦漢之文。以言其樸茂則然矣。而施諸實用。則格或未備。理或未顯。辭或未融。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何李獨逞其偏戾之才。矯爲佶屈聱牙。轉相摹擬其文。彌古於時。彌戾。故何李之徒。卒爲委罪之壑。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父正。徙居開封。母夢日墮懷而生。故名。弘治六年舉陝西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才思雄鷲。卓然以復古自命。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等號十才子。又與景明禎卿貢海九思及王廷相號七才子。皆卑視一世。而夢陽尤甚。爲文故作艱深。鈎章棘句。至不可句讀。得司馬遷之似。而失其真。嘗謂今人摹臨古帖。不嫌太似。文章何獨不然。夢陽固主摹仿。而何景明雖亦上推秦漢。則力主倡造。以此各樹堅壘。不相下。卒至互相詆謔。兩人交遊亦遂分左右袒。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弘治十一年舉於鄉。年方十五。十五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初與夢陽相得甚歡。後以論文乃至相左。蓋二人之天性與才力。本不相同也。夢陽爲人僻而戾。

景明。則和而介。夢陽才力雄且傑。景明則穩而深。所得並稱者。則以其同主復古耳。論二人之文。雖無可議。然當三揚臺閣體盛行之後。天下文章。遂至嚚緩冗沓千篇一律。李何振起痿痺。使天下復知有古書。不可謂之無功。惟盛氣矜心。矯枉過正耳。李有空同集六十六卷。何有大復集三十八卷。並行於世。茲錄何之二獸記一文。倘亦調穩而格高者也。

何子曰。余惡世有冒名徇利。務相欺負而寡情實者焉。聞客有談二獸狀者。類其人。作二獸記。狐善媚。嘗藉虎威以懾羣獸。一日。衆狐食絕。將出野求食。畏他獸凌蹂。乃謀於雄曰。當復從虎出也。雄曰。汝何自鄙小也。虎技寧過我耶。羣狐乃自從虎出。雄者卽尾其後。呼嘯若噬羣獸者。羣獸見虎來。皆伏不敢視。衆狐得食返。笑其雄曰。何復從虎也。雄掉尾怒視曰。汝謂羣獸伏者爲畏虎耶。猿善撈。嬰亦猿類。惟跳躁無他長技。山之奧有洞。洞多貨物。嬰勿得自致也。謂猿曰。爾援上探出之。吾下守之。當共利也。猿攀木蔓上取而致之。嬰悉移置窟中。猿旣下。嬰無有也。迹之。至窟傍。曰。貨安在。嬰據窟嘯曰。貨固吾有者。爾何得有也。呼其羣相毆。蹠。猿曳臂去。

當何李高唱秦漢之時。餘姚王守仁亦嘗與之唱和往還。已而斷然棄去。社中人皆歎惜其不成。

守仁則曰。「學如韓柳。無過文人。辭如李杜。無過詩人。志心性之學。以顏閔爲期者。人間第一等事業也。」然則其文辭。於文人外。放異彩。蓋有以自得矣。守仁字伯安。父華字德輝。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累官至南京吏部尙書。華性孝。母岑年踰百歲卒。華已年七十餘。猶寢苦蔬食。士論多之。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與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勢。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進士。補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抗章救戴銖等。爲劉瑾所怒。矯旨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至錢塘。瑾使人追之急。守仁賦詩置衣冠江岸側。若自沈者。乃潛附商舟抵福建。故所識道士責之曰。「若有父在。倘瑾逮若父。若走異域。何以自明。」守仁悟。乃赴龍場。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後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平桶岡。剏頭諸積賊。又定宸濠之亂。平藤峽諸賊。以嘉靖七年卒。年五十七。守仁嘗自敘其學歷。謂初溺於任俠。次溺於騎射。次溺於詞章。次溺於神仙。次溺於佛氏。遂復於聖賢之學。發明格物致知之旨。嘗講學於陽明洞。故世稱陽明先生。守仁之前。談性理之學者。有薛瑄胡居仁邱濬陳獻章。瑄字德溫。號敬軒。其學一本程朱。以躬行復性爲主。世稱曰河東派。居仁字叔心。其學居忠信。

爲先。濬字仲深。其學以正心誠意爲主。獻章字公甫。其學以靜爲主。世稱白沙先生。四人之治理學。篤守宋儒之舊。未有創解新說也。陽明獨以致良知爲主。創知行合一之說。根本孟子而導源於陸象山。學者稱之曰姚江派。以與薛瑄之河東派對峙焉。陽明之功業。本於學而行。以任俠騎射故能有所建樹也。陽明之文章。始於詞章而後乃納絢爛於平淡也。學術既醇。功業又著。故其發爲文章也。雅健流利。有氣韻有姿態。有法度不矜才氣。上承宋濂方孝孺之緒而下開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之先聲焉。蓋亦有明一代之文宗也。已。當夫嘉靖之初。守仁既卒。王慎中唐順之等繼起而矯何李之失。於是八才子之稱。八才子者。王慎中唐順之陳東李開先熊過任瀚趙時春呂高也。而王唐名最高。文亦最工。王慎中字道思。晉江人。嘉靖五年進士。歷官戶部主事。禮部員外郎。後罷官歸淇上。屏居二十年。深自斂抑。日以著述爲事。問業者踵至。慎中爲文。初主秦漢。謂東京以下無可取。已而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力於曾鞏。演迤詳贍卓然成家。所著曰遵巖集。與慎中齊名者。爲唐順之。天下稱王唐焉。順之字應德。號荆川。武進人。嘉靖八年會試第一。兼資文武。於學無所不窺。自翰林罷歸。讀書陽羨山中十餘年。復召用兵部。頗著武功。累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順之初見慎中。崇拜

歐曾心爲不服。久乃變而從之。讀書陽羨時。益肆力古文。汪洋紆折。有大家風。當明中葉。屹爲文宗焉。惟晚年遁而講學。頗蹈語錄之體。嘗與茅鹿門論文。謂「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煙火酸餽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專學爲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翻來覆去。不過只是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眞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其持論以爲文之所以不朽者。必自有其精彩。而後得不泯於世。意甚是也。所著有荆川集十二卷。當王唐之盛。倡宋文也。李何之作。幾遏而不行。而慎中提學山東時。所取士曰李攀龍者。獨心折何李。與慎中異趣云。攀龍字子鱗。歷城人。稱文自西漢以來。詩自天寶以下。若爲其毫素汚者。輒不忍爲。故所作一字一句。無不摹擬古人。驟然讀之。斑駁陸離。如見秦漢間人。故至萬曆間。公安袁宏道兄弟。以賈古譏之。天啓中。臨川艾南英排之尤力。今觀其滄溟集。詰屈其辭。塗飾其字。誠不免受士人之摘抉。然才思勁鷲。記誦亦博。故所與並稱之後七子。若宗臣謝榛。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才氣皆非攀龍之敵。惟王世貞家世華臚。才高氣銳。足與攀龍頡頏。攀龍以降。

慶四年卒。而世貞方名位日高。聲氣日廣。壇坫遂躋攀龍上。後世稱王李焉。然攀龍生時。固獨心折世貞也。世貞字元美。號鳳洲。晉王覽之後。世爲浙人。宋時始遷崑山湖川。遂爲太倉人。祖倬。父忬。倬成化進士。累官至右副都御史。忬嘉靖二年進士。累官至兵部右侍郎。薊遼總督。治邊屢有功。嚴嵩父子恨忬。御史論忬下獄死。時嘉靖三十七年也。世貞幼稱神童。十八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則嘉靖二十六年也。忬既下獄。世貞與弟世懋。叩闕請代。日囚服跪道傍。遮諸柄人車。搏頰請救。諸柄人側目嵩。無所敢言。忬竟坐誅。世貞號跣歸樞。倚廡哀痛。居久之。復赴闕訟冤。大學士徐階左右之。詔復父官。此時世貞稍通賓客。論文字。宴游山水間矣。於是與李攀龍狎主文柄。攀龍死。世貞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舉天下士大夫。以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世貞論文。亦以西漢爲宗。與攀龍同。至晚年。則漸悔舊學。頗造平淡。嘗曰：「予作藝苑卮言時。年未四十。與于鱗輩。是非古今。彼短此長。未足據爲定論。今行世已久。不復能秘。惟隨事改正耳。」世貞病革時。劉鳳往謁。見其手蘇子瞻集。諷翫不置也。則其晚年不復詆斥宋人。蓋可知矣。大抵宋元以來。文以平正典雅所宗。其究漸流於庸庸膚之極。不得不變而求高古。此所以有何李王李之盛倡秦漢也。何李而還。文以沈博奧衍爲宗。其

極。漸。趨。爲。虛。僑。虛。僑。之。極。不。得。不。返。而。求。平。實。此。王。唐。二。氏。及。歸。有。光。之。不。肯。隨。聲。附。和。而。獨。以。唐。宋。爲。歸。也。一。張。一。弛。蓋。亦。理。勢。之。必。然。耳。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師。事。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舉。鄉。試。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安。亭。江。上。讀。書。講。學。者。二十。餘。年。家。無。擔。石。之。儲。泊。如。也。弟。子。自。遠。方。至。者。凡。數。十。百。人。稱。曰。震。川。先。生。嘉。靖。四。十。四。年。年。六。十。始。成。進。士。授。長。興。知。縣。用。古。教。化。爲。治。每。聽。訟。引。婦。女。兒。童。案。前。刺。刺。作。吳。語。斷。訖。遣。去。不。具。獄。後。轉。遷。南。京。太。僕。寺。丞。修。世。宗。實。錄。卒。於。官。有。光。工。制。藝。與。胡。友。信。思。泉。並。稱。其。爲。古。文。雖。視。王。唐。稍。晚。而。趣。尙。略。同。王。世。貞。主。盟。文。壇。有。光。力。排。觚。之。其。序。項。思。堯。文。集。所。謂。庸。妄。巨。子。者。意。蓋。指。世。貞。也。世。貞。聞。而。憾。之。其。後。亦。心。折。有。光。歿。後。世。貞。爲。歸。太。僕。贊。序。曰。『先。生。於。古。文。詞。雖。出。之。於。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自。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又。爲。之。讚。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豈。異。趣。久。而。自。傷。』其。推。重。如。此。清。方。苞。曰。『震。川。之。文。發。於。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不。修。飾。而。能。情。辭。并。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歐。曾。而。少。更。其。形。貌。耳。』曾。國。藩。曰。『歸。文。有。寥。寥。短。章。而。逼。真。史。記。者。乃。其。最。高。淡。處。』蓋。有。光。爲。文。原。本。經。術。最。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於。敘。事。文。尤。善。

當有光之世。王李之徒。方崇苗軋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爲力追周秦。而有光一切棄去。不事塗飾。選言有序。不加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契合。所以不可及也。然其文往往失於枯淡。而清代桐城文家之掇其緒者。又故爲閒情眇狀搖曳。其聲以取姿媚。以爲歸氏學史之遺。而文章始衰矣。審有光之文。所以別成一家。而不與前人同者。則在其致力於家常瑣屑之描寫。如項脊軒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悼亡念存惻惻。動人惝極。摯之情。而寫以極淡之筆。覩物懷人。戶庭細碎。此意境人人所有。而筆妙則人人所無。直開韓柳歐蘇未闢之境。而明之季世學文者。知由韓柳歐蘇沿洄。以溯秦漢者。有光之力也。錢謙益題歸熙甫集曰。「熙甫偶得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挾册朗誦。至五十餘過。聽者皆欠伸欲睡。熙甫沉吟諷詠。猶有餘味。其好學深思。不可幾及如此。」與有光同時而治古文有聲者。爲茅坤。字順甫。別號鹿門。歸安人。嘉靖十七年進士。卒於萬曆二十九年。年九十。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順之喜唐宋諸大家文。所著文編。唐宋人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故坤選八大家文鈔。加批評刻之。其書盛行海內。鄉里小生。無不知茅鹿門者。然坤實疎於學。其於文章。僅能得轉折波瀾之法而已。其氣味不及王唐神韻。不逮有光也。至萬曆之際。有能爲文章者。則稱徐渭。焦竑。渭字文長。

山陰人。十餘歲。傲揚雄。解嘲作釋毀。爲諸生有盛名。其文逸宕。有奇氣。而疎於法度。竝字弱侯。江寧人。博極羣書。自經史至稗官雜說。無所不淹貫。善爲古文。典正馴雅。在徐渭之上。著有澹園集。迨天啓崇禎之間。東林黨人。皆能激濁揚清。以學術文章自鳴。其他忠直之士。發爲文章。磅礴盈涌。不可殫紀。觀縷而言。若黃道周之奏疏。光芒之所燭。忠義之所激。蓋未可以文事限之。而語文章之製作。其主於王李者。復社之張溥。幾社之陳子龍也。其主於有光者。豫章社之艾南英。嘉定四先生之唐時升也。張溥字天如。太倉人。幼嗜學。所讀書必手鈔。鈔已朗誦一過。卽焚之。又鈔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處。指掌成繭。數日輒割去。名其讀書之齋曰七錄。以此也。與同里張采共學。稱婁東二張。崇禎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以葬親乞假歸。讀書若經生。無間寒暑。倡復社以嗣東林。四方噉名者爭走其門。後爲反對者所訐。而溥已先卒。溥所師奉主於王李爲文。敏捷豐豔。而無苦功入細故少遠到之作。五人墓碑記其著焉者也。陳子龍字人中。又字臥子。華亭人。崇禎十年進士。明亡。結太湖兵欲舉事。事發被捕。投淵死。時清順治四年也。子龍工舉子業。古文則取法魏晉。駢體尤精妙。其宗旨以王李爲依歸。惟王李限於秦漢。子龍則兼及齊梁耳。艾南英與之論文。極口鄙溥。南英字千子。其爲古文也。奉震川爲正宗。排

詆王李。不遺餘力。黃梨洲謂「千子經術之功甚疏。徒有議論。其摹倣歐曾。與摹倣王李者。祇爭一頭面。」然則南英之文。亦未能振有光之墜緒。惟嘉定唐時升。頗能傳有光之流風遺論。時升字叔達。少有異才。未三十謝去舉子業。讀書汲古。通達世務。其爲人志大而論高。平居意思豁然。語及國事。盱衡抵掌。所謂精悍之色。猶著見於眉間也。叔達之父欽訓。與熙甫爲至友。而嘉定之老生宿儒。多出熙甫之門。故叔達與程孟陽。婁子柔。皆能傳熙甫之學。以有聞於時。叔達之文。尤才情踔厲。爲通人所稱。此外明季文章之士。固尙有足稱者。或展轉以入清初。開清代文學之風。倘所謂薪盡而火傳者歟。茲錄歸熙甫項思堯文集序。所以排觝鳳洲諸子者。於此文見之矣。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予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於古之文。其爲詩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庸妄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毋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導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於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少。而知

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之權足以榮辱毀譽於人而不能以與於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機於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己知之過於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於數千載之上矣。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於古也必遠矣。

明代以制藝取士。使二百餘年之文人。學士。絞腦汁。耗心血。以就厥軌範。是亦不可不書其概。略以見科舉之流毒焉。制藝始於宋。之以經義取士。宋神宗用王安石及中書門下之言。定科舉法。使士各專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初試本經。旣兼經大義。而經義遂爲定制。安石之勗立經義。原與論體相仿。不過以經言命題。令天下之文體出於正。且爲法較嚴耳。當時對仗不必整。證喻不必廢。侵下文不必忌。自後人踵事增華。文愈工而體愈降。法愈密而理愈疎。蓋失安石勗始之意矣。俞桐川於制義文有百二十名家之選。於宋存王安石蘇轍楊萬里陸九淵陳傅良汪立信文天祥七家。元仁宗延祐中。定科舉考試法。於是王克耘始造八比一法。名書義矜式。明太祖建國。因而不革。其洪武元年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

爲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舊設科。待士甚優。……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樂。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取懷材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庭。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材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行文武。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無得與官。所有合行事宜條於後。(一)鄉試、會試、文、字、程、式。第一場試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不拘舊格。惟務經旨通暢。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場試禮樂論。限三百字以上。詔誥表箋。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一道。惟務直述。不尙文藻。限一千字以上。第三場畢後十日。面試。騎、觀其馳驟便捷。射、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筆畫端楷。律、觀其講解詳審。殿試時務策一道。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一)出身。第一甲第一名。從六品。第二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一十七名。正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八十名。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二)鄉試。各省并直隸州府等處。通選五百名爲率。人材衆多處不拘額數。若人材未備不及數者。從實充貢。河南省四十名。山東省四十名。山西省四十名。陝西省四十名。北平省四十名。福建省四十名。江西

省四十名。浙江省四十名。湖廣省四十名。廣西省二十五名。在京鄉試直隸府州一百名。(一)會試。額試一百名。(一)高麗國安南占城等國。如有經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一)開試日期。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會試。次年二月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殿試。三月初三日。(一)三年一次開試。(一)於洪武三年鄉試。洪武四年會試。(一)各省自行鄉試。其直隸府州赴京鄉試。凡舉人各具籍貫年甲三代本姓鄉里舉保。州縣申行省印卷。鄉試中者。行省咨解中書省。判送禮部印卷會試。(一)仕宦已入流品。及曾於前元登科。并曾仕宦者。不許應試。其餘各邑人民并流寓各處者。一體應試。(一)有過罷閒隸役娼優之人。並不得應試。(一)應試不第之人。不許誼鬧。撫拾考官及擅擊登聞鼓。違者究治。(一)凡試官不得將弟男子姪親屬徇私取中。違者許赴臺省指實陳告。(一)科舉取士。務在得全材。但恐開設之初。騎射書算。未能徧習。除今科免試外。候二年之後。須要兼全。方許中選。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乎全材。任官惟能。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朕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明代科舉規程。大略如詔書所云。至於應舉時之現象。則艾南英應試文自序。言之綦詳。其略曰。「舊制諸

生於郡縣有司。按季課程。名季考。及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士什之一而校之。名爲觀風。二者非諸生黜陟之所繫。其歲考則諸生之黜陟繫焉。其科考則三歲大比。縣升其秀以達於郡。郡升其秀以達於督學。督學又升其秀以達於鄉闈。不及是者。又於遺才大收以盡其長。非是塗也。雖孔孟無由而進。試之日。衙鼓三通。雖冰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緋坐堂上。燈燭圍爐。輕煖自如。諸生解衣露立。左手執筆硯。右手持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裸腹赤踝。至漏數箭而後畢。既就席。命題。一以教官宣讀。便短視者。一書牌上。吏執而下巡。便重聽者。高下既定。督學復衣緋坐堂上。郡縣有司候視門外。教官立階下。諸生俯行以次至几案前。跪而受教。噤不敢發聲。視所試優劣。分從甬道西角門而出。當是時。其面目不可以語妻孥。至入鄉闈。所爲搜檢。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書曝。無異於小試。獨起居飲食。稍稍自便耳。觀此。則文人學士。竭其畢生之力。束縛於此。空疏庸腐之途。而莫能逃焉。甚矣哉。科舉之酷毒也。至其文體。初尙無定制。成化之際。王鏊謝遷章懋諸人出。而後始定八股之體式。其法有破題、承題、起講、提比、虛比、中比、後比、大結、諸名。以次逐段構成。破題起首二句。道破題之字面及意義。承題申明破題之意。一篇之眉目也。短者三

四句，長者不過五六句。起講一曰原起。一篇開講之處。文中之咽、喉也。提比一曰提股。起講後入手之處。虛比一曰虛股。承提比後而說者。後人或用或不用。中比一曰中股。猶人之胸、腹。後比暢發中比之所未盡者。或推開。或襯墊。如人之兩腿。大結一篇之結尾。收束前意。須遒勁有力也。清代場屋之風。一切仍明制。而程式更加密嚴焉。觀於梁章鉅之制藝叢話。可得而知也。明清兩代取士之法如此。是更劣於兩漢唐宋矣。兩漢用對策。其弊泛濫而不切於用。唐用詩賦。其弊浮華而不歸於實。宋用經義。其弊膚淺而不根於理。至於制義之弊。則空疎淺陋。剽竊揣摩。毫無經國濟民之略。徒習經傳。膚廓之言。道義治術。兩無所補。而人民之於科第。得之則直騰霄漢。不得則如在九幽。國家之衰弱。人才之消亡。何莫非受其影響。故述之以顯科舉之遺毒焉。

十三 清文

滿清一代文學可稱極盛。徐珂清稗類鈔曰。清代文學之盛。所以能軼明超元。上駕宋唐。追踪兩漢者。蓋有六大原因焉。一由於開國之初。創制滿洲文字。譯述漢人典籍。而滿人之文化開。二由於信

任漢人用范文程之議。特選士於盛京。而漢人之文教行。三由於入關以後。一時文學大家。不特改仕新朝者。多明之遺老。卽順治康熙兩朝正科所取士。及康熙丙午年博學宏詞科諸人。其人以理學經學史學詩詞駢散文名家者。亦率爲明代所遺。而孫奇逢顧炎武諸儒。隱匿山林。又復勤於撰著。模範後學。四由於在上者之稽古右文。而康熙尤聰明天亶。著述宏富。足以丕振儒風。五由於詔天下設立書院。作育人才。六由於祕府廣儲書籍。並建七閣分儲。七閣者文淵在大內文源在圓明閣文津在熱河文溯在奉天文匯在揚州大觀堂文宗在鎮江金山寺文瀾在嘉惠士林。有此六因。所以極其盛也。當夫開國之初。文章之士。大抵皆朱明遺民。其家國興亡之感。時時寓之於文。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本以學術氣節爲重。不屑屑以文人自居。偶而爲文。雖醇正可觀。要其餘事也。而顧炎武日知錄。論文實多精義。侯方域魏禧皆以氣節相尙。而文名震一時。相與頡頏者。有汪琬王猷定邵長蘅姜宸英朱錫鬯。其以駢文著稱者。則有陳維崧。乾嘉之際。治漢學而能駢文者。則有孔廣森汪中洪亮吉胡天游。而章學誠獨具文史之卓見。治宋學而能散文者。則有方苞劉大櫟姚鼐。而桐城文派以立。與之對峙稱雄者。則惲敬張惠言李申耆之陽湖派也。道咸之時。有異軍突起。棄唐宋而直追周秦者。則龔自珍魏源也。比之明代。亦猶何李之高倡復古歟。咸

同之間。曾國藩氏雖宗尙桐城。而益以漢賦之氣運之。故其義理考據詞章。皆過於桐城。爲之羽翼者。有張裕釗吳汝綸。世以曾氏爲首創。故或稱之曰湘鄉派。同光之時。有不爲桐城湘鄉所囿。而卓然自立者。仁和譚獻。會稽李慈銘也。其他作者雖衆。則展轉以入於民國矣。滿清二百餘年之文章。其遞衍變化之迹。大略如此也。明之亡也。文章氣節之士。殉國者衆矣。其有不死於國難。而陰謀光復者。黃宗羲顧炎武也。黃宗羲字太冲。號南雷。又號梨洲。餘姚人。生明萬歷三十八年。卒康熙三十四年。年八十六。父尊素。明天啓中爲御史。以劾魏忠賢下獄死。宗羲年十九。袖鐵椎入都訟冤。至則忠賢已伏誅。因具疏請除餘黨。手錐牢子葉咨顏仲文斃之。二人卽斃尊素於獄者也。思宗憫其孝不罪。歸鄉後益肆力學問。受業於劉宗周念臺。而能綜貫經史百家。旁推交通。以自成其學。嘗以古文自命。其論文章以爲必資於學。謂「讀書當從六經。而後史漢。而後韓歐諸大家。浸灌之久。發爲文章。始成正路。舍是則旁蹊曲徑。」又謂「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故自唐以後爲文之一大變。然而文章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辭而已。所不可變者千古如一日也。」此足以破明代門戶之爭。掃文士逐末之習。故其文不名一家。所著以宋元學案明儒

學案明夷待訪錄爲最有名。原君一篇。反對君權於專制之世。尤屬偉論。顧炎武字寧人。或自署蔣山。生明萬曆四十一年。卒康熙二十一年。年七十。崑山人。居亭林鎮。號亭林。少與同里歸莊相善。共游復社。有歸奇顧怪之目。明亡不仕。流寓四方。足迹所至。北則燕趙。東抵齊魯。南上會稽。西歷關隴。往還河北諸邊塞者凡十年。始卜居陝之華陰。生平恥爲文人。謝絕應酬文字。以爲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爲也。所著日知錄中論詩文多精義。如謂「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况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逐。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誚也。」又謂「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自蓋其俚淺也。」而於音韻之學。尤多獨得之見。其他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究原委。精研考證。其學說多鑿實可行。而不墮於空疏。其考據多取精用宏。而不流於破碎。遂開清代樸學之風。所著有左傳杜傳補證九經誤字音學五書石經考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肇域志昌平山水記等數十種。而亭林詩文集。文采亦斐然可觀者也。蓋學者之文。恆質實而少辭彩。

惟亭林梨洲二家之文獨俊邁而有逸致焉。與二人同時而文與學均卓犖可稱者。則有衡陽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其宅心孝義。好學不倦。亦與二人同。所著船山遺書共五十二種。而讀通鑑論。尤以議論精拔稱。惟此三人實深學術。文章其餘事也。至以文章著稱者。其時當推侯魏。侯方域字朝宗。號雪苑。商邱人。生萬歷四十六年。卒順治十一年。年三十七。明末隨父兵部侍郎恂官京師。與桐城方以智如皋冒襄宜興陳貞慧。以氣類相推許。稱四公子。在南都以清議自持。初放意聲伎。已而悔之。發憤爲詩古文。文類其爲人。取法韓歐。才氣奔放。超逸雄悍。然學力未逮。疏暢有餘。深厚不足。或由享年不永。未臻厥成歟。嘗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集中叙傳之文。最所擅長。淋漓頓挫。激昂震盪之處。直摩子長之壘。故徐鳳輝曰。「方域步驟史遷。而才足以運之。故行文矯變不測。如健鶻摩空。如鯨魚赴壑。讀之目眩魂驚。令人歎絕。」國朝二十
四家文鈔蓋方域之文。雖時有微瑕。而終不失爲白璧也。所著曰壯悔堂集。嘗與任王谷論文。謂「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尙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啣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行文之旨。

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夭矯。所論行文之法。頗爲精審。而任王谷之文。正善於蘊藉含蓄。王谷名源祥。自號善卷子。宜興人。學者稱息齋先生。爲人棱棱有風骨。雖貧困甚。而口不言利祿。所著曰鳴鶴堂集。既沒。貧不能梓。妻黃氏。賢而知書。蠶績刺繡。積十餘年。爲刻詩十卷。王谷與方域相交。而亦與魏禧爲友。禧字冰叔。號勺庭。又號裕齋。生明天啓四年。寧都人。與兄際瑞弟禮。皆以文章名世。時稱寧都三魏。而禧才名尤高。年十一爲諸生。甲申之變。禧號慟。日哭臨縣庭。憤咤不欲生。謀舉義兵不果。乃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移家翠微峯。彭士望林時益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皆往依之。與魏氏兄弟稱易堂九子。禧既隱居。益肆力古文辭。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文。其持論謂「學柳州易失之小。學廬陵易失之平。學東坡易失之衍。學穎濱易失之蔓。學半山易失之枯。學南豐易失之滯。惟學昌黎老泉少病。然昌黎易失之生。老泉易失之粗。病終愈於他家。」所作雄深雅健。霸氣棱棱。能寓變化於法度之中。節制愈森嚴。而筆力愈奇縱。宜興吳德旋謂「叔子文

之大病。在好做段落。狠其容。亢其氣。硬斷硬接。議論文尤多此種。馮少渠謂「其文之曲折處在能縱。然其病正在此。波折太過。繆辰叢生。」國朝二十紀昀則謂其文有策士之風。蓋禧之於文。好爲馳驟縱橫。不及其兄際瑞之舒卷自然也。際瑞於文。亦不孜孜求古人之法。雖頗嗜莊子史記。爲文遇意成章。如風水之相遭。如雲在天。卷舒無定。得莊史之意。然未嘗稍有摹倣。此其可稱者也。禧與黃周星。顧祖禹。同卒於康熙十九年。年五十七。無子。嘗自言曰。『吾有三子。左傳經世。長子也。日錄。次子也。文集。季子也。』與侯魏齊名者有汪琬。字苔文。號鈍翁。晚居堯峯。因以自號。生明天啓四年。卒康熙二十九年。年六十七。長洲人。紀昀四庫全書提要曰。『古文一派。自明代膚濫於七子。纖佻於三袁。至啓禎而獨敝。國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而琬與魏禧侯方域稱爲最工。然禧才雜縱橫。未歸於純粹。方域體兼華藻。稍涉於浮誇。惟琬學術既深。軌轍復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經。與二家迥別。其氣體浩瀚。疏通暢達。頗近南宋諸家。蹊徑亦略不同。廬陵南豐固未易言。要之接跡唐歸。無愧色也。』琬不惟能文。且深於學。工於詩。詩足與王士禛相角。學足與閻若璩相抗。則琬之學問文章。可略見矣。與琬同時能爲古文者有姜宸英。字西溟。一字湛園。慈谿人。積學能文。至老不倦。其文雅健有

北宋遺意。魏禧嘗謂「朝宗肆而不醇。堯峯醇而不肆。宸英在醇肆之間。」大率侯魏汪姜四家之文。各有不同。侯以氣勝。魏以才勝。汪以學勝。姜以法勝。至與四家同時之王猷定。邵長蘅。朱彝尊。皆以文辭鳴於世。王猷定字于一。號軫石。南昌人。爲人倜儻自豪。爲文如奔崖壓樹。槎枒盤礴。旁枝得隙。突然干霄。蓋神於呼應。操縱跌宕。頓挫者所著曰四照堂集。邵長蘅字子湘。號青門。武進人。爲文長於敘事。簡潔雄深。雖英爽飄發。不如朝宗。而根抵過之。明切恣肆。不如叔子。而眷容勝之。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詩文考證無一不精。時王漁洋工詩而疏於文。汪荅文工文而疏於詩。閻百詩毛大可工考證。而詩文皆次乘。獨彝尊兼有諸家之勝。其文雅潔淵懿。根柢盤深。題跋之作。尤爲精拔也。以上所述諸人。皆以散文鳴於清初。至工於駢文者。則有陳維崧。駢文始於六朝。盛於唐而衰於宋。蓋宋之四六。自歐陽修以古文之法運之。不以瑠璋琢句爲能。故氣勢有餘。而藻采或遜。元明之世。雖以賦頌制藝取士。亦尙排比聲律。然苟用虛廓猥淺之詞。以追時諧俗而已。固不足以言駢文。惟在明末。則張溥陳子龍偶一爲之。而甚有工力。然亦未足稱大家。清初史學如顧炎武。經學如毛奇齡。皆能爲駢儷之文。至陳維崧出。乃開有清一代駢文之風。而卓然名家焉。維崧字其年。號迦陵。宜興人。于庭之孫。貞慧之

子也。生明天啓五年。卒康熙二十一年。年五十八。少以諸生負盛名。貌清臞而多髯。其駢體文導源庾信。才力富健。嘗曰。吾胸中尙有駢文千篇。特未暇寫出耳。汪琬讀其文而歎曰。唐以前不敢知。自開寶後七百年。無此等作矣。琬少所許可。其言如此。可見其年駢文之工矣。故與其年同時。能爲駢體文者。如尤侗西堂。吳綺園次。吳兆騫漢槎。章藻功豈績。及華亭彭古晉。皆有一得之長。要其工力之深。才藻之富。皆不及其年也。惟至乾嘉之時。胡天游邵齊燾吳錫麒曾燠洪亮吉汪中諸人。足與其年齊足而並馳焉。胡天游字稚威。號雲持。山陰人。生當方姚文派盛行之際。天游獨夷然不屑。所爲古文。與桐城諸人異趣。而駢文與博奇肆。有唐燕許之遺。著有石筍山房集。邵齊燾字荀慈。號叔寧。昭文人。其駢文能於綺藻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致。一時風氣爲之大變。著有玉芝堂集。與齊燾同工駢文者。有吳錫麒穀人曾燠賓谷。錫麒能合漢魏六朝唐人於一轅。胎息既深。神采自王。委婉澄潔。是其所長。燠擅六朝初唐之勝。味雋聲永。別具會心。晚年所作尤健。嘗云。古文喪真。反遜駢體。駢體脫俗。卽是古文。洵有見之言也。輯有駢體正宗。洪亮吉字稚存。陽湖人。生乾隆十一年。卒嘉慶十四年。年六十四。嘗游於齊燾之門。其文質樸。若蔡邕。適宕若鮑照。肅穆若張說。其自敘所著與他人說經之書。皆

用偶語述其宗旨。然數典繁碎。初學效之。易傷氣格而破體例。與亮吉同沈研經術而亦工駢文者。爲同里孫星衍淵如。其文風骨遒勁。思至理合。在漢魏六朝之間。全椒吳山尊所爲駢文。沈博絕儷。嘗合邵齊燾吳錫麒曾燠洪亮吉孫星衍之作。而益以錢塘袁枚子才。武進劉星煒闢之。曲阜孔廣森攜約三人。稱爲駢文八大家焉。星煒清轉華妙。廣森藻采皓麗。枚則俗調未淨。且八家中去胡天游與汪中。則未爲精審也。汪中字容甫。江都人。生乾隆九年。卒乾隆五十九年。家貧篤學。日則出謀口食。夜則秉燭讀書。治經宗漢學。最服膺顧炎武。閻若璩梅文鼎胡渭惠棟戴震。然涉獵經史。不爲專家。治古文不取韓歐。以漢魏六朝爲則。柔厚。豔逸。而長諷諭。辭潔淨。而氣不局促。好譏彈人文。亦磊落自多。嘗與兩湖總督畢沅書曰。「天下有中。公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無久困之理。」沅賞其辭致俊爽。饋以千金。禮聘入幕。屬撰琴臺銘黃鶴樓記。好事者爭傳誦之。中文與亮吉並稱。亮吉之文。造句多奇。而近於疏縱。中則蓄氣甚厚。而近於狷潔。此其不同也。中所作自序及廣陵對。尤稱博雅。蓋清之駢文。至中而稱極矣。後之作者。未有能出乎其上者也。近人李詳謂「容甫熟於范蔚宗書。而陳承祚之三國志在前。裴松之注所采魏晉之文最佳。容甫窺得此祕。於單複奇偶間。音節澹亮。意味深長。又甚會沈任之

樹義遺詞。不敢輕涉江鮑之藩籬。此其所以獨高一代歟。茲錄其琴臺銘。

自漢陽北出二里有邱焉。其廣十畝。東對大別。左界漢水。石隄互其前。月湖周其外。方志以爲伯牙鼓琴。鍾期聽之。蓋在此云。居人築館其上。名之曰琴臺。通津直道。來止近郊。層軒累榭。迴出塵表。土多平曠。林木翳然。水至清淺。魚藻交映。可以棲遲。可以眺望。可以泳游。無尋幽陟遠之勞。靡登高臨深之懼。懿彼一邱。實具二美。桃華淥水。秋月春風。都人冶游。曾無曠日。夫以夔襄之技。溫雪之交。一揮五弦。爰擅千古。深山窮谷之中。廣廈細旃之上。靈蹤所寄。奚事刻舟。勝地寫心。諒符玄賞。余少好雅琴。恂諧操縵。自奉簡書。久忘在御。弭節夏口。假館漢臬。峴首同感。桑下是戀。於以濯足滄浪。息陰喬木。聽漁父之鼓枻。思游女之解佩。亦足高謝塵緣。希風往哲。何必撫弦動曲。乃移我情。銘曰。宛彼崇邱。於漢之陰。二子來游。爰迄於今。廣川人靜。孤館天沈。微風永夜。虛籟生林。泠泠水際。時汎遺音。三歎應節。如彼賞心。朱弦已絕。空桑誰撫。海憶乘舟。巖思避雨。邈矣高臺。歸然舊楚。譬操南音。尙懷吾士。白雪歌罷。湘靈停鼓。流水高山。相望終古。

與洪汪同時。有不耽溺於章句。而獨邃於史學者。爲會稽章學誠。字實齋。生乾隆三年。卒嘉慶六

年六十四。幼資甚魯。日誦百餘言。常形亟亟。惟性耽典籍。則取子史等書。日夕披覽。觀書憲自抒識力。意所不愜。輒批抹塗改。疑者隨時劄記。以俟考問。既長。遊學使朱筠之門。得徧覽藏書。討論講貫。備知學術源流盛衰得失之故。以所聞見。參證夙悟。遂於史學。嘗謂「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以故實言史。則史纂也。以議論言史。則史評也。以體裁言史。則史例也。唐宋至今。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古人所爲史學。則未之聞矣。」章氏遺書補編然則清代之治史者。若萬斯同手定之明史稿。馬驢之釋史。谷應泰之明史紀事本末。王船山之讀通鑑論。高士奇之左傳紀事本末。畢沅等之續資治通鑑。陳鶴陳克家之通鑑明紀。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趙翼之廿二史劄記。皆不過爲史纂史考史例史選史評。可稱爲史學者。惟學誠之文史通義八卷而已。人或以其所作擬之劉知幾。而學誠則謂「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章氏遺書卷九學誠所作。又有校讎通義三卷。而荊州常德和州亳州永清天門石首諸府州縣志。皆成其手。世稱精核。而文史通義倡言立議。多前人所未發。大抵推原官禮。而有會於漢劉氏向歆父子部次羣書之旨。辨章學術。鈎稽元要。上下古今。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

焉。學誠於精理史學之外。兼箴砭文章之法式流別。如古文十弊。古文公式諸篇。皆中肯要。於唐順之。茅坤以下一般論文家之諛聞淺見。力加糾正。足以挽江河於日下。令學者撥雲霧而見青天。其功烈亦云偉矣。茲錄其雜說下一篇。亦言古文之流別者也。

古文之目。始見馬遷。名雖託於尙書。義實取於科斗。古者稱字爲文。稱文爲辭。辭之美者。可加以文。言語成章。亦謂之辭。口耳竹帛。初無殊別。春秋傳曰。辭不可已。易曰。旨遠辭文。夫鄭相口宣。叔向稱爲輯懌。則言語成章。可爲辭也。文周繫易。夫子贊辭爲文。則嘉尙其辭。乃爲文也。未有以所屬之辭。卽稱爲文。於文之中。又稱爲古文也。自東京以還。迄於魏晉。傳記皆分史部。論撰沿襲子流。各有成編。未嘗散著。惟是騷賦變體。碑誄雜流。銘頌連珠之倫。七林答問之屬。凡在辭流。皆標文號。於是始以屬辭稱文。而文苑亦梁時所輯文選。所由撰輯。彼時所謂文者。大抵別於經傳子史。通於詩賦韻言。斯則李苑宋李昉編姚粹姚鉉編猶沿其例。覆檢部目。可得而言者矣。文緣質而得名。古以時而殊號。自六代以前。辭有華樸。體有奇偶。統命爲文。無分今古。自制有科目之別。士有應舉之文。制必隨時。體須合格。束縛馳驟。幾於不勝。於是吾衰誰陳。太白慷慨於大雅。於今何補。

昌黎深悲於古人。玉溪自恨於幕游。劉侘希風於作者。師魯之矯崑體。永叔之謝楊劉。自後文無定品。俳偶卽是從時。學有專長。單行遂名爲古。古文之目。異於古所云矣。宋元經義。明代始專。策

論表判。有同兒戲。學者肄習。惟知考墨房行。師儒講求。不外蒙存淺達。考墨房行皆四書文蒙存淺達皆四書講義聞

有小詩律賦。駢體韻言。動色相驚。稱爲古學。卽策論變調。表判別裁。亦以向所不習。名曰古文。斯

則名實不符。每况愈下。少見多怪。俗學類然。充其義例。異日科舉成文。改易他制。必轉以考墨房

行爲古文矣。凡著述當稱文辭不當稱古文然以時文相形不妨因時稱之

滿清中業。桐城有姚鼐者。私淑於其鄉先輩方苞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大櫟及其世父範。歷城周

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祈嚮桐城。號桐城派。方苞字靈皋。號

望溪。桐城人。生於康熙七年。卒乾隆十四年。年八十二。少下筆爲古文卽工。與兄舟百川及同邑戴名

世。共相切磋。名世嘗與大興王崑繩。潁州甯世簪。歙縣程城。評訂文章練要一書。分六宗百家。六宗曰

左傳。孟子。莊子。楚辭。戰國策。史記。百家之類三。公穀。管韓諸家一也。漢書以下諸史二也。漢魏諸名家

集三也。六朝以下不與焉。簡練精要。以爲規矩準繩。詳而說之。以盡乎文之變。後名世以南山集下獄

死。而苞名益高。先是苞嘗游京師。鄞萬斯同奇之。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爲無益之文。」苞終身誦之。以爲名言。時人論文多有稱錢牧齋者。苞私語汪武曹何屺瞻曰。「牧齋文穢惡藏於骨髓。一如其人。有或效之。終不可滌濯。」武曹輩初訝之。旣乃服其非過言。其自作文以法度爲主。上規史漢。下倣歐歸。不肯少軼於規矩之外。故大體雅潔。嘗謂「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僂語。南北史佻巧語。」後之爲桐城文者。恆奉其言以爲家法。當時有詆之者曰。「試觀望溪可能吃得住一個大題目否。可能敍得一二大名臣眞豪傑否。可能上萬言書痛陳利弊否。」袁枚答孫浦之苞論學一以宋儒爲宗。其說經皆推衍程朱之學。尤精三禮。嘗語姜宸英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旣菲薄錢牧齋。而獨推尊同邑劉大櫚。間語人曰。「如苞何足言。同里劉生乃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聞大櫚名。大櫚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峯。生康熙三十七年。卒乾隆四十五年。年八十三。爲文喜學莊子。尤力追昌黎。而氣不足以舉其辭。其篇法之整潔。不如方氏。而意度之春容。又視姚鼐爲遜。論者頗有蜂腰之譏焉。惟鼐實從之游。鼐字姬傳。一字夢穀。號惜抱。桐城人。生雍正九年。與段玉裁同卒嘉慶二十年。年八十五。鼐雖從大櫚游。亦

嘗學古文法於其伯父範。而與鼂同受法於大櫨者。有吳殿麟王灼。文名略次於鼂。鼂論學主集義理。考據詞章之長。雖不拘於漢宋門戶。而與宋學爲近。文雖學於大櫨。然自以所得爲之。不盡用師法也。嘗與魯絜非論文分陰陽剛柔之說。發前人所未發。絜非名仕驥。新城人。與陳用光碩士同學於朱仕琇。仕琇字梅崖。閩人。先是閩中爲古文者。推藍鼎元鹿洲。至仕琇益精。卓然成家焉。仕琇於當世文少所許可。獨心折姚鼂。鼂嘗主講梅花鍾山紫陽敬敷諸書院。從而問古文法者甚衆。乃以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而爲之序曰。「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其所取於古人者。直以歸有光續唐宋八家之後。而以方苞劉大櫨嗣有光之徵。推究闡奧。開

設戶牖。天下翕然。號爲古文辭之正宗焉。鼂之門下士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碩甫劉開孟塗。婁縣有姚椿春木。寶山有毛嶽生生甫。歙縣有鮑桂星覺生。而管梅方姚尤稱高足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其不列弟子籍而服膺鼂之說者。有宜興吳德旋仲倫。新城魯仕驥絜非。及絜非之甥陳用光碩士。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鼂。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永福有呂璜月滄者。歸嚮桐城。嘗問道於吳德旋姚椿。以所學倡於廣西。其鄉人有桂林朱琦伯韓。臨桂龍啓瑞翰臣。平南彭昱堯子穆。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仲倫月滄。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新化鄧顯鶴湘皋。與姚瑩友善。以文相切磋。善化孫鼎臣芝房。更從游伯言之門。而武陵楊彝珍性農。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燾伯魯。湘鄉曾國藩滌篁。亦以姚氏文家正軌。未嘗外索。由是桐城文派。湘中稱盛焉。而曾國藩尤爲傑出。雖宗尙桐城。不爲桐城所囿。其光芒所燭。且高出於鼂焉。而劉大櫟之弟子有錢伯坳者。字魯斯。陽湖人。所居近雪堰橋之僕射山。因自號僕射山樵。伯坳時時誦師說於其同鄉。憚敬武進張惠言。二子者始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專志以治古文。於是陽湖古文之學特甚。謂之陽湖派。

以別於桐城。惠言字皋文。江蘇武進人。生乾隆二十六年。中嘉慶四年進士。少好爲辭賦。嘗致力於司馬相如揚雄之文。繼聆魯斯古文之說。始盡棄其學而學焉。後魯斯得讀惠言之文。告之曰。「吾見子古文。與劉先生言合。今天下爲文。莫子若者。」而惠言享年不永。以嘉慶七年卒。年四十二。惠言爲學尤深於易禮。禮主鄭康成。易主虞翻。著有茗柯詩文集。惲敬聞惠言之死。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不多作者。以有皋文在也。今皋文死矣。當併力爲之。」敬字子居。江蘇陽湖人。生乾隆二十二年。中乾隆四十八年舉人。爲人負氣。矜尙名節。自言其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事事似班孟堅陳承祚。而子居自謂吾文自司馬子長出。子長以下。無北面者。以嘉慶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一。著有大雲山房集。陽湖派之文。所不同於桐城派者。桐城從唐宋八家入手。而更取徑於歸有光辭務簡淡。以閒情眇狀爲姿媚。以紆徐搖曳爲神氣。陽湖從漢魏六朝入手。而更取徑於唐宋八家。屬辭瑰偉。聲情健茂。以求復古。駢散不分之體。故張惠言之邑人有李申耆者。輯駢體文鈔七十一卷。以當姚鼐之古文辭類纂。於是陽湖派別張一軍。與桐城抗衡行矣。李申耆字兆洛。江蘇武進人。生乾隆三十四年。卒道光二十一年。年七十三。嘉慶中舉進士。官

鳳臺知縣。精輿地之學。工詩古文。志在通駢散之界。一心復古。上法東京。力爭崔蔡。以爲「文章之用。奇偶相雜。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以是爲與古文殊路。既歧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駢體文 鈔序 涇縣包世臣爲李氏作傳。謂「先生稱唐宋傳作。無不導源漢魏。漢魏之偶儷。卽唐宋散行之祖。」然則宗唐宋而外漢魏者。直數典而忘祖矣。所著有養一齋文集二十卷。申耆而外。爲陽湖派張目者。有秦瀛小峴陸繼輅。祁孫董士錫。晉卿。祁孫嘗選七家文鈔。以方劉惜抱與惲張並列。不分軒輊也。而陽湖流風所煽。蓋不及桐城爲廣云。然桐城之說既盛。而學者漸流爲庸膚。但習爲控抑縱送之貌。而亡其實。又或弱不能振。於是仁和龔自珍邵陽魏源。異軍突起。追古作者周秦之文。而文章始變。物極則反。理固然也。龔自珍字璣人。號定齋。更名鞏祚。浙江仁和人。生乾隆五十七年。卒道光二十一年。年五十。舉道光九年進士。官禮部主事。生平博極羣書。于經通公羊春秋。於史長西北輿地。而於文章。則以六書小學爲入門。以周秦諸子。吉金樂石爲崖郭。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隱爲質幹。沈博奧衍。自成一家。同光之間。所謂

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云。著有定盦文集十五卷。魏源字默深。邵陽人。生乾隆五十九年。與梅曾亮同卒於咸豐六年。年六十三。道光進士。官高郵州知州。治經以西漢今文爲宗。熟於掌故。尤精輿地之學。爲文章奧衍宏博。縱橫學國策。廉悍學韓非。與龔氏同。世故並稱龔魏。所著曰古微堂文集。又著聖武記詩古微公羊微曾子章句海國圖志春秋繁露注並行於世。與龔魏同時有姚燮梅伯者。著書數十萬言。儷駢文最高。當世崇拜龔魏而不及姚者。名位限之耳。至龔魏之高倡復古。亦猶明之何李王李歟。厥後曾國藩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爲文章。而又據高位。其先私淑桐城。而欲少矯其濡緩之失。故其持論以光氣爲主。以音響爲輔。卒之流風所被。罕有抗顏行者。其光焰則非歸有光之所能及也。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湘鄉人。生嘉慶十六年。卒同治十一年。年六十二。諡文正。論學謂義理詞章考據三者缺一不可。作聖哲畫像記。義理則取周程張朱諸人。詞章則取韓柳歐曾諸人。考據則取許鄭杜馬諸人。論文亦主姚氏陰陽剛柔之說。謂「西漢文章如相如子雲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又取雄直怪麗四字。以贊陽剛之美。定茹遠潔適四字。用贊陰

柔之美。更倡古文四象之說。太陽論文之氣勢。曰噴薄之勢。曰跌宕之勢。少陽論文之趣味。曰詭詭之趣。曰閒適之趣。太陰論文之識度。曰宏括之度。曰含蓄之度。少陰論文之情韻。曰沈雄之韻。曰悽惻之韻。蓋擴姚氏之說而大之者也。至其自爲文章。則取姚氏義法。而運以漢賦瑰麗之氣。蓋桐城之文。氣清體潔。自是可取而雄奇瑰瑋之境。尙少。則以取法於歐歸之平易。而不能造爲奇崛。馴至才氣薄弱。不復能振起也。國藩乃能以深宏之氣。駿邁之辭。超出桐城。而恢廣之。以自爲開宗之一祖。故世稱之曰湘鄉派焉。大抵桐城以筆勝。陽湖以文勝。湘鄉以氣勝。國藩又嘗選經史百家雜鈔。以廣姚氏古文辭類纂之域。其教人讀書曰。六經以外。有不可不熟讀者。凡七部書。曰史記漢書莊子說文文選通鑑韓文也。史記漢書。史學之權輿也。莊子。諸子之精華也。說文。小學之津梁也。文選。辭章之淵藪也。史漢時代所限。史事未全。故以通鑑廣之。文選駢偶較多。真氣漸漓。故以韓文振之。與國藩同時而能爲古文辭者。則有吳敏樹南屏楊彝珍性農。敏樹沈思獨往。自謂不屑步武桐城。而卒之所得。未能出乎姚氏軌範之外。彝珍鍊字琢句。雅勝常人。而風趣絕鮮。以比曾氏之雄厚。均不及也。至曾氏之門下士。著籍者甚衆。而論其文章。則惟張裕釗吳汝綸王定安黎庶昌薛福成爲可稱。定安肉多於骨。長于用複。

而短於使單。裕釗善敘事而規模不免狹小。裕釗字廉卿。武昌人。生道光三年。卒光緒二十年。年七十二。道光舉人。官內閣中書。爲文蓋得力於史記之譎怪。雖文氣雄駿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詭。詞句之廉勁亦自成一家。著有濂亭文鈔。庶昌遵義人。其文不囿於法。而範圍較廉卿爲廣。嘗謂文體之正自方始。洎姚而辭始雅潔。至文正乃變化以臻於大。吳汝綸字摯父。桐城人。生道光二十年。卒光緒二十九年。年六十四。同治進士。官冀州知州。光緒時充北京大學堂總教習。加五品卿銜。遊日本。考察教育制度。著東遊叢錄。篤好古文辭。初私淑惜抱。少長受知曾氏。文益宏肆高潔。其教始學必本周秦古籍。由訓詁以求通其文辭。而要以能知當時之變備緩急。日本學者踔海請業。遠近以文字求正者。四面而至。所著有易說詩說深州風土記及詩文集。薛福成字叔耘。一字庸盦。無錫人。生道光十八年。卒光緒二十年。年五十七。福成從曾氏獨久。先後入幕府者八年。獨以古文爲奏牘。辭畢醇雅有法度。不規規於桐城論文。而氣息與子固穎濱爲近。無東坡縱橫之習。所著曰庸盦集。其弟福保。字季懷。亦能文。有青萍軒集。至滿清末造。文章之士。大率遠祖桐城。近祧湘鄉。其有卓然自異者。則譚獻與李慈銘也。二人皆浙江籍。是可稱之曰浙派矣。浙派與陽湖較近。於桐城爲遠。譚獻原名廷獻。字仲修。號復堂。仁和

入。與王闓運同生道光十二年。與李鴻章同卒光緒二十七年。年七十。同治舉人。官含山知縣。通古今治亂。言天下得失如指掌。治古文辭以漢魏六朝爲宗。而亦不非薄唐宋。詞致雅健。風骨騫舉。不似桐城之以聲味稀淡爲工也。李慈銘字悉伯。號蕤客。會稽人。生道光九年。與孫衣言同卒光緒二十年。年六十六。舉光緒進士。官山西道監察御史。數上封事。不避權要。中日事起。敗書至。感憤扼腕。卒於官。慈銘嘗題在京寓所聯云。「保安寺大街。藏書十萬卷。戶部員外郎。補缺一千年。」其意志之牢落可想。爲學則精思閱覽。最致力於史。善爲駢文。取徑於漢魏。詞健格高。淵雅純淨。直欲近掩洪孫。遠跨鮑庾。所著有湖塘林館駢體文鈔。而孟學齋日記。越縵堂日記。中論事論學論文。輒多鴻裁卓識。長沙王先謙益吾嘗合悉伯與王闓運劉開梅曾亮董基誠董佑誠等爲十大家。以繼吳山尊之八大家焉。蓋自乾嘉以還。清文體格始正。派別斯分。作者亦極其盛也。茲錄姚姬傳之登泰山記。張惠言送錢魯斯序。曾滌生書歸震川文集後。以見桐城陽湖湘鄉之各有其勝。而殿以李慈銘之畫像自贊一文焉。

太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始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太山西北谷。

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太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門。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擣菹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而皆若僂。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登泰山記

魯斯長余二十四歲。以嘗從先君子受經。故余幼而兄事之。魯斯以工作書爲詩名天下。交友徧

海內。余年十六七歲時。方治科舉業。間以其暇學魯斯爲書。不工。又學魯斯爲詩。詩又不工。然魯斯嘗誨之。越十餘年。余學爲古辭賦。乾隆戊申。自歙州歸。過魯斯而示之。魯斯大喜。顧而謂余。吾嘗受古文法於桐城劉海峯先生。顧未暇以爲。子倘爲之乎。余愧謝未能。已而余游京師。思魯斯言。乃盡屏置曩時所習詩賦若書。不爲。而爲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而余留京師六年。歸。更太孺人之憂。復游浙中。轉入歙。而魯斯客湖南北久乃歸。參差不得見者十三年。今年夏。余自歙來杭州。留數月。一日。方與客語。有覲然而來者。則魯斯也。其言曰。吾見子古文。與劉先生言合。今天下爲文莫子若者。子方役役於世。未能歸故里。吾幸多暇。念久不相見。故來與子論古文。魯斯遂言曰。余曩於古人之書。見其法而已。今吾見拓於石者。則如見其未刻時。見其書也。則如見其未書時。夫意在筆先者。非作意而臨筆也。筆之所以入。墨之所以出。魏晉唐宋諸家之所以得失。熟之於中。而會之於心。當其執筆也。繇乎其若存。攸攸乎其若行。冥冥乎成成乎。忽然遇之。而不知所以然。故曰。意者。非法也。而未始離乎法。其養之也有源。其出之也有物。故法有盡而意無窮。吾於爲詩。亦見其若是焉。豈惟詩與書。夫古文亦若是則已耳。嗚呼。魯斯之於古文。豈曰法而已哉。

抑余之爲文。何足以與此。雖然。其惓惓於余。不遠千里而來。告之以道。若惟恐其終廢焉者。嗚呼。又可感也。於是留數日。將去。送於西湖。書其言而誌之。且以爲別。送錢魯斯序

近世綴文之士。頗稱述熙甫。以爲可繼曾南豐王半山之爲文。自我觀之。不同日而語矣。或又與方苞氏並舉。抑非其倫也。蓋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後世。君子恥焉。自周詩有崧高烝民諸篇。漢有河梁之詠。沿及六朝。餞別之詩。動累卷帙。於是有爲之序者。昌黎韓氏。爲此體特繁。至或無詩而徒有序。駢拇枝指。於義爲已侈矣。熙甫則未必餞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謝序者。壽序者。此何說也。又彼所爲抑揚吞吐。情韻不置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浮芥舟以縱送於蹶涔之水。不復憶天下有曰海濤者也。神乎味乎。徒詞費耳。然當時頗崇茁軋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爲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則焉。不可謂不智已。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聞見廣而情志闊。得師友以輔翼。所詣固不竟此

是翁也。無團團之面。乏姁姁之容。形骸落落兮。畏謹矍矍。鬚眉悒悒兮。天懷暢通。故其貌谿刻兮。而心猶五尺之童。其言響喞兮。而辯爲一世之雄。不知者以爲法官之裔。如削瓜而少和氣兮。其知者以爲柱下之胄。能守雌而以無欲爲宗。嗚呼。儒林耶。文苑耶。聽後世之我同。獨行耶。隱佚耶。止足耶。是三者吾能信之於我躬。雨瀟風晦。霜落葉紅。悠然獨笑。形行景從。待觀河之將斂兮。拊桑海而曲終。故俗士嫉之。要人扼之。而杖履所至。常有千載之清風。畫像自贊

十四 當代文

當代文章之士。有以桐城人而守桐城派之家法者。則馬其昶。姚永樸。永概兄弟也。有依附桐城之末光而竭力反對白話文者。閩縣林紓也。有不甘暖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詁經證史積學明理以別關一途者。無錫錢師子泉也。有遠祧魏晉而薄宋之吳蜀六士者。餘杭章炳麟也。有精核名學能以古文辭翻譯西書以淪民智者。侯官嚴復也。有達於西洋之邏輯。杼以中國之古文辭者。長沙章士釗也。有破壞桐城之義法而別倡新文體者。南海康有爲。新會梁啓超也。有高倡文學革命反對

文。言。文。而。主。張。白。話。文。者。績。溪。胡。適。也。此。當。代。文。章。流。別。之。大。概。也。他。若。王。闔。運。之。散。文。導。原。莊。賈。駢。儷。追。步。子。山。沈。著。閑。雅。中。露。英。爽。之。氣。樊。增。祥。之。書。牘。流。利。雋。快。妙。趣。橫。生。沈。子。培。之。題。跋。恢。麗。瓌。瑰。能。言。人。所。不。能。言。發。人。所。未。盡。發。馮。煦。之。宛。絜。峭。麗。情。藻。兼。盡。劉。師。培。之。枕。經。莊。史。典。雅。厚。重。張。謩。之。雄。放。俊。峭。廖。平。之。古。樸。淵。雅。孫。德。謙。之。淹。通。宏。博。具。深。切。整。潔。之。思。孫。雄。之。典。麗。綺。藻。有。簡。靜。肅。穆。之。氣。李。詳。之。模。楷。汪。容。甫。王。式。通。之。追。步。孫。淵。如。王。國。維。之。抽。奇。騁。秘。情。韻。不。匱。康。寶。忠。之。體。大。思。精。條。理。綿。密。皆。清。言。雅。韻。足。以。自。樹。一。幟。者。也。馬。其。昶。字。通。伯。安。徽。桐。城。人。也。幼。耽。文。章。受。知。愛。於。同。縣。方。柏。堂。吳。汝。綸。汝。綸。又。爲。之。介。於。武。昌。張。裕。釗。由。是。其。文。益。進。其。昶。幼。時。喜。名。後。乃。痛。矯。厲。闕。聲。光。一。室。之。中。十。餘。年。不。出。不。甘。假。文。術。逐。聲。利。以。自。私。嘗。謂。「天。下。所。以。脊。脊。大。亂。皆。始。於。士。大。夫。之。自。營。其。私。而。其。末。乃。遂。至。無。所。不。至。」答蕭敬敷文書年。二。十。一。婚。於。同。里。姚。氏。與。通。州。范。當。世。肯。堂。爲。僚。壻。肯。堂。以。詩。名。世。文。亦。宗。法。桐。城。嘗。爲。吳。汝。綸。所。激。賞。其。昶。之。學。於。汝。綸。也。汝。綸。戒。作。宋。元。人。語。曰。「是。宜。多。讀。周。秦。兩。漢。時。古。書。」及。後。學。於。張。裕。釗。裕。釗。則。詔。之。曰。「文。之。道。至。精。古。之。能。者。義。不。苟。立。詞。不。苟。措。陳。義。必。取。其。最。高。而。尤。雅。者。造。言。必。深。古。不。使。片。詞。雜。乎。凡。近。其。句。調。聲。響。必。在。在。叶。乎。鏗。鏘。鼓。舞。之。

節。」書張廉卿先生手札後其昶嘗論次桐城名臣忠節循吏儒林文苑孝義。自前明以迄近世。百數十人。爲桐

城耆舊傳二十一卷。其所著文曰抱潤軒集。雖無吳汝綸之精彩壯觀。而淡簡天素。時或過之。故章炳麟許爲能盡俗焉。武進胡君復以其昶文與王闓運嚴復張謇梁啓超康有爲林紓章炳麟相匹。彙而刊之。名曰當代八家文鈔。其昶妻弟姚永概字叔節。永概兄永樸字仲實。咸以高文雅望。爲京師大學文科教授。永樸論文大旨。本之薑塢惜抱。然自周秦以迄近代通人之論。莫不考其全而攝其精。故雖謹守家法。而無門戶之見存。先主講國立法政學校。著有國文學四卷。翔瞻而簡易。典顯而精鑿。學者便之。後應大學文科之聘。編訂講義。作文學研究法二十五篇。曰起原根本範圍綱領門類功效運會派別著述告語記載詩歌性情狀態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剛柔奇正雅俗繁簡疵瑕工夫結論。其發凡起例。蓋仿之文心雕龍也。其昶及姚氏兄弟之主講於京師大學也。咸與林紓歡好。紓字琴南。號畏廬。又自署冷紅生。晚號蠡叟。福建閩縣人也。少年氣極盛。喜新法。前清光緒二十四年。康梁首倡變法。紓亦上書德宗。德宗大喜。將除之官。而六君子禍起。同鄉鄭孝胥夜走告紓曰。「禍及矣。胡不逃。」遂逃至天津。而譚嗣同等以被誅聞矣。由是與康梁爲同志。民國以來。紓嘗與梁星海哭德宗之陵。先後凡

十三次。皆有文或詩紀其事。或以復辟問紆。輒不悅曰。「徐俟齋蕭尺木皆明遺民。心有隱痛。以書自給。若武庚管蔡之謀。固非敢與聞也。吾之忠清。蓋亦人各有志耳。」徐州徐樹錚自負有文武才。與紆交相契。樹錚沈鷺好殺伐。紆輒規正之。所全甚衆。人不知也。梁鴻志曾宗鑒皆紆弟子。鴻志字衆異。詩才尤瑋。紆每自愧不如。及樹錚與紆結交。二人輒避去。畏樹錚也。鴻志母病。不侍疾。及卒。爲母發喪。糜費五六萬。紆聞而歎曰。「葬之厚也。何如養薄。」由是疎之。已而樹錚欲紆入安福黨。壽三千金。紆怒曰。「吾平生無黨。」樹錚不敢復請。請以紆子季椿爲祕書。紆笑謝曰。「吾愛少子。不忍使其爲石厚桓範也。」樹錚亦不怒。陳小蝶林畏廬先生遺事民國七年。胡適主講北京大學。斥紆爲桐城餘孽。紆心不能平。適又倡廢古文用白話之議。紆益爲鬱憤。乃致書於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謂「與公交好二十年。公遇難不變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說。彼叛聖逆倫者。容之卽足梗治而蠹化。拚我殘年。極力衛道。必使反舌無聲。瘦狗不吠。然後已。弟淺衷狹量。視公之雍容大度。并蓄兼收。相去遠矣。」紆之文。工於叙事。抒情清勁。婉媚足以動人。既著韓柳文研究法。又著畏廬論文以授學者。間以其餘暇。譯著歐美名家小說一百二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以茶花女爲最著。紆生於清咸豐二年。卒民國十三年。年七十三。

門人爲之請諡。擬曰文貞。清室不可。以爲一舉人耳。法不當諡也。無錫錢子泉師以紆爲侯官鉅子。謂「以桐城爲法乳。以八家爲門戶。出桐城而能自爲變化。桐城以永叔之逸。數韓之神。侯官用柳州之潔。得韓之峻。桐城之神暇。而侯官之體整。桐城之味長。而侯官之幅狹。及其蔽也。桐城好爲暇而失之弱。侯官又潔而未盡適。然而文章之道。惟適爲難。桐城之文。如魏武對虜。意思安閒。有不欲戰之形。而侯官之文。譬之程不識治軍。正部曲行伍營陳。嚴刁斗。亦自森然不可犯。」桐窗文集敘其持論亦抉精發奧之至矣。錢師名基博。字子泉。一字潛。江蘇無錫人也。爲人謙恭亮直。古道碌碌。貞固足以幹事。至誠足以動人。每於廣坐中發正義。侃侃如也。論學則詁經譚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直湊單微。無不研精覈實。集部之學。海內罕對。子部鈎稽。亦多匡發。爲文初年學戰國策。喜縱橫不拘繩墨。既而澤之以漢魏。字矜句鍊。又久而以爲厚重少姿致。敘事學陳壽。議論學蘇軾。務爲平易暢達。所作碑傳雜記序跋論說。爲尤精深。碑傳雜記。於三十年來。民情政治。頗多徵見。足備異日史料。論說多明融事理。而益以典雅古道之辭。出之序跋。則以生平讀書無一字滑過。故於學術文章得失利病。多抉心發奧之論。師既實大聲宏。比年教授南北各大學。弟子無慮數千人。而能行其一體者蓋尠。是以湘鄉曾廣鈞重伯

讀其文而歎曰。「吾子上說下教。雖強聒而不舍。然而僕觀子之學必不大。何者。鎔史鑄子。裁以昌黎。從前惟孫淵如有此萌芽。錢竹汀略削輪椎。吾子益運以浩氣。扛以健筆。四十歲後。篇題日富。必能開一文派。特惜言皆有物。較空言格律及虛神搖曳者。有難易之分。造詣雖宏。徒侶必不能廣耳。」南通張謇季直。文以雄肆著稱。及讀錢師文而詫曰。「大江以北。無與抗顏行者。」吳江費樹蔚曰。「豈惟江北。卽江南寧復有第二手。」興化李詳審言。工爲文章。淵懿粹美。所著學製齋駢文。有古作者風。顧於並世文人。極少許可。詆譏林紓尤力。以謂「觀其所譯小說。重在言情。纖穠巧靡。淫思古意。三十年來。胥天下後生。盡驅入猥薄無行。終以亡國。昔人言王何之罪。浮於桀紂。畏廬之罪。應科何律。」三致無錫

錢子泉書而獨甚推錢師。謂「下筆輒古。畏廬僨於豚上可畏耳。若足下之虎。且相率而辟易。」再致無錫錢子泉書其稱崇亦備至矣。錢師則復之曰。「博生平論文。不立宗派。在曩時桐城之學滿天下。博固不欲附桐城以自張。而在今日。又雅弗願捶桐城已死之虎。取悅時賢。拙著古文辭類纂解題。固嘗徵申厥旨。尊論姚郎中學問所從出之途。乃爲言桐城學者之所未知。可謂片言發奧。然博論桐城。似亦不從衆論之所同然。而實有覷見之所獨至。畏廬文章本非當家。氣局褊淺。又非能者。十五年前。徒以博偶有掎摭。

見之不勝憤憤。無端於博大施傾軋。文章化爲戈矛。儒林淪於市道。屬商務不印拙稿。而不知博本勿賴市文爲生。有友人介紹博任北師大國學講座。其時畏廬在北京文壇。氣焰炙手可熱。亦作臧倉。致成罷論。知者多爲不平。然博竊以爲眞讀書人。正當化矜釋躁。徵其學養。何意畏廬六十老翁。不能弘獎後進。而黨同妒道。若是。勝我不武。不勝見笑。博苟卓然有以自立。畏廬尸居餘氣。文章眞賞。來者難誣。身後千秋。尙賴博爲論定。而畏廬乃必欲窮之於所往。博豈遂爲所窮。徒見其不自量耳。當日固已如是。豈在今日博轉欲竊其唾餘。藉以自重。及畏廬身價旣倒。博撰次現代中國文學史。平情而論。胸中旣未嘗有不平之氣。更何必加以尋斧。效惡聲之必反。故博前日於畏廬不肯輕降心以相從。而在時移世異之今日。亦不敢助長者張目。作尋聲之罵。呵禁不祥也。錢師爲人之明允篤誠。可於此書覘之矣。其頻年著述以教督學子之所不及者。曰斯文統宗。曰春秋約纂。曰禮記約纂。曰韓愈志。曰國學必讀。曰莊子天下篇疏記。曰論語之九流論。曰今日之國學論。曰古文辭類纂解題及其讀法。曰文史通義解題及其讀法。曰國學敍略。曰現代中國文學史。其著書之室曰潛廬。嘗自撰偶語云。「書非三代兩漢不讀。未爲大雅。文在桐城陽湖之外。別關一塗。」凡識錢師者。皆知其言之非虛也。錢師之

於林紓。未甚加以菲薄。而章炳麟與人論文書。於紓之文章亦詆訶甚至。炳麟字太炎。原名絳字枚叔。浙江餘杭人也。嘗師事德清俞樾。又數問業於定海黃以周。更修弟子禮於仁和譚獻。太炎少時治經。謹守樸學。後以序鄒容革命軍一書。囚繫上海。乃究心釋典。治因明有所入。既出獄。東走日本。教授諸留學者以國學。睹國事敗壞。大憤。思適印度爲浮屠。資斧困絕。不能行。寓廬至數日。不舉火。日以百錢。市麥餅自度。衣被三年不澣。困阨如此。而德操彌厲。間涉獵西籍。以新知附益舊學。日益宏肆。而治說文尤精。顧盛氣好攻辯。放言高論。用抨擊古今。於文章以雅淡爲宗。勿落唐以後窠臼。尤菲薄宋之吳蜀六士。而皈依晉宋。次及齊梁。以爲文學之業。窮於天監。於近人則剽襲自珍。謂「自珍剽竊成說。而無心得。其文辭側媚。自以爲取法晚周諸子。而佻儻無骨體。又多淫麗之辭。自自珍之文貴於世。而文學塗地將盡。將漢種滅亡之妖耶。」校文可謂肆口嫚罵之至矣。至於並世諸人。既詆譏林紓。又呵斥康梁。而紓亦訶太炎「剽竊漢人餘唾。以搏撻爲能。以釘飯爲富。補綴以古子之斷句。塗墍以說文之奇字。意境義法。概置勿講。侈言於衆。吾漢代之文也。僮人入城。購縉紳殘敝之冠服。襲之以耀其鄉里。人卽以搢紳目之。吾不敢信也。」與姚永概書此則所謂惡聲至必反之者也。大率太炎之文。盡雅而不

必便俗深入。而未能顯出。惟其枕經。昨史。博學。可稱耳。世人無太炎之學。而數太炎之文者。譬以布帛之衣。裝嵌碎錦。自以爲絢爛焉耳。其不至如紆之所譏者。幾何矣。太炎論文。既高瞻遠矚。故少所許而多所迂。於清代獨稱章學誠。汪中。李兆洛。而亦不薄姚鼐。張惠言。並世獨稱王闈運。壬秋爲能盡雅。則以其辭氣異於通俗。而善汰虛字也。其爲文。熹以古字易今字。謂「六書本義。廢置已夙。經籍仍用。通借爲多。舍借用眞。茲爲復始。以故讀其文者。輒不能通曉焉。然而流切雅健。固異恆流。不獨詩文爲然。卽聯語亦多卓絕。如輓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云。「孫郎使天下三分。當魏德萌芽。江表豈曾忘襲許。南國是吾家故物。恐靈修浩蕩。武關無故入盟秦。」又輓黎元洪聯云。「繼大明太祖而興。玉步未更。綏寇豈能干正統。與五色國旗同盡。鼎湖一去。譙周從此是元勛。」皆論斷激切。寄慨遙深。太炎爲人重風誼。劉申叔之隨端方入蜀也。端遇害。劉遜至滬。仇黨欲殺之。太炎爲之說曰。「今者文化陵遲。宿學凋喪。一二通博之士。如劉師培輩。雖負小疵。不應深論。殺一人無益於中國。而文學自此掃地。使禹域淪爲夷裔者。誰之責耶。」劉因得免。袁項城當國。太炎致書與論治術云。「以光武遇赤眉之術。解散狂狡。以漢高封雍齒之術。起用宿將。以宋祖待藩鎮之術。安慰荆吳。大端既定。然後政治可施。當

法紀之未成。惟人才爲亟務。徇故吏則不才者任事。安反側則無賴者入官。殊途同歸。皆以紊政。夫變革之世。貴踈弛才。興作之時。當精白士。」袁答曰：「至理名言。親切有味。」因任以籌邊使之職。已而袁氏謀竊國。慮太炎以文字煽亂。幽之京師龍泉寺。欲殺之。內史監阮忠樞諫曰：「武嬰讀駱賓王之檄布。猶許爲人才。燕王受方孝孺之口誅。尙欲其不死。章之文章學術。不可多得。無罪而戮之。公之智豈下於燕王武嬰乎。」袁動容乃止。太炎弟子甚衆。而以蘄水黃侃季剛爲最著。季剛少承父學。讀書多神悟。尤善音韻。文詞雅淡。上法晉宋。太炎嘗謂季剛清通練要之學。窈眇安雅之辭。並世難得其比。而譏評嚴復。謂「復辭雖飭。氣體比於制舉。若將所謂曳行作姿者也。」與人論文書嚴復原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幾道。以清咸豐三年生。卒民國十年。年六十九。福建侯官人也。早慧。師事同里黃宗彝。治經有家法。既受知於沈葆楨。奏派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戰術及炮臺建築諸學。與日本人伊藤博文爲同學。而復試輒最上第。比學成歸國。葆楨已薨。李鴻章契其能。乃辟教授北洋水師學堂。然未能竟其所學也。甲午戰後。清德宗銳意變法。戊戌之秋。復召對稱旨。退乃上皇帝萬言書。所論通達治體。而出之以至誠。悱惻。蓋與康有爲之權奇。自喜者有。不同焉。然書爲大臣所嫉。格不得上。而政局亦變。德宗被幽。後二

年。拳匪禍作。復避地上海者七年。乃殫心著述。斬於匡時拂俗。既於學無所不窺。舉中外治術學理。靡不究極原委。抉其得失。證明而會通之。壹治之以名學。嘗謂「觀西人名學。則見其於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內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據公理以斷衆事者也。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二者卽物窮理之最要塗術也。而後人不知廣而用之者。未嘗事其事。則亦未嘗咨其術而已矣。」天演論自序於是肆力翻譯西書。先後所譯有赫胥黎天演論。斯密亞丹原富。耶方斯名學淺說。穆勒約翰名學羣己權界論。斯賓塞爾羣學肄言。甄克思社會通證。孟德斯鳩法意諸書。凡譯一書。與他書有異同者。輒旁考博證。以補漏義。蓋吾國人之譯西書。能以古體詩譯西詩者。自曼殊上人蘇玄瑛始。以古文辭譯小說者。自林紓始。而以古文辭譯歐西政治經濟哲學諸科者。復實啓其機鑄焉。桐城吳汝綸序其天演論曰。「吾國之譯西書。未有能及嚴子者也。」復自言「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尙焉。海通以來。象寄之才。隨地多有。而任取一書。責其能與於斯二者。則已寡矣。其故在淺嘗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又謂「新理踵出。名目紛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卽有牽合。終嫌參差。一名之立。旬月踟躕。」則其

審義定名。幾經摘討而後得之。其用心亦良苦矣。復入民國。以與袁世凱有雅故。聘長京師大學堂。迨籌安會事起。楊度以復雄文高名。欲引以爲助。竄復名爲發起人。而復實未嘗與會。袁氏旣失敗而死。復挽之以詩曰。「近代求才傑。如公亦大難。六州悲鑄錯。末路困籌安。四海猶多難。彌天戢一棺。人間存信史。好爲別賢奸。霸氣中原息。吾生百六丁。黨人爭約法。輿論惜精靈。雨洒蛟龍匣。風微燕雀廳。蒼然嵩室暮。極目送雲駟。」自是而後。目擊政局之敗壞。不可收拾。時時爲之感愴不已。復旣以文學顯於世。其所習戰術砲臺建築諸學。皆爲文學所掩蓋矣。長沙章士釗者。能以西洋之邏輯。抒爲中國之古文。蓋復實導其先路焉。士釗字行嚴。別署秋桐。滿清光緒之末。習兵法於江南陸師學堂。以能文章爲總辦俞明震所賞。會拳亂初定。士風丕變。言革命者盈上海。而章太炎積學有高明。實爲之魁。士釗以軍國民之說說太炎。太炎則大喜。俾之入愛國學社。而親授以訓詁經子之學焉。已而走英倫。入倫敦大學。習政治經濟。顧最精者邏輯。又通古諸子名家言。爬羅剔抉而觀其通。自國中言名學者嚴復而後。未之或先也。士釗旣與太炎極交好。嘗爲太炎作五十壽序文。推崇備至。太炎亦贈士釗聯曰。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且爲之跋曰。「吾弟行嚴。堅貞自守。有後凋之節。故書謝康樂詩以贈之。」民

國肇建。士釗主民立報。民立報者。孫中山先生所稱可當十萬精軍。蓋國民黨之機關報也。其筆政胥由黨中人主之。顧士釗習於邏輯。持論必衷名理。壹不瞻徇黨人意。或誣士釗故與君主立憲黨有連。士釗則發憤舍去。而自爲獨立週報。諡曰獨立者。所以揭持論不爲阿徇之旨也。誦其文者。以爲抉發時蔽。語語爲人所欲出。而不能出其文。深入人心。然士釗之文。至爲甲寅雜志而衡論彌平。析理益精。時進步黨黨人有丁世嶧者。字佛言。亦善作政論。或問湯濟武章丁二人優劣。湯曰。「重事實。談法理。其旨無大異。而眼光不同。」士釗之譯西文。主音譯不主義譯。故音譯邏輯。Logic。而不曰論理。不曰名學。時頗有非難之者。顧其文之精析名理。讀者無不稱之。謂有章太炎之雅飭而無其僻奧。比梁任公之條暢而無其堆砌。云然。士釗之文。世俗猶未能盡曉。故其甲寅存稿。不若飲冰室文集之暢行於全國也。飲冰室者。梁啓超之別署也。啓超之學。出於南海康有爲。有爲字廣廈。號長素。別署更姓。七歲能屬文。有志於聖賢之學。里黨傳以爲笑。戲號之曰聖人。旣而受學於朱稚圭。稚圭之學。根柢宋儒。而以經世致用爲主。人稱九江先生者也。其弟子有名者。厥稱簡朝亮與有爲。朝亮堅苦篤實。一如其師。而有爲則詭誕敢大言。異於朝亮。好稱西漢今文。微言大義。自負爲帝王師。已而見廖平所著書。乃

盡棄其舊說。廖平者。王闈運弟子。闈運以治春秋公羊聞於時。平受其學。闈今文家法。開蜀學。而有爲之通公羊。明改制。蓋染於平之說者爲多也。有爲先後所著。有新學僞經考。大同書。廣藝舟雙楫。又注禮運注中庸。以就正於廖平。清光緒二十四年。德宗既召見有爲。詔進所著書。乃獻日本明治變法考。俄大彼得變政致強考。突厥守舊削弱記。波瀾分滅記。法國革命記。孔子改制考。董子春秋學。及新學僞經考。凡八種。既變法不成。遯跡海外。游歷歐洲。乃著歐洲十一國游記。嘗鐫用印章云。「維新百日。出亡十三年。游三十二國。行四十萬里路。」入民國。袁容菴屢徵之。康堅不起。袁以書致之曰。「京洛故人。河汾弟子。咸占彙進。宏濟艱難。愛國如公。寧容獨善。」康答曰。「問道求賢。三徵未已。猥以銜恤。未酬隆情。情豈忘於憂國。而創深巨於思親。」於是專以著書自娛。丁巳與張勳謀復辟。人問之。則曰。「吾固保皇黨首領。保皇卽保清。是以主張復辟也。」吳佩孚之駐師洛陽也。大慶五十生辰。康製聯祝之曰。「百戰功名纔半世。萬方風雨會中州。」吐語雄傑。其倡不忍雜志也。文氣浩瀚。詞旨悲切。人稱爲老成金玉之音。而文中則時時糅雜經史子語。旁及佛語。耶教語。以至聲光化電。諸科學語。而治以一爐利以排偶。桐城派義法。至有爲乃摧壞無餘矣。而其弟子梁啓超。更以犀利之筆。屬駁發之辭。

風行海內。稱康梁焉。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別署滄江。少與陳千秋同受學於有爲。千秋早卒。啓超則入京師。交當世士大夫。與夏曾佑譚嗣同最相契。啓超揚其師大同之說於嗣同。嗣同然之。因著仁學。其後啓超舍講學而有志於從政。因倡時務報於上海。已而嗣同與黃遵憲熊希齡等設時務學堂於長沙。聘啓超主講席。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掄擊無完膚。諸生誦其說於親友。全湘爲之大譁。葉德輝張之洞皆爲文反對之。於是啓超不安於位而去。及政變失敗。亡命海外。時時以文字牖導國人。前後倡設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國風報諸雜誌。而新民叢報播被尤廣。其文章酣放。自恣務爲縱橫軼蕩。時時雜以俚語韻語排比語及外國語法。皆所不禁。其於文體之解放。視有爲爲尤甚焉。學者競喜效之。謂之新民體。老輩則痛恨。詆爲文妖。然其文析於事理。富於情感。使讀者如爲電力所攝。不能自已。雖篇幅甚鉅。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容與閒易。切近的當。此啓超之文之所爲。獨闢一迥者也。民國成立。自海外歸來。乃爲庸言報以議時政之得失。已而入北京。與趙熙林紓陳衍諸人過從。乃時時爲駢體文。間學爲桐城古文。如答宋伯魯書。跋左文襄書牘。皆爲中年以後之別調。蓋啓超早歲固嘗學桐城文。學晚漢魏晉文也。故其運筆亦能矜練。啓超旣出任袁世凱之司法總長幣

制局總裁。已而上辭呈。有以不才之才爲無用之用語。袁笑曰。「卓如非不才。總裁實無用。」世凱謀盜國。以厚幣餌啓超。謝絕不受。潛使弟子蔡鐸起兵雲南。卒燬世凱而奠民國。段祺瑞執政。授以財政總長。歐洲大戰後。啓超躬往游歷。思想學問。又爲之一變。著歐游心影錄。以語體文出之。其後更時時爲語體文。蓋其善趨時變。與有爲之固執。我見者殊絕也。自言「學問慾極熾。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沈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他。歷若干時日。移於他業。則又拋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常有所得。以移時而拋故。故入焉而不深。」又嘗題其女令嫻藝蘅館日記云。「吾學病愛博。是用淺且蕪。尤病在無恆。有獲旋失諸。凡百可效我。此二無我如。」然則啓超亦自知其短矣。啓超之卒也。其友人籍忠寅挽以詩曰。「最有昨。非今是想幾。爲出死。入生人。」又曰。「四海風聲誠遠矣。一時譏謗亦隨之。」寥寥數語。足以概括啓超之爲人焉。啓超生清同治十二年。卒民國十八年一月十九日。年五十有六。啓超所爲文言文。亦已能通俗易曉矣。而續溪胡適猶以爲未足。乃倡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文學改良芻議。以提倡白話文。而風靡於一時焉。其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略謂「我做這篇文章的宗旨。在於貢獻我對於新文學的意見。我且把我從前所主張破壞的八事。引來做參考的資料。(一)

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語爛調。(五)不重對偶。(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倣古人。(八)不避俗話俗字。這是我的「八不主義」。是單從消極的破壞的一方面着想的。自從去年歸國之後。我在各處演說文學革命。便把這「八不主義」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氣。又總括作四條如下。(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這是不做言之無物一條的變相。(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要怎樣說。就怎樣說。這是(二)(三)(四)(五)(六)諸條變相。(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這是不摹倣古人一條的變相。(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這是不避俗話俗字的變相。這是一半消極。一半積極的主張。一筆表過。且說正文。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纔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纔可算得真正的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這是我這一篇文字的大旨……」適又開列「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以昭告學生。而梁啟超則駁之曰。「我最詫異的。胡君爲什麼把史部書一概屏絕。一張書目

名字叫做「國學最低限度」。裏頭有什麼三俠五義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豈非笑話！若說史漢通鑑是要爲國學有根柢的設想。纔可列舉。恐無此理。若說不看三俠五義。便穀不上國學最低限度。不瞞胡君說。區區小子便是沒有看過這兩部書的人。我雖自知學問淺陋。說我連國學最低限度都沒有。我却不服。」同時譏彈胡適者。有梅光迪胡先驥劉永濟吳芳吉曹慕管諸人。慕管更謂適所揭櫫八事。大都襲章學誠之文史通義。胡適與新文學有朱次軒者。誦而善之。致書慕管。爲引伸其說。以爲此事者。不第章氏能言之。治古文辭者如韓愈李翱姚鼐管同梅曾亮曾國藩胥能言之。然則適所倡義。豈蹈襲古人而矯枉過正耶。茲述歷代文章綱要。匆匆踰十萬言。片曝之獻。雖無當。夫學者。潢汗之水。或有濟於洪流云爾。

